

賴強著

權廬劫餘詩文存稿合集

沈東岡



權廬詩文合集

詩意情深旨遠

文章婉妙雅健

伍偉強



敬題

顏強敬贈

之權詞兄雅正

文与云云
才如江海深

王立序撰書



權應劫待文集

待文集精義

卷之四



夢窗詩稿

鐵騎塵影詩稿

劫餘詩稿

歐雨辰將軍詩稿校勘後感賦

權廬劫餘文存

民國二十七年以前作品

夢窗詩稿劫餘贖存

民國二十八年以後作品

鐵騎塵影詩集劫餘贖存

附錄

附錄
聯語

權廬劫餘詩稿合集

夢窗詩稿

夢窗詩稿序

題詩

夢窗詩稿目錄

民國二十七年春以前作

原是我齋主何仁撰
荔莊吳天任

題蘇曼殊詩集

題枕

陳墨樵師娛園鵲花盛放黃雨樓激賞謂勝牡丹予因此詩呈墨師與黃翁

春日即景

與梁松文兄共話浮綠仙館

送姑丈奉病母回鄉

無題

題李義山詩集

留別

有別二章亡二

鐵騎塵影詩稿自序

鐵騎塵影詩稿自序

題詩……………墨樵陳汝松

又……………祝藻黃榮康

又……………荔莊吳天任

又……………王珍華

鐵騎塵影詩稿目錄
民國二十七年夏以前作

投軍別親友三章

美人行

今我歎

閒渡宜山北岸

遇舊

渡口放哨有見

軍校畢業題別諸同學

軍次五峰山家以名產春風露蕊茶相享詩以誌之

途經端州始與吳天任兄識面別後却寄

中央訓練團中隊長以管教養衛為題命撰文蓋欲得譽以邀上寵也因賦詩以應

劫餘詩稿

劫餘詩稿自序

題詩……………曲江盧崇善

檢取殘篇輯訂劫餘詩稿感題

劫餘詩稿目錄

街頭揮春二章

採樵馬鞍山

解嘲有序

賣菜口占

尋花感作

聽雨

總統蔣公誕辰私頌以詩

退役後自題小照

吁嗟詞 民四十七年

民四十八年雙十國慶感賦

本年雙十適逢重陽

爲工作應徵以詩代自傳

擬寫武俠小說感作

梁應生君與大貝湖小姐並肩留影戲題

澄清湖

北返途中停車南市登赤坎樓懷古

寄吳天任學長

天任兄以其荔莊詩稿寄贈中有見懷一絕前塵影事曷勝悵悵賦詩復之

無題二章

郊遊五章

有見

感事四章

打油詩

卅載有序

賀女學生畢業

民五十六年農曆七月初二浴日兄忌辰次唐耕誠丈韻慰瑤妹並東萬甥六章

瑤妹添孫之喜賦詩賀之次盧崇善委員韻

瑤妹來信謂李代表冰懷稱余詩最富感情勸繼續昔年志業再向性靈進軍感賦三章

軍校別後三十年初會詩同學三章

丙午秋感（民國五十五年）

憤作

咏菊

喜逢二章

觀彰化大佛感賦二章

五十七年春感

携世姪女姜國英遊碧潭

步蕭代表次尹丈都市夜景有悟韻二章有序

霧峰

明潭

春秋閣

澄清湖再遊

有贈八章

詠懷十五韻

得盧崇善委員夢遊實錄及病中雜詩知其病癒作詩寄呈

答蕭次尹丈兼呈司徒也夫主編六章

往事

野柳觀石

金山戲水

石門歸帆

生日

劉秘書之女公子富興姪女伴遊烏來

得惠芳姪女賀電

大學新論稿成感賦

和曾一萍學長祝登月成功二章

和一萍兄咏福壽頂老松

戲和一萍兄贈舞女江梅原韻

風雨懷人二章

謝李友尙前輩邀宴並寄同席諸長者

送瑤芝妹赴美

憶之瓊五弟

感懷

寄賀嶺東商專校慶次一萍學長韻

廿載

題畫兼謝畫家彭尙清君

接瑤妹電告五弟信到

寒夜

吸煙解

離憂

春假旅遊雜咏

招邀

蘭陽道上

蘇花道上

長春祠

天祥道上

霧社弔古

霧峰

與盧大光兄訪曾一萍兄不遇遂北返

一萍兄聞人事行政局有提早老人退休起用新人之議感賦步韻奉和

一萍兄賜和造訪未遇韻因疊韻復之

吳天任學長伉儷回國觀光小叔旋別

與天任兄夫婦遊碧潭及指南宮

咏天任兄撰著黃公度傳

與天任兄論詩

中秋雨後望月

溪頭旅遊七章

區少幹先生以其近著四近樓詩集寄贈詩以謝之

歐雨辰將軍詩稿校勘後感賦

大民先生慧倫小姐在美結婚敬以詩賀步新翁

黃秘書應樞兄韻

雜感二章

哀文妖

願心三章

中秋望月五章

賀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十四週年校慶呈謝校長二章以應校刊之索

蔣公連任第五任總統喜賦

感懷

周肇璋先生以日本紙扇索題

浩劫五章

賀謝校長出主省政

雨夜述懷寄呈伏嘉謨詞長於木柵吳天任學長於香江三章

譚聯芳賜和與天任兄論詩諸作因奉寄一律

晚步

壽彭佐熙將軍次藍以瀾鄉兄韻

感事

寥落三章

林子能師見枉別後却寄

實踐家政專科學校讚——調寄鷓鴣天

生日感懷——調寄女冠子

天任兄著黃公度先生傳稿讀後感賦三章

病臥有序

哭五弟之殯

長春詠秣陵吟閱後感賦呈作者翁一鶴先生

子能師見懷八絕奉和二章

中央軍官學校十六期九總隊同學畢業三十五週年酒會

渺茫

見黃得時教授賦呈日本國士館教授福島正義八段詩感賦

有所思

題盧晶暉學長畫馬

夢回四章

題墨竹二章

棉湖戰役五十週年紀念并序

甲午年夜有見

忽獲家信悲喜交集慨然賦詩六章

承王潔生夫子寄賦崇華雜詠乙冊賦呈

敬悼總統蔣公

哀楊文明

憂時三章

秋思

中秋對月遙念珍妹

寄珍妹

題陸紹椿先生故鄉梅訊詩集後

六十五年一月八日跌傷以來辱承長官親友枉駕存問情深語摯予既感且愧詩以謝之

歲暮感時三章

偶感

伏嘉教授賜和病中吟詩以謝之

清明有感

有見

遙念天任學長

黃純仁教授贈詩敬步原韻奉和

奉和劉孟梁先生六八生辰感懷詩并序

與十六期同學慈湖謁靈

哀杏壇三章

感事三章

迎珍華

題竹贈同事孫永炎君

蕭次尹丈讀拈花微笑傷後作詩寄示敬步原韻奉和

六十五年七月上旬其任僞政府宣傳部副部長胡蘭成所撰今生今世一書行將完稿出

版某大報連日爲登廣告憤而作詩二章

戒煙詠

感事

郭景雲兄退休以詩留別賦此贈行

秋感 民六十五年有閏八月

曉雨

有懷吳天任學長五章

得一萍學長和詩賦長句爲答

題石竹圖贈同寅熊雲滄小姐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台灣三大暢銷日報之一之中國時報發表違背莊敬

自強圖利日本之荒謬社論不勝憤慨以諷之

民國六十六年國曆新年閱報有感

李秀瓊赴美進修賦詩題畫贈行

次韻胡秋原先生自題中華通史

展玩譚以宏遺作墨竹圖賦題

底事二章

中宵

夜坐

撫時

輓訥庵黃純仁教授

颱風過後感賦

白嘉莉小姐獨捐七十五萬元賑濟風災

秋雨

秋思

藍以瀾組長惠詩次韻奉酬

題畫贈榮基姪

奉和藍組長退休兩週年韻

黃志達贈孔雀牡丹圖因題詩其上

西望雲山念蔣公

歲暮

盧晶暉學長繪贈雪霽圖題以詩

讀錢穆教授中國文化史概觀感咏

戊午春晴書感

次韻胡秋原先生題鄉土文學討論集詩

觸目

聞林子能師病癒寄呈

戊午初秋感賦

八月初八夜（國曆九月十日）

見報載國民平均所得有感

獨坐

奉和林子能師七十自壽詩敬表南山之頌

抒憂

運河

賀林東淦老先生金婚雙壽

卅年

回首

于右任詩詞讀後題

史鑑

色狼

附內子王珍華咏色狼一絕

今日竹枝詞

雜感

與內子珍華閒話偶成

附王珍華和韻

哀難胞

咏文丑

奉題吳天任學長荔莊詩稿初續合集次王潔生夫子韻

冬日遣懷

端午感咏

謝魏參議在山兄繪贈梅花雙鳥圖

贈同寅林美滿蔡淑慎陳寶月三位小姐

僑商勞守平君索書賦詩以贈

綠卡

書懷

園中偶成

七月七日感作

憶陳墨樵夫子

感懷

送珍華之香港

歲暮偶成

寄慨并序

遙賀陳本昌博士伉儷七十雙壽

退休賦別同寅

內子王珍華和詩相慰因疊韻致意

附王珍華步和退休詩

廖參議慶文兄賜和退休詩賦此奉酬

承藍組長以瀾兄金專門委員望兄江秘書光亞兄劉珍兄各賜和退休詩統此奉酬

承文書科電務室監印室諸寅兄餞別賦謝

癸亥冬末偶感

得吳天任學長甲子元旦詩次韻却寄

論詩

題劉鏡明丈三友雙鶴圖

題劉鏡明丈荷池鴛眠燕飛圖

偶感

退休週年作

題劉鏡明丈繪贈巫山神女圖

爲劉丈題松鶴圖恭祝韓節夫學長七秩華誕

題拈花美人圖并序

題畫

國畫大師趙松泉先生惠贈松鶴圖賦以謝

承松泉大師賜和並書作條幅相貽因登奉酬

次韻曾一萍兄七十自壽詩即以爲壽

附一萍兄自壽詩

狂想曲并序

瀛嶠秋思八章

聞銀行第十四次降低利息感作

乙丑歲除書感

夜誦曇花吟草懷作者張任寰丈

自警

菲國總統艾奎諾夫人柯拉蓉與菲和談感作

詠楊貴妃

寄意

壽歐主任秘書樹文丈八秩榮慶

詠武則天

傳聞達賴喇嘛將有蘇俄之行

李仁繆甥在美學成結婚寄賀

榮民節次盧劍琴韻

榮民節次陸法賢韻

丙寅歲暮回首當年得三絕句

題國英姪女遺照二章

玉山

龍吟詩社寄贈龍潭展望詩輯一卷賦詩以報

丁卯秋九龍啓德機場留影感作

除夜

戊辰元旦有感

奉和泰國僑領王誠先生詩迎廖醒群教授赴曼谷詩書畫展覽

楊冢強博士由美來台索書因賦小詩爲贈

新綠

迎龍年詩人節並賀紐約四海詩社與台北市春人網溪兩詩社締盟成功

郭翁茂松社長賜詩次韻奉呈

聞榮譽國民探親感賦

戊辰端午懷大陸

奉和泰僑領王誠先生蕉窗夜雨詩

中興雅集二章

世紀之辯詠并序

題畫竹二章

題石竹圖

春曉次泰國僑領王誠先生韻

百億美金援助大陸詠三章

對聯

權廬劫餘文存

權廬劫餘文存區序

權廬劫餘文存自序

題詞

..... 潔生王彥

權廬劫餘文存目錄

秋

鐵騎塵影詩稿自序

瀧西路話賴氏家譜自序（劫餘稿殘僅存首段）

為創設平雲坪徵股啓

（以上係民國二十六年以前作品）

陳大齊先生道義與功利讀後

大學新論自序

與吳天任學長書

劫餘詩稿自序

答馮晟乾教授論格致書

變化氣質之理論與實踐（代）

台灣社會力的分析讀後與作張紹文等四君論家庭倫理問題

與金恒煒君論退役軍人轉任教職及中國五倫

讀總統六十一年國慶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心得

世伯盧公鑄魂先生行述

黃公度先生傳稿讀後

覆同學書

論語新論自序

爲姑表弟周慶聰祭母文

謝盧晶暉學長惠刻印章啓

祝彭公佐熙將軍八秩嵩壽文

讀王曉波君祝胡秋原先生七十壽文中一段話的感想

陳修武君「學則不固歧義定論」讀後

再覆衛景堯兄書

緬懷陳墨樵夫子

祭楊君文

關於蘇秋鎮立委對新聞局長宋楚瑜的質詢表示我們的看法

談熊玠教授對付中共統戰的主張

覆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函

對於改親民爲新民之我見

伊川內聖外王之學平議

爲三羅同鄉會祝名譽理事長陳本昌博士伉儷七秩雙壽序

孔學新論

寄胡秋原先生函

汪詩輯存弁言

雄心馬首前

從尊師問題談起

筆下的厚道讀後

大學章句朱注論正

寄給廣東文獻季刊社執事諸君函

覆謝諮政函

夢窗詩稿序

夫臨江作賦，豈徒靈修之辭。落日揮戈，不減魯陽之概。此吾友賴君之權者，粵東青年，瀧西學子，才兼文武，氣奪風雷。雖紙醉金迷，二十四橋之明月如夢！而霜飛鐵冷，八千里之壯心未灰。際茲國勢懸危，倭氛肆虐！痛將軍之夜舞，聽士雅之晨雞。於是慷慨投軍，不洒新亭之淚。從容赴敵，何慚易水之情！以垂堂之天驕，作荷戈之武士，誠所謂襟懷異衆，志行超人者乎！

當其雲溪龍臥之時，珠海鷓飛之日，盛筵待客，文山聲妓之豪。抱膝長吟，諸葛梁父之興。洛川有賦，東阿不嫌其情多。玉溪無題，西崑翻喜其意隱。而況詩成自我，不以縷金錯采爲工。言下無他，不以仿宋摹唐爲勝。情動則詞發，性真而韻流。或綺語連篇，而風骨獨秀。或推敲隻字，而意趣自真。又豈無病呻吟，有意造作者哉！

嗟嗟！人海瀾翻，藍田路渺！蛾眉多妬，蝶夢何依？請將元稹諸篇，存君少作。好把公孫一劍，還我河山！時中華民國二十七年春瀧西何仁敬撰於原是我齋。

南海荔莊吳天任君題賴之權夢窗詩稿二首

故園風木入邊聲，白草鴿原賦未成！折得梅花窗月上，心香一瓣玉溪生

碧紗如夢柳毵毵，陌上飛花燕子銜。一別天涯斷消息，江州紅淚濕青衫！

夢窗詩稿

賴強著

題蘇曼殊詩集

君弔拜倫我弔君，那堪腸斷到空門！青山綠水天涯路，愁聽啼鴉喚國魂！

題枕

一枕黃梁午夜天，宓妃情意惹人憐！莫教曉夢迷莊蝶，好逐晨雞着祖鞭！

墨師娛園鵲花盛放，黃雨樓激賞謂勝牡丹

可憐長白山前血，染盡春花色未殘！今日小園煙雨裡，勸君休作牡丹看！

春日即景

春風吹面雨霏霏，草綠池塘柳拂衣。古塔遙看瀧水外，石牛橫隔斷雲飛。

詠菊

九月西風曲徑荒，蕭疎籬畔對斜陽。紅情綠意慚春思，冷艷幽香伴酒狂。夢摘金英秋寂寞，露凝黃葉夜淒涼！等閒贏得容華淡，末世憑誰語傲霜？

與梁松文兄共話浮綠仙館

十載情懷付酒杯，高樓對語暫徘徊。一簾秋水江天月，半壁河山烽火台！此夕吟詩皆有淚，當年舞劍志尤恢。會看躍馬揮戈去，奏凱還邀君再來。

送姑丈奉病母回鄉

姑丈兄弟三人，此行獨姑丈一人而已。

凍合寒雲細雨春，板輿奉母獨安仁！泗濂水冷橫歸渡，洞口煙迷緊侍親。一點殘燈增黯淡，半爐靈藥費辛勤！由來純孝邀天錫，海屋籌添阿母身。

無題

豈有東牆窺宋玉，更無雲雨疑襄王。可憐素女凌波意，未到高唐已斷腸！

題李義山詩集

一生詩筆是情筆，半部無題却有題。贏得聲名傳好句，玉琴何處夕陽西！忍使風流誤一生，英雄兒女共心情。玉樓春盡無棲處，賸有衣香伴獨行！秦樓夢冷曲江秋，空弔荷花水自流！幽淚欲乾殘菊露，景陽宮井恨悠悠！

留 別

漢江迢遞帝京賒，飄泊羊城度歲華！爲恐等閒頭白了，更驅羸馬向天涯。

有別二章亡一

留連兩月成知己，飄泊多年似轉蓬。更欲乘槎浮海去，杜鵑啼切木棉紅！

鐵騎塵影詩集自序

匹夫報國，貴乎立功。知己酬恩，在於成志。豈能因失意而失却雄心，由消極而消沉壯志？原夫我輩鍾情之始，惟愛紅顏。狂生落魄之初，誰加青眼？乃有洛川妃子，月垣嫦娥，詩憐李郢之才，夫愛子南之勇。春江月上，吳楚來一線之牽。秋水星稀，女牛證百年之約。方期永好，髮白顏紅。遽因譚言，烟銷玉斂！嗟嗟，花豈能續，愁惹秋風！香如可尋，跡穹仙島。事雖異於睥合，情尤甚於涓湯。春蠶絲牽，縲三盆而不盡，夜台路隔，恨畢生而無穹！即使念佛披袈，莫補情天之缺憾！或者拏旗斬將，聊慰厚望於生平。用是萬里從軍，一身許國。精神注於戎馬之事，生命寄於鋒鏑之間。一乘自勵，永存興夏之志。百戰何懼，定揮落日之戈。無論茹苦歷辛，功在必立。披堅執銳，志期有成。從此三宿三思，不作高唐之夢。一歌一詠，皆爲愛國之詞。時民國二十九年春賴強自序於廣西宜山宜屏路軍校校舍。

娛園陳墨樵先生題詩

之權門下土，慷慨邁塵氛。攬轡澄清概，扶輪大雅群。着鞭劉越石，擊劍鮑參軍。走馬聲相倚，錚錚退白雲！

荔莊吳天任先生題詩

宜州客去三千里，瀧水神交四五年。殺賊行看飛露布，輸君無那着先鞭。秋風馬踏胡塵路，夜雨龍吟寶劍篇。彈到大江東一曲，不勝清怨憶紅棉！

祝葆黃榮康先生題詩

乾坤震蕩此何世，湖海飄流又幾年！萬里風塵一揮手，金鞍玉勒珊瑚鞭。不禁感慨遊驄曲，無限悲涼寶劍篇！我亦茅檐歌半拍，老梅枝下晒黃棉！

題之權兄鐵騎塵影詩集

誦君詩句憐君癡，保國衛民志不移，畢竟班超虛一擲，依然筆墨作生涯！

王珍華 敬題

鐵騎塵影詩稿

賴強著

投軍別親友三章

家國存亡日，男兒征戰時。英年心力健，搔首莫躊躇！
自惜詞人懦，間關入伍生。三年操練緊，萬里從軍行。
投筆今朝去，雄心馬首前。天涯鋒鏑裡，高唱小戎篇。

美人行

世有雲溪子，論功志浩然。乘興下瀧水，途遇藐姑仙。飽經風塵態，猶是美嬋娟。
自言廣州客，陷敵遂西遷。金灘裡，小溪邊，斬藤葛，蓋茅簷，門前刈刺草，舍
旁圍小園。野花憑點綴，沙鳥共週旋。山居聊避世，生活唯種田。雞鳴起挑水，
日出事前川，渴臨清溪飲，倦坐拂苔蘚。不堪更回首，憶昔徒自憐！香車馳臘路
，紅樓幃綠簾。閒邀三五友，杯酒共談天。酒酣情益暢，興來舞翩僊。夜闌筋力
倦，移燈復夜筵。吁嗟乎，昔日之日一何歡，山珍海錯厭新鮮！今日之日一何苦
，衣衫帶索裙如罟！手足龜裂豈辭勞，木薯不飽將軍肚！我聞此言肝膽摧，美人
休更傷心訴！商女後庭自古哀，底事於今夢未迴？木蘭自昔雄巾幗，奮起紅粧莫
徘徊！

今我歎

余將新舊兩照片駢列合攝爲一，並題以詩。

二像雖並存，難作一例看。故我空浮華，今我要實幹。總髮友岳飛，運壁師陶侃。擁旄萬里行，揮戈日未旰。桃花經雨落，柳絮因風散！請看松竹梅，嚴冬青有幹。自嗤故我非，因作今我歎。今我正悠悠，倚戈還待旦。

閒渡宜山北岸

橫舟爰渡古龍溪，巖靄蒼茫望欲迷。閒向北山庵畔去，野花深處鷓鴣啼！

遇 舊

北廓木棉幾度紅，海天綿邈又西東。三年芳訊迷秋水，一縷柔絲繚轉蓬！舊事不堪重記省，新軍還欲待成功。金鈴如譜同心曲，十字旌旗揚曉風。

渡口放哨有見

橋頭送貴子，橋尾送麒麟。麒麟本祥瑞，之子去從軍！夜鶴晨飛急，狼煙冷成雲！我亦荷戈者，蒼茫曉色昏。

軍校畢業贈諸同學

烽火連天感不禁，忍看夷狄肆交侵！五羊八桂煙塵重，三晉二陵風雨深！華夏已瀕生死日，匹夫應奮馳驅心！吾人運得土行璧，攜手並肩挽陸沉！

軍次五峰，山家以名產春風露蕊茶相享，詩以誌之。

東望五峰日欲斜，青山白石路猶賒！征人未解相如渴，倩女爲烹陸羽茶。清湛一杯真似玉，香添片蕊竟無花！盧同底事留佳話，不識春風茁露芽！

途經端州，始與吳天任兄識面，別後却寄

六載相思苦，端州宿願酬。酒酣情自熱，夜靜語翻幽。離亂君何託？伶俚我更愁！天涯風雨裡，一別嶺雲秋！

中訓團中隊長以「管教養衛」爲題命撰文，蓋欲得譽以邀上寵也，因賦詩以應。

匆匆才到樂昌城，幾日車行眠不成！倦眼欲張還自瞋，洛陽花好未分明。

劫餘詩稿自序

余生不辰，備經屯蹇，百感叢集，萬慮交煎！忍臘淚之自乾，聞雞鳴而奮發。方醒蝴蝶之夢，遽飛鐵騎之塵，既指日以揮戈，更衛民而蕩寇。無如年逢丙午，劫遘紅羊！痛兩戒之河山，魚爛一瞬！避獨夫之緹騎，鳳竄三臺！於是張祿飄零，望門何止！王孫落拓，撫劍自羞！憫垂涕之袁安，竟同傷心於異代！念登樓之王粲，徒思騁力於今朝！而况川上夫子，指逝水而興悲！洞中逸民，問人間以何世？時日曷喪，陵谷猶遷。儘教志切薪臥，其奈壽非石永！臨流顧影，憐短鬢之霜添！辭梗飛蓬，望長安而日遠！盈盈一水，誰喚蒼兕？忽忽廿年，夢縈白馬！頭童齒豁，退之之體易衰！削巨痛深，沈郎之腰漸瘦！然而放翁老去，尚誇絕漠以吟詩。開府流離，更哀江南而作賦。余雖不敏，情亦猶人。禹甸陸沉，何堪羈旅！雲山路渺，誰與言歸！撫大被而神傷，情急鴿原於鐵幕，抱終天之恨永，篇廢蓼莪於嬰年！風散蘭薰，空思博望！鏡分鸞影，難合樂昌！無不魂與夢牽，心如石碎！流水無極，此情何堪？是故對酒當歌，則聲緣情切。臨風發詠，則詞隨意真。固知蟲吟唧唧，原無驚座之聲。而烏鳴嚶嚶，類多委心之韻。因並存之，以留永念。時在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人日，賴強自序於臺北市實踐家政專科學校。

曲江盧崇善題劫餘詩稿二章

莫怕刦餘嚴白雪，且看吟草醒陽春。何嫌下里巴人句，一樣雞鳴風雨辰！
想未呻吟淚已漣，空前大刦此投艱！窮通寒暑尋常事，另有牢騷筆墨間！

檢取殘篇，輯訂刦餘詩稿初集，書成感題。

卅年風絮鬢毛催，老作吏胥敢自哀。青眼空垂秋後柳，白頭愁對客中杯！閒翻舊
匣消寒夜，好輯殘篇認劫灰。漫說魯公爭座位，攀龍屠狗儘登臺！

街頭揮春二章

香海流亡贖此身，謀生無計且揮春。寒風崢嶸街頭坐，誰識墨痕有淚痕？
煮墨療飢事莫憑，聲聲爆竹客魂驚。年宵已過春何在？一飯未能空復情！

採樵馬鞍山

曉上馬鞍嶺，暮宿馬鞍橋，日日何所事？謀生聊採樵。採樵一何艱？長嗟蜀道難！
砂浮石更峭，峻急勞援攀；春雨苦泥濘，草覆苔蘚結；夏日苦鬱蒸，炎陽灼膚熱；
秋風苦蕭索，涼侵征衣缺；寒冬苦雪霜，露濕踝脛裂！歸途休更言，負薪逐巒奔；
神疲筋力倦，隆隆飢腹喧！舉足難爲步，且坐憇高墩。吁嗟乎！採樵一何艱，
曉往暮而還。不聞風霜不聞雨，斧落丁丁水潺潺！水流潺潺欲何之？翹首鄉關有所思：
鐵幕沉沉人更苦，紅羊黑劫無盡期！生不自由無寧死，死不由人更可悲！
兄弟朋友皆如敵，妻兒父母互猜疑！秦皇李闖應自愧，何曾桎梏人性變魅魑？
吁嗟乎！我今採樵未應愁，萬鈞責任在心頭！有生之年應記取，拯我同胞復自由！

解 嘲

解之。余流亡香港，貧不能購履，日惟木屐一雙。同學黃賢本君以此見嘲，因作詩

自昔風流仰謝公，於今遊屐更誰同？九龍新界都行遍，留取泥痕識斷鴻。

賣菜口占

不甘吳市吹蕭去，且賣青門故侯瓜。負販一肩如舞劍，曉易猶掛畫簷斜。

尋花感作

踏草尋花遍海邊，不平我欲問蒼天，草何賤視花何貴！花已落時草尚鮮！

聽 雨

荒村臥聽雨聲多，夢斷關山奈若何！莫遣十年家國恨，沈腰潘鬢自消磨！

總統 蔣公誕辰，私頌以詩

蓋世名成一決心，倭奴枉自費推尋。險中急進存真理，黃埔精神凌古今！

退役後自題小照

廿載論功誤鬢鬚，題橋舊事愧相如！劍曾報國提三尺，書爲修身讀五車。握管有時還撫髀，揮戈無日却憐余！只今留得餘生在，嘗膽猶思待沼吳。

吁嗟詞 民國四十七年作

蹬三輪，踏三輪，三輪輪轉日月換，歲歲年年愁煞人！一愁烈日正當空，百度高熱炙膚紅！柏油路上來復去，去復來兮汗如雨！二愁季風正蕭蕭，迎面吹來力對消。人力對消車難進，一寸一寸復一寸！三更愁風又雨，風雨交加人更苦。風須加力雨漣漣，力竭身濡車不前！吁嗟，吁嗟，復吁嗟！問君何事偏踏車？踏車人謂爲生計，退役軍人無一技！世態炎涼久已知，自食其力更奚疑。踏車雖是苦中苦，軍人刻苦安若素。而况作息任自由，無論流動與班頭。獨是包車蹬不得，作息行坐被逼迫！卯正起床子未睡，一天工作十九時！天天工作無閒暇，一月休想半天假！主婦閒來既嚙叨，挑勤嫌懶肆嘈嘈！主人更是恃銅鈿，破口罵人長夾纏！立人矮簷奈若何？厚顏低頭忍辱多！最是刻薄日三飡，飯冷羹渾菜肴殘！雖然實爲做工來，情同乞丐劇堪哀！空聞社會倡道德，愛及畜牲虐不得。可憐人乃不如畜，我爲社會一痛哭！更有少爺無事忙，飯後立催駕輪鞅。誰念踏車人暗苦，腸胃由斯貽後顧。腸胃病起隱隱中，日積月累見終凶！臺灣由來稱寶島，惟有醫院辦不好。無錢休思進院醫，貧病之人更何之？天地瞶瞶莫嗟怨，國破家亡之溫暖。窮斷六親誰爲援？一張破蓆臥黃昏！吁嗟，吁嗟復吁嗟！勸君莫再蹬包車

！筋疲力倦猶餘事，疾痛精神苦疊加。賣力原非賣人格，何堪銅臭肆辱耶？

四十八年雙十國慶感賦

一回雙十一沾襟，蓬轉萍飄直到今！西望雲山歸夢渺，東來海國碧波深！更生更聚年年事，倚閭倚戈夜夜心！莫遣遺民空涕淚，光陰二字值千金！

本年雙十適逢重陽

漫說烏帽獨凌風，今年佳節普天同。重陽更遇開元日，克難期中喜氣濃！

爲應徵懶書自傳，謹以詩應。

學書學劍竟何成，萬里飄零負此生！莫遣鴻泥留往跡，十年回首不勝情！

附記：予爲生活故應某機關之徵臨時雇員。旣已填具其特定詳歷，又須撰寫自傳。如以自傳觀察應徵者之才華，可也。但自傳又僅限於籍貫、家庭狀況、學歷、經歷。最推崇之人物及師友、嗜好、特長、信仰等項之依次記述，與詳歷所記流水帳無異，疊床架屋，因懶爲之；而竟不獲聘用，吾不禁爲用人者哀矣！

擬寫武俠小說感作

吳市吹簫，勞者之言何達？王孫佩劍，漂母之食堪嗟！況乃聖教沉淪，父兄乏鯉庭之訓！世風凌替，子弟失雁序之規！思假雪芹之村言，寓維摩之丘壑。美人芳草，寄楚騷之行吟！牛鬼蛇神，托遊俠以見意！

撫劍長歌自笑癡，盈盈一水九棲遲！臥龍屠狗知何似，飲馬聞雞願已違！夢裡山河燕市月，念中煙雨柳堤絲。紅羊劫後淒涼甚，擬付稗官欲訴誰？

梁應生君與大貝湖小姐合拍一照戲題以詩

平湖夕照柳絲柔，小立盈盈欲語羞。伴得檀郎心暗喜，任教儷影雪泥留。

澄清湖

伶俜海域幾經年，暫對名湖景獨專。影落群峰連水綠，柳垂柔線任風牽。三亭翼展人工勝，九曲橋橫素霓偏。却憶黃陵沉黑劫，殘山賸水總淒然！

北返途中停車南市登赤崁樓懷古

楓葉紅飄夾路愁，迴車南市正清秋。撫時愧洒新亭淚，策杖邊尋故壘幽。木落西風憐往跡，波翻東海隔神州！艱難長憶焚衣客，三戰中原有壯謀！

寄吳天任學長

一別廿年久，相思萬里遙！萍踪知有託，君子豈寂寥。世事風雲變，家園草木凋！投荒臺港異，雙鬢共蕭蕭！

天任兄以其荔莊詩稿寄贈，中有見懷一絕。前塵影事，曷勝悵悵，賦詩復之。

工部沉哀原憲貧，傷心家國歎輪囷！一腔忠義存新句，千古文章仰故人。薇蕨西山悲改世，衣冠東海老臥薪！鐵衣自笑成追憶，明月關山總負君！

附記：天任尚著有龍龕道場銘考，李自成亡明策略考，章實齋史學，水經注學史，何翹高年譜，揚星悟年譜，元遺山評傳，李杜詩聖，黃公度先生傳稿等書。尤以龍龕銘考一文震驚嶺表，當年勤勤大學，廣州大學嘗爭爲刊行。而公度撰稿則於民六十三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獲國家中山學術優良著作獎焉。

無題二章

却效村姑臉半遮，帽簷低壓眼兒斜。含羞未語暈生頰，是否卿卿住莫邪？
記否莫邪曾浣紗？於今在莒已無家！木蘭自昔投簪去，卿本佳人何待耶？

郊遊五章

偶隨裙屐縱遊觀，黯黯秋陰涼未寒。十載飄零霜染鬢，依稀幽壑認楓丹！
十載重來潭渚幽，青山何處認紅樓！（昔有海角紅樓，爲廣東龔某所設，今已改名易主矣。）酒帘靜寂茶煙冷，三兩舟橫雜野鷗！

古刹巖宮又碧潭，苔痕踏遍市郊南。樂山樂水隨君興，水綠山青繞夕嵐。
登臨誰與共低徊，池館樓臺靜不開。寄語閑鷗歸去也，秋高好醉菊花杯。
迴車夜宴更盤桓，謔雅齊諧笑語歡。把酒誰邀秋共醉，一窗清月照欄杆。

有 見

彎彎眉畫入時新，玉臉含羞半俯身。莫道相思秋水寄，却將心事訴泥神！

感事四章

閒搔短鬢已蕭蕭，爲問鄉音聽晚潮。廿載臥薪應自笑，賣瓜煮墨復吹蕭！
民族精神幾劫灰，秦坑宋理總堪哀！中流砥柱知誰是？佛骨猶從西土來！
紛紜衆說號鴻儒，舍利拈來紫奪朱。博濟經綸知何似？一彎新月冷秋梧？！
楊朱歧路事堪悲，欲挽狂瀾惜退之！聖教重淪秦火劫，憑誰起敝救時危

打油詩

胡服練兵學所長，拾人牙慧當檀香！約翰山姆誇洋味，纏脚文章蟹行裝。

三十載

五十六年與舊友相遇於途，雖兩情未忘，而各已成家，悵然分手，賦詩以寄感慨。

卅載相思夢未真，滄桑歷盡劫後身！紅顏老去存知己，猶是飄零原憲貧！
憶從儷影證三生，春到人間月正明。我倆願如春日燕，情深猶記舊鴛盟！
當年戎馬負娥眉，改世重逢事亦奇！漫說兼葭長寄慕，空留一舸待西施！

秋 思

午夜雞聲驚客夢，卅年雲月暗秋心！欲迴天地應無力，猶作寒蟬抱樹吟！

賀女生畢業兩章

囊橐新添學士裝，好從人海試初航。凌雲有志占鵬舉，奮翮搏風萬里行！
萬里遊踪萬卷書，莫教鴻爪困庭除。易安漱玉班姬史，豈是區區蝕蠹魚？

五十六年農曆七月初二日浴日兄忌辰，次唐耕誠丈韻慰瑤芝妹並柬萬甥
六章

經國論兵志自雄，探新戰理融西東。嘔心未已魂先斷，家祭無言涕淚中！

檢點遺編不自持，一燈風雨夜潛移。艱難終竟系經志，留取反攻佐義師。
世變方知遜令暉，垂堂愧憶少年時。投荒我已乏生計，折翼君能振式微。
危廈翻新力已疲，淒涼家計獨撐支。撫孤最是艱難日，幾易星霜白髮垂！
風雨人間一斷蓬，艱難教得子成龍。辛酸歲月將誰訴？死別生離淚眼中！
十載枕簟淚漬枯，重洋應念母辛劬！家書莫遣遲秋汛，兩字平安足慰愉。

瑤妹添孫之喜賦詩以賀次盧崇善委員韻

一索得男慶舉杯，兒心母志兩同開。啼聲遠播重洋外，預見鰲頭又占魁。

瑤妹來信謂李代表水懷稱予詩最富感情，勸繼續昔年志業，再向性靈進軍，感賦三章。

半生戎馬誤靈根，牙拍銅琶寧復論！絕島飄零風雨夜，傷心驢背作詩人！
立德立言更立功，橋題萬里氣如虹。艱難歷遍心猶壯，絕漠寧甘後放翁！
眼冷偏教又熱心，枕書舞劍至於今。餘生留得詩情在，西望雲山風雨深！

軍校別後三十年初會諸同學三章

卅年戎馬各西東，百劫餘生此再逢！握手渾如夢裡見，依稀丰貌記朦朧。
去國拋家欲斷魂，淒涼孤島且棲身！臥薪此日應相慶，同學於今賸幾人！

百戰空添兩鬢星，暮年身世共飄零！韶華老去真情在，風雨聯床話宜屏。

丙午秋感

五十五年

廿載平添兩鬢星，丹心自抱夢難成！一聲桐葉驚秋訊，再度萑雲凜敵情。廟算早昭孫子教，心傳誰振岳家兵？新亭淚漬應猶在，歌舞樓台處處聲！

憤作

畫蘭猶憶總無根，在莒還應更臥薪。誰把曇花誇石火，蒼生未濟誤花辰！

咏菊

漫話蕭疎籬半菊，凌霜誰復惜磋砑？飄零人比黃花瘦，天地悠悠何處家？

喜逢二章

喜逢佳節會詩人，最是神州遍虜塵！但使毛錐能掃敵，休從沮桀更求津。張祿飄零髮已星，喜逢君子與論經。文章事業關興替，鯤化相期振北漠！

觀彰化大佛感賦二章

五十六年

莊嚴法像矗天高，腹裡乾坤引興豪；佛女如花來裸國，泳裝三點遜時髦！

腹笥便便隱天宮，春草春花春意濃！媚世非因菩薩俗，爭呈色相示空空。

五十七年春感

萍梗生涯劫後身，盤蔬空話故園春！浪翻滄海歸期遠，目斷雲山夢境昏！嘗膽誰知心更苦，枕書獨與古相隣。文章穹達知何似？異地孤吟夜愴神！

携世姪女姜國英碧潭泛舟

與子泛春棹，賞心烟雨巾。岩滋苔蘚碧，花發杜鵑紅。莫遣臨川歎，空思濟道隆！且耽山水樂，潭渚晚來風。

步蕭次尹丈都市夜景有悟韻二章

次老都市夜景有悟詩云「塵世渾如不夜城，衆生心火一般明。貪嗔癡欲光中現，暗室捫窺幸自清」！深慨自清者之難得，因賦詩以寄意。

臺澎水繞固金城，九月黃花照眼明。避世避人曾三復，滔滔誰是濯江清？樓台絃管雜歌聲，七彩霓虹處處明。忽憶岳陽范相記，蒼生憂樂合關情。

霧峰

爲愛霧峰翠嶂連，荷花池畔駐吟鞭。誰知玉臉迎朝日，贏得紅蓮禮白蓮。

明潭

曲徑曾巒繞半泓，森森萬木隱濤聲。風搖波影群山亂，舟放湖心一葉橫。末世寧甘身世歎，思潮渾似浪潮生！紅羊劫後豪情在，老去猶堪筆斫營。

春秋閣

春秋雙閣旁龜山，閒步湖堤月一彎。隔岸輕風來水上，此心端欲出塵寰。

澄清湖再遊

再到澄清時未清，心如湖水恨難平！秋風葉落迷山徑，魚浪光搖失錦城！莫遣柔絲縈客夢，漫將翠蓋待鷗盟！綠陽樹杪日初午，空對芙蕖照眼明！

有贈八章

非主何奴竟自卑，非兒何父更堪悲！劇憐黃炎莘莘輩，不辨祖先華與夷！莫負雙親掌上珍，讀書明理重求真。可當沈溺天堂夢，不事生人事死人！讀書古訓惜分陰，莫把韶華聽福音！福在自求憂自致，學如不及是良箴。底事偏生倚賴心，天天祈禱盼恩覃。不思奮發存傲倖，捷徑空尋同契參。是非莫辨竟何昏，飲食無端謝主恩！一飯願君應記取，耕雲鋤雨是農人。

渺渺神權久已摧，尋因求證展長才。無徵不信偏迷信，盲目盲心劇可哀！
奴隸空思藉主榮，誰知贏得楚腰輕！心魔才動病魔至，床榻纏綿望永生！
精神寄託徒空言，惟有達觀是本根。心廣定教天地濶，樂山樂水更何煩？

詠懷十五韻

廿載飄零甚，無家空復情！登樓曾作賦，彈鋏已吞聲。百戰功何補？餘年氣未平。
。舞風悲病鶴，跨海乏長鯨！撫事增惆悵，懷人疑死生！鄉關仍黑劫，豺虎遜紅
兵！民命寧還恤，魔心詎有盈！蕈雲驚數起，蝶夢戀三更！昔負秦庭哭，今期河
水清。壽非金石永，誰與柏松爭？覽鏡傷衰鬢，聞雞憶壯行。題橋萬里慨，躍馬
一戈橫。奮志思鵬舉，攀龍愧力輕！鐵衣成往跡，文化待先征。莫謂劍懸壁，尙
堪筆斫營。

得盧崇善委員夢遊實錄及病中雜詩，知其病癒，作詩寄呈。

本來面目幻疑真，病榻夢遊搏鬥頻！折腿未妨能見道，喜聞重獲自由身。

答蕭次尹詞丈兼呈司徒也夫主編六章

契心遙許訂神交，愧賦新詩作解嘲。自是騎驢吟亦苦，山僧月下費推敲！
諸公華國有文章，學貫禪儒更履方。下里豈堪躋大雅，敢將詩句自珍藏。

自嗤飯顆語輕狂，結習未除鬢已霜！萬里投荒多感慨，漫云酬唱逞詩腸。
南渡衣冠慣客居，廿年誰憶故園蔬？半生戎馬羸軀在，伏案自嗟老蠹魚！
風雨一燈夜有詩，棉紅北廓幾相思！老誇絕漠雄心在，撫髀撚髭亦太癡！
文字因緣古已稀，寧甘寥落自矜持。諸公賞識風塵外，垂老又將再畫眉。

往 事

往事匆匆一夢昏，非親何長更何尊？荷花池畔空回首，霧掩蓮峰暗黛痕！

野柳觀石

有公主石，有仙遺屐石。

獨立蒼茫對海潮，憐卿化石我魂銷！仙人已去歸何日？一屐空留慰寂寥！

金山戲水

同泳者有蘇惠鏗教授謝正雄先生那尊格林菊枝謝惠美李純姊妹諸位小姐
萬人競集新金山，我獨徘徊戀故灣。儘有童心能戲水，蒼蒼鬚髮愧紅顏！

石門歸帆

荒崖寂寂一門開，日落滄波人未回。細數歸帆空片片，妾心化石有餘哀！

遠眺淡水

車迴路轉水環山，淡水沙崙一望間。眼底蒼波餘夕照，兩三鷗鷺自閑閑！

生日

半生風木動秋思，淚影心聲欲訴誰？萬里揮戈功未著，廿年蹈海事堪悲！藕絲豈斷家書絕，兒語猶聞客夢癡！頭白江湖初度日，一杯自壽紀新詩。

富興姪女伴遊烏來

蹈海避秦廿載間，滄桑添得鬢毛斑！故園歷亂頻驚夢，猶女嬌癡一解顏。歡笑渾忘仍旅客，行吟終覺是殘山！秋風夕照烏來晚，飛瀑流泉送我還。

得惠芳姪女賀電

忽睹遙天降玉章，離愁詩思兩蒼茫！已判往事成追憶，又賦新詞費酌量。雨過平添秋水潤，風來尚有芰荷香。懸弧此日勞三祝，笑舉茶杯當羽觴。

大學新論稿成感賦

七年伏案一燈孤，幾歷艱屯志不渝。窮理方知元晦佛，研經終見仲尼儒。中山片

語光前哲，泗水長流垂聖模。堪笑鵝湖會上客，都從靜敬論功夫！

和曾一萍學長祝登月成功二章

美人爭仿嫦娥姿，一箭飛登月殿時。理想空嗟吾國始，狂狷畢竟讓嬉皮！
登月事奇智更奇，厥功登獨阿武斯？知難行易昭先訓，幃幄名高漢帝師！

和一萍兄詠福壽頂老松

後凋風骨自年年，至聖獨稱豈偶然？仰止遙思福壽頂，一松屹屹立山巔！

戲和一萍學兄贈舞女江梅韻

廿載飄零太瘦生，遙聞歌舞不勝情！暗香若透春消息，莫遣參橫月影傾！

風雨懷人二章

風雨頻驚起復眠，無端思緒接遙天。魚書不至空潮汛，惆悵棋枰憶共研！
曉看臘路已成津，溯洄無計自逡巡！秋風海上崎零客，可憶西窓共話人？

謝李友尙前輩邀宴並寄呈同席諸長者

臺港長羈旅，鄉音尙共金。招邀欣此日，叱咤話當年。百戰雄心發，相看樽酒前

。漫言雙鬢白，在莒志同堅！

送瑤芝妹赴美

叢菊並開九月天，客中相送復何言！從今骨肉增遙遠，自昔生涯費斡旋。妹有兒孫欣繞膝，吾將詩賦作暮年！名山事業會期許，樗散任他俗眼偏！

憶之瑣五弟

五弟五弟今何處，五年音訊失孤鴻！港臺相望波浪濶，日夜憂思歲月空！消息寧無鄉黨悉，精神應有夢魂通。停雲久佇翻疑懼，莫是鴿原雨又風？

感懷

飄零張祿嘆羈孤，投止無門到海隅！柳眼窺殘人眼白，松濤爭並海濤呼！解嘲何必楊雄賦，力學誰堪君子儒？欲預時髦非素志，任他薏苡遘珠誣。

寄賀嶺東商專校慶次一萍學長韻

學生活動大樓落成典禮同時舉行

中郎才調著春風，不廢投荒濟道隆。遙聽絃歌揚絳帳，更看樓閣壯黌宮。計然有術傳商略，作育多方羨嶺東。明日黃花還自笑，和詩真愧付雲鴻。

廿 載

廿載羈棲感不禁，臥看明月付低吟！擁衾愁斷三更夢，觸緒空馳萬里心！珠海浪高槎泛絕，雲山霧重雁聲沉！懷人漸覺秋將老，飛絮繁霜入鬢侵！

題畫兼謝畫家彭尙清君

梅

鄧尉孤山兩渺茫，羅浮夢斷夜未央！憑君妙着丹青筆，又見春鶯戀國香！

蓮

憶曾池畔駐吟鞭，解語憐渠出水鮮。可笑雙鳧真俗客，遠香何用傍花眠。

菊

秋心寂寂竹籬東，底事雙雛逸興同？晚景正欣天籟妙，休將濁酒醉西風！

竹

於今凡鳥漫相侵，回首葛陂感不禁！名世空教淇水著，青青自有歲寒心。

接瑤妹電告五弟信到

驚聞弟有信，喜極復悲來。廿載無家別，幾番盼雁回。身同騏驎病，心接宋皇台。國破歸何處？梅花晚未開！

寒夜

寒夜冷冷夢不成，臥聞風葉落聲聲。重衾莫禦侵窗冷，起展離騷讀到明。

吸烟解

生逢世劫殷，萬里投荒後，嗟余一身存，咄咄空搔首！若戒酒與煙，人生更何有？我本遠劉伶，却喜餐霞友。靜坐吸一枝，靈感妙隨手。裊裊浮漾中，倏忽龍蛇走。紛然寓世情，變幻無暫久！世人空養生，何如仁者壽？孔孟道統垂，管樂功不朽！李杜著詩篇，文章稱韓柳！長生無建樹，百歲徒獻醜！願言吞吐間，才思來八斗！

離憂

廿年風絮苦離憂，冷雨寒雲晚未收！故國愁看帆遠近，長繩日繫自淹留！賞花漸覺春光薄，伏櫪惟應老驥羞！振筆何時張撻伐？空教心折大刀頭！

春假旅遊雜咏

招 邀

假日天晴朗，招邀作旅遊。風光何處好？橫貫路深幽。

蘭陽道上

又向蘭陽道上行，才過寒雨草初生。石崖遙掛千條翠，流水冷冷雜鳥聲。

蘇花道上

一線橫空過，迂迴百里長。谷虛愁墜落，海濶接渾茫！鳥道連雲暗，濤聲震耳狂！心驚天地動，岩影搖波光。

長春祠

一路成橫貫，幾人死鑿空！長春享廟食，萬世祀豐功。

天祥道上

曉起雞鳴早，尋幽九曲洞。岩奇燕子口，山秀蘭花峰。流水涓涓細，飄楓點點紅。

。倚橋獨小立，疎髮任微風。

霧社弔古

同心抗敵氣如虹，七百男兒萬古崇！今日瓣香膜拜處，殘山賸水弔精忠！

霧峰

再過霧峰事已非，芰荷香冷葉離披！傷心最是池邊柳，獨向寒風舞秃枝！

與大光兄共訪一萍兄不遇遂北返

歸途過六更，共赴剡溪行。不見伊人面，悵然遂北征！

一萍兄聞人事局有提早老人退休起用新人議感賦，步韻奉和

桃李春風豁老眸，萍飄海國好歸休。任他戈劍付新進，絳帳絃歌樂自悠！

一萍兄賜和造訪未遇韻，因再次韻復之

起舞宜屏問幾更，卅年回首記雄行。溯洄無計怨秋水，底事雁南燕北征？

吳天任兄夫婦回國觀光小敘旋別

君子居夷久，來觀祖國光。山空雲海潤，雨過柳絲長！客思同秋雁，鄉心獨酒觴！白頭成一別，愁緒結中腸！

與天任兄夫婦遊碧潭及指南宮

故國歸何日，餘生且縱眸。橋橫潭影靜，山隱古宮幽。良會添遊興。吾心感素秋！風塵嗟聚散，滄海思悠悠！

咏天任兄撰著黃公度評傳

嶺南多俊傑，公度足稱尤。氣壯風雲變，才高口手謀。詩應惟我有，道更與誰憂！卅載成評傳，嗟君竟白頭！

與天任兄論詩

江山歷劫幾經春，漫說風騷代有人！摘句尋章慚我拙，因時撫事羨君仁。小言自古嗟詞費，大雅於今競日新。變革由來論意境，憐他詩式耗精神！

中秋雨後望月

蒼茫夜氣暗臺瀛，翹首長歌一劍橫！海潤好憑天作岸，道衰寧許筆爲耕！搏風有翼羞鵬化，對酒無言積緒縈！佳節獨憐孤照月，深宵雨過自空明！

溪頭旅遊七章

五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欲憑山水解幽憂，夜檢秋衫待遠遊。忽聽鄰雞催曉發，驅車共指向溪頭。
迂迴曲徑走絲螺，路盡溪頭落照多。古木森森涼入夜，沉沉酣夢一宵過。
獨溯溪源破曉行，群山霧重不分明。鳴禽流水聲聲緩，惹得遊人無限情！
萬木森羅一木尊，滄桑歷劫獨生存。虛懷自是能長久，神鬼無憑豈足論。
十里山環萬頃坡，林場苗圃共婆娑。登臨莫謂秋風老，一片松杉湧綠波。
大學池中映彩霞，懸空橋上幾嬌娃。風搖波影驚心亂，相扯相牽笑語嘩！
溪山遊罷日遲遲，歸路風迎夜幕垂。莫向珊瑚觀世變，好留神跡待明時！

附記：苗栗縣珊瑚村附近，於月前一地忽下陷成小湖，而在另一地突起成小丘，往觀者經月絡繹不絕，吾人原擬歸途順便繞道一觀奇跡，以時間不足而放棄。

區少幹先生以其近著四近樓詩集寄贈，詩以謝之

六十一年春

海天遙隔愧聲求，詩思平生負壯謀！擲筆驚看黃鶴句，效顰敢擬鳳凰遊？蒼兕已渺誰呼喚，白髮頻添時不留！儘有祖雞鳴午夜，蕭蕭風雨撼重樓！

區雨辰將軍詩稿校後感賦

校點遺篇識此翁，風流儒雅氣如虹。書聲爭並蹄聲作，戰陣常教筆陣從。小隱無心甘寂寞，閒吟率性任粗雄。病危猶寄中興思，故國河山夢竟空！

大民先生慧倫小姐在美結婚，敬以詩賀，步新翁黃秘書應樞原韻。

德著同心喜儷乾，香添海外詠初篇。黃童早識天孫面，紅燭今聯博士緣。並蒂花開新大陸，令聞譽仰北方賢。佇看雲路騰雙翮，比翼翱翔祝永肩。

雜感二章

滄海栽桑廿載中，百年大計偃苗同！時流爭主文章白，絕島猶誇夕照紅。儘有人才資晉用，寧無士節振儒風？紛紜最是斗筲輩，翻手爲雲蔽碧空！

任他筆墨浪爭持，吠影吠聲最可悲！口語每隨時代變，方言更與地區歧。當年老嫗都能解，今日宿儒費研思。雅俗求全終何補，良工貴在制其宜。

哀文妖

哀哉心死語斑斑，徒逞文章爲世患。巧舌鼓簧聲啞啞，佞言惑衆曲彎彎！浸潤有術曾誰覺，揭發無人許爾奸！他日黃泉應自愧，祖宗相會汝何顏？

願心三章

永言言志我云云，民族承傳久更芬。大漢豈無詩式在，象形應異結繩文。
拾人餘唾說珍瓊，形式偷來却自鳴。創作空誇成底事，詩風如此直堪驚！
前賢不作費懷思，結網未應嘆暮遲！管領風騷誰繼統？願心共護漢旌旗！

中秋望月五章

莫向中秋又賦詩，偏教今夜入眠遲！窗開簾幕搖花影，不禁心馳萬里思！
泛槎無計欲何之？望月興懷亦太癡！莫向姮娥問消息，天心應共人心悲！
一年望月一年差，鬢髮無多照月華！莫歎人隨秋欲老，蕭蕭蘆荻尚飛花！
落拓江湖髮已稀，雄心無復少年時。月華照得秋容淡，獨有微風裊裊吹！
故鄉明月久相思，廿載台員負所期！寶劍何當更出缺？且將懷抱付毛錐！

賀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十四週年校慶呈謝校長二章

太傅雄風奕世傳，椎秦浮海仰當年。丹心獨抱存匡濟，絳帳宏開豈偶然？報國精
忠思母訓，依劉純孝見孫賢。育才自昔憑家教，爲廣修齊格致先。
創校欣看十四年，春風桃李遍台員。乾綱小往坤元泰，家政大昌聖道傳。羨里終
成歸妹卦，尼山首冠好速篇。無才是德知何据？湛笑腐儒所見偏！

蔣公連任第五任總統喜賦

漫因世變便心驚，元首明哉孰與京？百戰當年成一統，萬方此日仗中興。慎謀已定除奸策，決志行揮復國兵。五屆蟬聯民望切，天心厭暴兆昇平。

感 懷

絳帳曾傳孫武學，丹心欲振岳家軍。誰知故國沉淪後，書劍飄零負此身！

周肇璋先生以紙扇索題

習習涼風撲面清，斯文儒雅合詩盟。漫言秋至君思去，再到榴紅更有情。

浩劫五章

爲△學雜誌發表△△等鼓動學潮文章感作

浩劫餘生廿載過，一腔孤憤可如何！焚衣誰繼延平後？惟見新儒奏法螺！
法螺吹徹舊新聲，惹起當年故國情。記得魅魍初肆虐，嗾將文丑惑書生。
書生年少富純情，但聽甘言起共鳴。往事傷心應記省，至今家國避蓬瀛！
蓬瀛廿載幾艱辛，經建漸成政日新。進步原從安定致，寧容巧語惑吾人。
吾人記憶此猶新，走狗休教更費神！莫話鍾馗成往跡，捫心應自愧斯文。

賀謝校長求公出主省政

應實踐家專送別謝校長特刊之索

壇玷十載震癡頑，更事樹人及玉顏。最是時危方受命，豪情猶勝祖東山！

雨夜述懷寄呈伏嘉謨詞長於木柵吳天任學長於香港三章

環山疊翠拱中興，風雨一窗夜到明。漫向端陽投角黍，更憐儒服誤延平！
風雨微吟更自思，廿年萍梗托生涯！已判解甲甘寥落，中隱無端借一枝。
平生師友數阿誰，伏老吳君絕妙詞。山海遙看雲漠漠，惟將心事付新詩！

譚聯芳先生賜和與天任兄論詩諸作因奉寄一律

偶將塊壘付新詩，贏得詩人青眼垂。流水高山傳雅韻，臺員香海共襟期。年華老去心猶壯，世局於今事可爲。奮起餘生圖匡濟，毛錐應勝博浪椎。

晚步

故國河山望眼中，廿年夢斷木棉紅！自憐瘦骨慚燕市，獨步郊原向晚風。

壽彭佐熙將軍次藍以瀾鄉兄韻

馮唐風骨恥論功，書法魯公與道融。擐甲雄心猶未老，華封三祝壽彭翁。

感事

王稱無冤具長才，筆伐口誅亦快哉！底事青蚨函四百，便教倭鬼笑人來！

寥落三章

寥落襟期南海東，當年作健氣如虹。劍思平削三山寇，筆擬上追百代雄。儘有才華消劫運，空餘詩賦悼哀鴻！斗筭誤國知可極，千古和戎歎道穹！
樓台金粉賽神仙，南渡誰還薪膽懸？血染河山腥欲遍，雲沉關塞恨難湔！丹心不改甘寥落，白髮頻添倍黯然！從古老成堪負重，俊才何必屬青年？
曾聞世變誤中涓，獨對南冠思悄然！外鑠皆緣心早死，自強端合志同堅。通神無奈憑阿堵，抱德寧教老備員。人事由來關國運，難封李廣責誰肩？

林子能師見在別後却寄

立雪宜屏緣未慳，卅年海國共投艱。論兵每恨揮戈晚，覓句頻嗟步月閒！想到梅花腸內熱，看來絲鬢鏡中斑！濟時有願空期許，風雨雞鳴夜色闌！

實踐家政專科學校讚——調寄鷓鴣天

臨水依山聳翠樓。書聲嬌軟語聲幽。蕙蘭滿砌丰姿妙，桃李盈門文質修。
庭院外，柳絲浮。鶯歌燕舞晚風柔。花開校園枝枝秀，盡道家專教育優！

生日感懷——調寄女冠子

七月二十，是阿儂生日，愧平生戎馬功何在，名山業未成。霜花侵鏡影，風葉起秋聲。歎川流隙過，曷勝情。

吳天任兄所著黃公度先生傳稿讀後感賦三章

曾聞楚澤成新政，更憶初唐著相臣。一士榮枯繫國運，千年百粵兩詩人！
遠交近攻字字珍，昭昭史訓鑒嬴秦！權臣莫是存私欲？不顧邦家却媚鄰！
談到興亡事可傷，長教後世弔賢良！半生短髮爲誰白？卅載傳成人境黃。

病臥

予嘗以仿玲小玲貪眠晏起，恐誤治學而時戒之。今予病臥甫經三日，便覺身骨疼痛，方知睡眠亦須下苦功，因賦詩解悶，並與兩玲一笑。

曾笑賢臣號臥龍，更嗤成佛睡眠中。纏綿病榻三天後，才識元龍具苦功！

哭五弟之殯

五弟去世於六十二年除夕之夜，吾於六十三年三月得楊呈祥自舊金山來函，方悉噩耗，悲夫！

滄波無極黯斜暉，香海沉沉死不知！祖國難歸終病肺，孤魂何託猶羈夷！傷心淚盡天涯路，呼弟聲淒棠棣詩！世變方殷兄亦老，雞鳴風雨不勝悲！

長春詠秣陵吟後感賦呈著者翁一鶴先生

禁苑空爲豎子開，沐猴終竟不成材！
衣冠幾度登臺後，贏得詩人百詠哀！
史筆欣看百詠篇，春秋大義自昭然！
冤禽漫說思填海，畢竟頭顱負少年！

子能師見懷八絕奉和二章

百劫餘生許上材，心傳未展不勝哀！
北山庵畔知何似，賸有啼鴉入夢來！
憶自投艱解鐵衣，廿年海國浪棲遲！
一身剩有牢騷在，十誡相期恐負師！

中央軍官學校十六期九總隊同學畢業三十五週年酒會

卅五年來事已非，劫餘生死費猜疑。
聞雞每憶宜屏侶，展柬欣看酒會期。
離亂相逢眞異數，悲歡交集復何詞！
舉杯未飲心先醉，親愛精誠老不移。
一堂聚首意綿綿，握手忘形又拍肩！
報國當時寧惜命，歸農此日已無田！
綠垂楊柳春愁重，紅染鄉關客恨牽！
患難弟兄情更切，叮嚀五五記明年！

渺 茫

雞鳴未曉起推窗，靜對微曦思渺茫！
夢醒紅樓成往跡，閒搔白髮慣離鄉；
濟時願力空懷抱，傳世文章自主張。
天際片雲連遠黛，依稀雁影沒青蒼！

見黃得時教授賦呈日本國士館教授福島正義八段詩感賦

武士道原侵略種，奸淫擄掠殺嬰孩！八年浩劫何悲慘，底事甘心媚日來？
冲天鬥志君何光？載譽歸來是那方？夷夏莫分廉恥喪，如君應愧祖宗黃！
劍道重燃武士魂，驚心倭寇欲翻身！炎黃可奈生賤種，竟向蝦夷頌美新！

附記：六十三年七月四日自晚報詩壇刊出黃得時「日本國士館大學教授
福島正義八段率領劍道團前往歐美比賽凱旋賦呈：允文允武氣縱橫
，鬥志冲天劍自鳴。君子之爭超勝敗，堂堂比賽表精誠。率團比武
越重洋，載譽歸來句滿囊。虎鬥龍筆憑一劍，士魂士魂賴弘揚。」

有所思

嘗憶颯風至，其疾甚於矢。虎虎生聲威，崩騰無可擬。草木不堪摧，人畜遇之靡。
風驟雨更狂，山洪暴然起。濤頭高十尋，衝過淨如洗。茅簷已分飛，房屋隨流毀。
。災黎無所歸，瑟縮遍村市；流人本無家，驚心在國恥。天災固難防，人禍且胡
止？人貴能自強，自求多福祉。紛紜斗宵輩，媚敵思依倚！妄言爲睦鄰，奴顏舐
其痔！亂世多妖孽，哀哉其心死！我欲問蒼天，能無振綱紀？何不使颯風，力掃
群姦宄？

題盧晶暉學長畫馬

百戰餘生豈便休，脫將羈勒樂悠悠。看他昂首嘶風態，妙筆傳神一紫騮。

夢回四章

午夜夢迴百感生，飄零書劍廿年情！粧台紅粉知何似，莫是挑燈待五更？
聞道紅顏雪滿顛，枕巾淚漬自年年！相思萬里情何已，夜雨敲窗難復眠。
盈盈一水接長天，珠海雲山魂夢牽。鐵幕沉沉行不得，聊將愁緒付詩篇！
世變匆匆失所圖，憐卿獨立撫群雛。餘生留得身猶健，一舸相期待沼吳！

題墨竹二章

勁節凌寒著德操，虛心直上接雲濤。紅情綠意渾閒事，別有清幽格韻高。
投荒意緒負芳樽，壯志雄心寧復論。落拓平生誰爲侶？且從玉版對淇園。

棉湖戰役五十週年紀念

予童年聞述棉湖戰役事，每切神馳。抗日軍興，遂慨然投筆從戎。今屆棉湖戰役五十週年，彭軍長佐熙乃是役英雄人物，囑賦詩一章，以爲紀念，因成一律。

黃埔怒潮勢撼天，棉湖一役肆攻堅。發硯新試屠龍劍，報國久欽着祖鞭。百戰中原成往跡，廿年東海忍歸田！投荒歲月餘悲憤，撫髀何當搗北燕！

甲寅年夜有見

百物廉沽購轉稀，蕭條市況歎年時！起飛猶記誇工業，莫是專家只自欺？

忽獲家訊，悲喜交集，慨然賦詩六章

鏡分鸞影劇堪悲，況是魚沉燕杏時！莫怨東來潮汎誤，重重鐵幕鎖相思！
迢迢滄海隔雙星，廿五年中雁裡情！西望分明青鳥絕，家書忽又到蓬瀛。
捧函細細喚卿卿，九轉迴腸涕淚盈！玉照相遺無隻字，定知心緒也難平。
歷盡滄桑夢裡身，烏絲零落雪絲新！群雛獨撫恩情重，石爛海枯豈足論？
數盡更籌撚盡鬚，歸舟無計付嗟吁！漫疑我自逍遙甚，廿五年來客夢孤！
分飛勞燕歲華除，且喜亮兒已有家。若使田單終復國，餘生端合侍裙釵。

承王潔生夫子寄贈所著崇華雜誌乙冊賦呈

百戰餘孤憤，廿年寄海涯！哀時悲斷碣（聯國大同碑被毀），言志仰崇華。才並文章重，夢猶花港賒。宮牆思切切，東望嶺雲遮！

敬悼總統 蔣公

鼎湖龍去震雷驚，勛業長留萬世名。黃埔建軍垂遠略，臺員反共勵精誠。道承國父成新政，學紹陽明重力行，愧我程門虛立雪，何當繼志掃欃槍？

哀楊文明

雲雨珠涯覆手翻，三楊而後一楊尊！逼宮賣國尋常事，原是祖宗奕世傳！

憂時三章

世事紛紜百感臻，河山舉目尙沉淪！么魔亂制希承意，大衆虛聲說臥薪！論議卅年籌遠略，起飛疊次誤奸人！長天幕幕饒陰氣；不盡憂時托咏頻！

不盡外資蝕國魂，樓台歌舞夜深聞！朱門洋狗吠窮客，錦幔香車載美人！食仰唾餘心已死，酒調雞尾舶來醇！漏卮莫堵交流去，功罪他年有定論。

深慨交流只自愚，斷航熱度付嗟吁！武裝掠地功難奏，經濟侵人骨也枯！莫說蝦

夷工巧算，總緣盜跖有餘辜！割台舊事應須記，心所謂危此疾呼！

秋 思

客舍中秋夜，懷人倍感時！月明花影見，雲重曉光遲！鐵幕垂天鎖，銅駝匝地悲！
！髮稀愁更落，越秀繫相思！

中秋對月遙念珍妹

廿年雁信杳香江，忽捧瑤章喜欲狂。碧海雲濤開霽色，中宵月影帶清芳！幾番論學成知己，萬里浮槎待整裝！漫說姮娥堪耐冷，合從文苑共翱翔！

寄珍妹

不盡相思付錦箋，
殷勤緘札寄遙天。
何當會作歸來燕，
好賦于飛證宿緣。

題編譯陸紹椿先生故鄉梅訊詩集後

不盡思親報國心，頻將詩句付低吟。卅年宦海空惆悵，夢斷羅浮情更深！

六十五年元月八日（國曆）予跌傷以來，辱承 長官親友枉駕慰問，情深語摯，予既感且愧，詩以誌之。

抗日鋤奸歷苦辛，北馳山海南崑崙。受身尙幸全膚髮，報國方慚戀米薪！可奈驅車誤一霎，頓教折骨臥兼旬！群賢情重高軒過，慰勉殷殷氣味親。

歲暮感時三章

宵分難入夢，歲暮獨傷時！射日雄心在，搏沙願力違！媚隣消敵愾，吸血誰知？莫是蘆溝水，東流去不歸？
落葉驚風亂，寒雲匝地低！斗筭未爲甚，檜桂或堪齊！文丑迎奸宄，財神拜野雞！臺灣方物盛，獨惜雜稗穉！
魯連甘蹈海，張祿久投荒！復國知何日，托身樂此鄉！工商添物欲，魚米襲人香。軍事三分策，曾誰誌不忘？

偶感

卅年新胆待收京，復國應思集衆擎。一劍縱橫千里，忍教皓首學康成。

伏嘉謨教授賜和病中吟，詩以謝之。

病榻心情倍寂寥，創傷未復可憐宵！遙頌新句和聲切，解我閒愁勝九韶。

清明有感

卅年羈旅客魂銷，西望雲山萬里遙！去歲震雷驚地坼，於今兌澤麗天驕！輕風雨洒先民淚，故國紅翻血海潮！在莒毋忘遺訓在，何堪歌舞鬧通宵！

有 見

頻看出境坐飛機，考察於今最入時，已向西天求佛骨，更從東海聘仙師！紛紜報告成何益？落後科技只爲私！漫說艱難悲國步，臥薪猶墊席夢思！

遙念天任學長

小聚旋離又幾秋，南天翹首思悠悠。道心能養春猶健，詩律定知老更優。月照山居臨漲海，情深故國費凝眸！宵分欲臥還欹枕，髀肉漸生雪上頭！

黃純仁教授贈詩敬步原韻奉和

涼宵風雨夜淒其，一誦和章百感滋！經濟繁榮能裕國，開元天寶是何時？

奉和劉孟梁先生六八生辰感懷詩

偶於反共堡壘雜誌見劉先生六八生辰詩十律，讀而喜之，惜未識荊耳。因作詩一章，以自誌其情。

安知齋主是阿誰？讀罷鴻篇感不支！萬里家山同悵望，半生木鐸獨欽遲。斯文未墜人增壽，他日復興道有基。瀛海卅年成至治，憐儂寥落愧鬚眉！

與十六期同學慈湖調 靈

慈湖一碧重巒間，化雨春風想聖顏。復國吾儕須繼志，收京奉厝紫金山。

哀杏壇三章

尊師重道責先生，校長威嚴誰敢撓？愛惡隨心分聘解，任他議會不平鳴！百年大計復誰論？欲執教鞭有便門！絳帳風流原雅事，何勞嘖嘖費煩言。成功中學紀貞忠，遺像寧容作廢銅？誰遣青年校長李，一心東向太陽紅！

感事三章

水可載舟也覆舟，昇平歌舞失殷憂！江山翹首雲霾重，何日廟謀鼓吹收？清談頗覺經綸富，致用方知識見差。莫是書生皆俊秀？才華不重重年華！文章筆下散天花，紙上宏論學世訝。若問收京何算勝？豎眉瞪目口牙牙！

迎珍華

送君南浦更叮嚀，珍重時光好註經！青鳥傳書歸有日，欣將詩句迎雲輶。

題竹贈同事孫永炎君

畫竹不畫土，長懷故國心。君子有勁節，世亂契益深。

蕭次尹詞丈讀拈花微笑偈後作詩寄示，敬步原韻奉和。

拈花微笑知情動，情動心猿見所思。無住有情仁者意，情深出語妙成詩

六十五年七月上旬，前汪偽政府宣傳部副部長胡蘭成所撰今生今世一書，行將完稿出版，某大日報連日爲登廣告，憤而作詩二章。

今生今世何猜猜，敢把胡言惑漢人！知否賣身投靠後，斯文掃地祖宗嗔？
傷心獨弔庾蘭成，死後猶遭辱雅名！可奈小人偏濟惡，忍災梨棗誤蒼生！

戒煙詠

倦坐無聊吸一枝，卅年回首意遲遲！早思摒絕心難捨，誰識流亡情更癡！助我文章增興會，憑君風雨共艱危！戒煙此日非吾願，無奈薪微力不支！

感 事

新猷新政震雷霆，萬衆心驚臉色青。
貽患水源開翡翠，紀奸花圃重榮星！
蘆溝月暗還嗚咽，霧社魂銷付渺溟！
底事世稱才俊士，寧無正氣示儀型？

郭股長景雲兄退休，以詩留別，賦此贈行。

宦海卅年夢已闌，從容進退見心寬。
漫言霜鬢垂垂老，猶是暮雲片片丹。
歸去有詩還惜別，送行無語但相見！
紛紛世事知何似？記取重來聚舊歡！

秋 感

民六十五年有閏八月

飄零書劍正華齡，浮海避秦髮已星！
卅載憂患堅復國，半生落拓更研經。
秋光莫註空添潤，願力難酬老垂青！
獨坐清宵還自笑，吟將詩句與誰聽？

曉 雨

細雨敲窓曉未休，已醒猶臥思悠悠。
卅年夢斷鄉關月，萬里神傷禹甸秋！
瑟瑟西風吹落木，遙遙北塞伏深憂！
雲霾燕市群魔亂，復國防邊費廟謀！

有懷吳天任學長五章

少年傾倒訂神交，詩句輸君發雅包。著述自憐違素願，地天何日卜成交？
草堂一脈振天聲，萬卷詩書出語驚！國事艱難多感慨，荔莊詩稿寄深情！
西江南上古瀧州，石刻龍龕銘尙留。不是荔莊加考壁，唐賢勝蹟更誰搜？
力學深思才氣豪，肯將椽筆預時髦！傳成公度稱巨擘，並世誰同史識高？
平生學養愧良朋，力未椎秦恨不勝！老去廉頗能環甲，却教伏案對青燈！

得一萍學長和詩，因賦長句爲答。

細想投荒廿七年，星霜點染欲華顛！夢迴白馬雙山遠，身寄三台碧嶺邊！望處滄
波餘落日，感時塊壘付吟鞭！儘教一劍平生志，可有幢纒跨海船？

題竹石圖贈同事熊雲滄小姐

山骨嶒峻竹影清，客中相對可怡情。淇園淥水歸何日？題得詩成感慨生！

述 懷

欲憑筆墨起衰疲，況是交流熱戀時！載道文章須膽識，立身人世嚴華夷。八年血
漬連天碧，幾輩葵心向日癡！試問炎黃佳子弟，忍看禾黍雜茅茨？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臺灣省三大暢銷日報之一之中國時報，

發表違背莊敬自強，圖利日本之荒謬社論，不勝憤慨，詩以諷之。

皇皇大報豈無知，筆下生花幼婦辭！不著讜論匡世俗，忍倡謬說利蝦夷？千秋青史誅宏範，一表丹誠仰退之！祖國宗邦休錯認，文章聲價合操持！

述懷聯

雲致山，萬車水，水遠山長，無限鄉關猶望眼！
韓愈齒，沈約腰，腰消齒豁，如流歲月更驚心！

自壽聯

猶記班生擲筆，歷八載抗倭，四年剿共，三十功名，一腔浩氣，只贏得蓬轉秋風，霜添絲鬢；儘今天白酒黃雞，總是他鄉思母難！
莫言袁盎垂堂，經隻身去國，萬里投荒，幾番困厄，滿腹牢愁，沒奈何蕭吹吳市墨研青州；恁毫素絹，可堪異地紀生辰！

贈畢業生聯

常格物以致知，務求執兩用中，擇善徙義。
必意誠而心正，乃可居易俟命，持志立身。

贈畢業生楊雅森聯

學與日新，莫遣吸深嗟短綆。
志須時勉，好教發奮展長才。

贈趙恆生講師聯

恆恆有容徵大有。
生生不息在存誠。

劫餘詩稿續集66年份

國曆六十六年新年閱報感賦

無端閱報便神傷，深慨文官舞袖長！上下相孚超舊日，公私交際有新章。筵前綠
螳頻傾盞，背後青蚨暗入囊。最是奸商希暴利，甘心受騙飽貪狼！

寒夜輯訂劫餘詩稿初集

卅年風絮鬢毛催，老作吏胥敢自哀。青眼空垂秋後柳，白頭愁對客中杯！閒翻舊
匣消寒夜，好輯殘篇認劫灰！漫說魯公爭座位，攀龍屠狗儘登台！

李秀瓊赴美求學賦詩題畫贈行

非花非木幾竿青，此日贈君別有情。勁節虛心堪作友，異邦好與礪儒行。

題畫贈熊雲滄小姐

山骨嶮峻竹影清，客中相對可怡情。淇園淥水歸何日？題得詩成感慨生！

展玩譚以宏君遺作墨竹圖賦題

猶記相逢博愛村，黃梅細雨足銷魂！憐君壯志成虛幻，賸有畫圖認淚痕！

胡秋原先生自題中華通史，次韻奉和

大漢天聲憐往跡，中華兒女肯爲奴？如公幾度環球旅，金鑑書成雪滿鬚！
不因蠅營惹苒愁，摩鱗鳴鼓幾經秋。嘔心豈作名山計，爲醒黃魂振九州。

底事二章

奸淫殺戮任犧牲，半紀讐仇恨不平。底事玉山光復後，三台猶是遍蕃櫻？
底事春風吹又生，人間野草獨繁榮！文山正氣歌誰唱，偏見葵心向日傾！

中宵

夢迴羈客坐中宵，百感叢生浙海潮！不盡漏卮傷國脈（去年對日入超已增至十四億美元），更無家信付洪橋。芻蕘誰獻中興策，科學人登碧落霄。舉目文星何處是，長空冪冪夜蕭蕭！

夜坐

夜坐蕭齋客思悲，烏頭漸白壯心違！卅年瀛海餘歌哭，兩戒河山尚魅魍！殘雨未收聲斷讀，故園遙想草離披，飄零書劍空懷抱，歎鳳傷麟感不支！

撫時

撫時憂道却愁余，花落鳳凰四月初。梅雨空回芳草綠，蕉心肯向綺窗舒？依山一舍身猶寄，舞劍中宵願已虛。逝水光陰餘悵惘，蒼蒼鬚髮日蕭疏！

輓訥庵黃純仁教授

憶從詩札識鄉親，中市南投亦近鄰。幾度望門思立雪，連天豪雨阻行人。緣慳一面終成恨，鶴化三台更悼君！最是蒼茫夕照裡，歌殘金馬淚沾巾！

颯風過後感賦時在丁巳八月一日

由來啓聖緣殷憂，豫逸空教歲月偷。綠瓦紅牆添景色，鄉原市儉據層樓！弄權畫

策誇專業，築壩開河競壯猷（本年北市正計劃開二重埔疏洪道，市儉之見，予敢必其乏疏洪之效。）賽洛薇拉偏作諱，風災水患笑人謀！

白嘉莉小姐獨捐七十五萬元賑濟風災

賑災義舉出娉婷，羞煞男兒影視星！莫說陳思思洛水，於今我亦拜金鈴。

秋雨

蕭蕭秋雨過山村，滴瀝聲聲客思煩！舊夢已醒休化蝶，新書待竟肯窺園？獨從未世哀儒道，遠溯尼山覓水源。一鏡折光能反照，漫言晚景近黃昏！

秋思

午夜雞聲驚客夢，卅年雲月黯秋心！欲迴天地嗟無力，忍聽寒蟬抱樹吟！

藍以瀾兄惠詩次韻奉酬

愧從詩裡痛時艱，觸目瘡痍夢故山！戎馬餘生心力盡，浪拋筆墨老朱顏！

題畫贈榮基姪

故國情何已，誓將起陸沈。贈君一竿。共此歲寒心。

奉和藍組長退休兩週年感懷絕句

老去廉頗一劍橫，故鄉萬里可憐生！思親無那人何處，兩載硯田任筆耕！

黃志達兄贈孔雀牡丹圖，因題以詩

卅載他鄉強作家，猶存窮骨尙嵯岬。故人憐我遙相贈。孔雀屏開富貴花。

西望雲山念 蔣公

有以「永壽河山仰 蔣公」爲題徵詩者，余覺以區區台灣一島之彈丸河山爲 蔣公冥誕壽，想 蔣公在天之靈，必不勝其痛心疾首於吾人之苟安矣！余雖不才，忝爲軍校學生，不敢不自勉，因另擬「西望雲山念 蔣公」，以寄慨焉。

慈湖一慟暗斜暉，幾閱春秋想羽儀。黃埔怒潮騰腦海，青燈靜夜究兵機。臥龍誰獻三分策，舞劍猶憐五鼓雞。薪膽卅年思復國，雲山西望日遲遲！

歲暮

臘鼓頻催日又昏，沉沉鐵幕鎖邊藩！寒衾難入思鄉夢，夜氣潛消見曉暎！冷雨寒風又幾番，台員歲暮客銷魂！臥薪我已垂垂老，猶把兵書仔細論！每憶當年 國父言，中華文化救從根。敢嫌歲暮添霜鬢，更覓尼山活水源。

盧晶暉學長繪雪霽圖寄贈，因題詩其上。

風雪初晴後，梅紅竹葉青。幽人何處去？寂寂此空庭！

讀錢穆教授「中國文學史概觀」感詠

雅頌何曾勝國風，如君論史豈中庸？政治社會原一體，妙手天成奪化工。不管載舟還覆舟，百年依舊水東流，豈因借用詩情改，墻茨莫當雅頌投。文忠豈是小人儒，載道文章著典謨。淑女窈窕君子侶，何妨窗下笑相扶。既把浮名換淺斟，試場屢入果何心？不誠柳永君須記，漫說填詞誤僉壬！興衰治亂世推移，文士襟懷有喜悲。言志言情言事物，辭章體裁肆其宜。

傳奇話本創新章，劇曲章回繼流芳。衆體都因需用設，何曾作意事更張？
言爲心聲氣象殊，採詩觀國見規模。文思邪正關興替，弄月吟風世運枯！
言詩三百思無邪，聖訓昭垂耀彩霞。最是崇洋媚外者，浪拋筆墨誤邦家！

67. 年份詩稿

戊午春晴書感

春雨新晴鳥雀歡，山凝霧氣曉光寒。田橫有島空遺恨，銅狄無言總含酸！嘗膽曾
堅卅載苦，吟詩獨抱一心丹。樓船跨海知何日？楊柳煙籠濕未乾！

讀胡秋原先生題鄉土文學討論集詩次韻奉和

自絕源頭活水來，文妖心死賸堪哀！拾人牙慧誇和璧，羨彼夷邦饒貨財。甘作洋
奴嗤祖國，忍看芳草沒蒿萊！澄清端賴擎天手，盡撥雲霾霽色開。

觸目

觸目報章心暗驚，連篇風月忘蒼生！詩人已乏鄭思肖，文丑惟迎費正清！平生以
污蔑我政府而替中國共黨吹噓爲職志的費正清，因攻訐我政之需要，而來台取資
料及籌募美金十萬元。於是我中央研究院院長胡適乃開歡迎會歡迎之！西化奴才猶
作夢，京鄰武士欲稱兵。北熊更是耿耿在，除蠹籌邊空抱情！

聞子能師病愈寄呈

沉疴兩度慶更生，天祚廉頗壽老彭，好是文章能報國，當仁我合作尖兵。

戊午初秋感賦

一群洋才子，集於貴族豪華大飯店，侈談民主自由而不及國家危難圖存之策，更絕口不提三民主義，群捧洋人下流謬說以欺國人，實爲教育與輿論之差。

諛詞邪說欲橫流，觸目報章恨更憂！濤浪如山方世變，國家多難費宸謀。何堪文丑偏媚外，況是妖魔慣受球！才俊青年甘傀儡，杏壇輿論兩蒙羞！

八月初八夜（國曆九月十日）

宵分眉月掛西樓，桂蕊輕搖萬籟收。閒步小園思渺渺，微吟新句意悠悠。向人懷抱憐飛絮，願我文章豁俗眸。伏案不知時序過，流年戊午近中秋。

見報載國民平均所得感賦

百戰餘生作吏胥，不須彈鋏歎無魚。國民所得高如許，薪米中階我不如！莫是電機計算差，平均所得欠真邪？朱門此日堪惆悵，何似白丁暴發家！由來憲政重三民，聖訓昭垂患不均；天地無私生萬物，春風雨露尚精勻。

獨坐

獨坐深宵對短檠，無端客思亂殘更！八千里路橫戈去，半世生涯付筆耕！回首雲山滄海濶，驚心瓦釜迅雷鳴。臺員卅載霜添鬢，垂老聞雞空復情！

奉和子能師七十自壽詩敬表南山之頌

宜屏舊事記依稀，最是頑皮入伍時。少小不知軍紀重，幾番禁足怨偏私。要求嚴格公稱最，舉動乖謬我自知，蹈海相逢憐劫後，不論戈劍只論詩！

於今等是老廉頗，攬甲無從可奈何！風雨飄搖猶昔日，惟將熱血付行歌！未獻桃章但賦詩，籌添海屋頌齊眉。幾番歷劫身猶健，壯志定知勝昔時。

美匪建交有感次江光亞兄韻

一聲霹靂降驚雷，喚得睡獅沉夢回。可有老成籌勝算，寧從青俊選良才。雲霾已去心中賊，春氣先開嶺上梅。莫話詩人多感慨，光陰流水徒旋灰！
六十八年份

抒憂

遍地繁櫻靡靡歌，心憂豫逸志消磨。獨從跑步堅筋骨，好待效忠仗太阿。故國河山群醜舞，瀛寰風雨幾番過。星殘銀漢天將曙，老作詩人還枕戈。

運河（68年作）

運河開鑿意如何？錦纜牙檣一霎過。風雨飄搖蓬島上，忍教土木又興波！

卅年

卅年羈旅住蓬瀛，珠海羊城萬里情！草綠郊原春雨細，棉紅北郭晚風輕。河山表裡空回首，書劍飄零愧老兵！鐵幕深深何日破，神州重展漢旗旌？

風雨雞鳴經幾番，難醒沉夢起黃魂！不私自立存依倚，惟愛虛誇肆叫喧！遇變心驚憐俊士，居安氣傲笑侯門！楚材晉用由來久，伯樂無人寧復論！

回首

回首卅年事可悲，倭氛方靖又憂危！心傷密約甘拘束，兵靡和談便不支！南渡諸

生空涕淚，中興大業正時機。斷交倘悟崇洋夢，奮志雄飛應未遲。

于右任先生詩詞集讀後題

百戰山河逐轉蓬，豪情壯志一髯翁。行旌遍歷長城外，詩興遄飛劫火中。筆走龍蛇尊草聖，心儀湯武仰雄風。椎秦蹈海空餘恨，忍誦遺篇雁唳紅！

史鑑

兵威消甲午，罪言集阿誰。史鑑昭然在，佞人豈不知？自強捐款日，翡翠鳩工時。覆轍嗟重蹈，傷心獨賦詩！

色狼

出國學成老色狼，洋奴心性四維喪！廁身馬帳招神女，肆意梨花壓海棠！已見杏壇消正氣，從無清議肅秋霜！若教立法勸倫理，天下如何得一匡？

附內子王珍華詠色狼一絕

竟有師尊作色狼，鬢宮穢亂劇堪傷！柏臺底事偏緘默，看擁臬比敗紀綱！

今日竹枝詞

於今社會慣崇洋，洋禮洋裝洋舞場。此老沉迷洋夢久，那知宗祖是炎黃！半生去國渡重洋，未獲新知取粕糠。一紙文憑賺到手，歸來意氣却飛揚！自命風流老更狂，飲杯洋水便裝羊！爲師却逞麻姑爪，慣抓學生肖女郎！竟把罪名歸女郎，不知羞恥儘嚷嚷！臉皮更比牛皮厚，劍戟刀槍戮不傷！

雜感

夢覺揚州便請纓，戈揮落日記雄行；倭氛淨掃歸東海，奸孽未除據北平！卅載憂
患堅復國，半生述作獨存誠。文章壽世嗟何及，邪說橫流勢已成！
敢把他鄉作故鄉！卜居且傍虎山陽。儘教市遠春眠穩，況是花開蝶舞狂。我自懷
人憐斷雁，誰同憂世熱中腸？頤和園出籌邊廢，黃海波翻痛國殤！

與內子閒話偶成

身隨黨國到天涯，靜夜清談想故家。同輩親朋今在否，夢歸誰與話桑麻？

附珍珠步韻

避秦携幼走天涯，漂泊爐峰何處家！母喪兄亡歸未得，滿腔悲憤淚如麻！

哀難胞

近聞逃港難胞，每爲英軍奸淫扑打後，解返大陸，慘哉！

欲逃地獄出生天，八億同胞劇可憐！風雨連宵冒九死，華夷兩界隔深川！脫身幸
免鯊魚吻，到港驚罹鬼手邊！最是英軍無道甚，奸淫婦女男笞鞭！

詠文丑

文丑崇洋誤一生，居夷組黨會何成！論詩空羨黃公度，揖盜親迎費正清！科學瓜
分研究費，自由海納魅魍情！當年叛道開風氣，老去但留紅學名！

奉題天任學長荔莊詩集次潔生王夫子韻

神交當弱冠，聲氣託新詩。爲學心同苦，憂時語獨悲！植根深二聖，轉益滙多師。
凜凜醇儒志，千秋辨夏夷！

六十九年份

冬日遣懷

微陽未解凍雲陰，冬節蕭齋自苦吟。南渡老兵空仗劍，北看黑水更驚心，籌邊有策猶羈旅，把酒無聊任淺深，忍見環球淪劫運，觸蠻蝸角日相尋。

端午感詠

年年端節客中過，又聽胡笳繞黑河，風雨幾番仍浩劫，龍舟到處弄晴波！斜斜日暗烏衣巷，靡靡聲酣商女歌！莫遣狂歡忘在莒，長教荆棘沒銅駝。

謝魏參議在山兄贈畫

才華英發源頭清，幾點梅花見性情，我欲附庸風雅後，小詩低唱訴心聲。

賦贈同寅林美滿蔡淑慎陳寶月三位小姐

忘年慚我拙，幕府識三芝，秋水容清照，天心詎有私！能文班女史，詠絮謝家詩。蹈海人將老，諸君大雅持。

僑商勞守平君索書賦詩聯爲贈

莫謂居夷重計然，儒家道統有心傳，弦高稿敵爲邦國，子貢經商列聖賢，故壘西看猶黑劫，行旌南向正華年，攬搶未掃須團結，肯與暴秦事貿遷。

綠卡

當仁履義一身微，綠卡徒增白璧疵！去國蘭成空作賦，居夷舜水賸堪悲！維舟好共心同濟，勵志休嫌日欲遲！行健已教機運轉，應知剝復莫猜疑。

書懷

垂老從知負所期，研經讀史肯嫌遲！長吟梁父思諸葛，每惜鵝湖蔽仲尼！故國秦坑添浩劫，新潮瀛海頌咸熙！人豪放眼嗟何少，可有昌黎再起衰？

七十年份

園中偶成

尋巢倦鳥欲爭枝，小立庭園有所思。百感情懷聊覓句，平生意氣總違時！丹心肯付斜陽盡，青眼空垂末世悲！流水不廻春又老，層雲掩日復何辭！

七七感作

有老將軍不在自己中華民國參加抗日紀念，而竟遠赴日本參加七七侵華死難烈士紀念，是誠何心哉！

卅四年前事在心，蘆溝曉月暗槍林！忍看匿怨親仇寇，七七忠魂泣故岑！

憶陳墨樵師

愧列門牆負所期，娛園煙雨費相思。而今萬里傷時淚，化作啼鵑悼我師。

感懷

平生彈鋏向誰歌，抱膝長吟可奈何！紙上文章心上血，胸中意緒海中波！遙天早識風雲變，故國深憂歲月過！老去范增虛畫策，紅樓燈影舞婆娑！

送珍華之香江

四年未返舊僑居，日向滄波盼鯉魚。曷似騰雲御鐵鳥，天倫團聚樂何如！

香江寶島路非賒，六十分鐘雲裡車。俯覽爐峰入眼底，可堪風景舊中華。

歲暮偶成

台員歲暮客心哀！國破誰堪數上才？不有一番寒澈骨，如何綻得梅花開？

七十一年份

寄慨並序

二十餘年來，我國奸人藉技術合作之美名，勾結日人操縱我國經建，以致近數年對日貿易入超，年逾數十億美元，且有增無已，而我技術更永遠不能自立。經濟部趙耀東部長履新之初，禁止向日進口消費品千多項，雖其年值總額僅一億美元左右，亦已大快人心。日人不自反省，頻遭交流使者南來叫囂。我國奸紳巨賈亦乘機放出空氣，謂將招致日人對我報復，趙部長則一笑置之；余甚欽其為有識有膽之鐵腕蓋臣也。然而未及一年，正當舉世中外人士一致抗議日本政府為掩飾侵華罪行而竄改歷史教科書之際，趙部長適時宣佈解禁日貨消費品八百餘項進口。猶憶昔年日寇武裝侵華時，曾以經濟共榮為口號，今則逕行經濟侵略，而我國官商猶沉醉於交流合作迷夢中！因感於國計魚爛，賦詩八章以寄慨焉。

其一

世變無端失所謀，邦交已斷復交流。相驚伯有愁孤立，令色足恭事寇仇！

其二

工業卅年說起飛，依然裝配足獻欸！漫言經建操人手，技術依人計亦非！

其三

頻教樽俎議平衡，經貿入超年更增！莫是行人負使命？謀皮千古曾何成？

其四

欲挽狂瀾力尙輕，漏卮莫堵負民情。何當更作沉舟計？休管奸商陣痛生！

其五

倭奴作態故囂囂，侵略陰謀豈便消？東亞共榮言在耳，居心叵測記焦僥！

其六

倘見大人敢藐之，但教無欲勵操持！前途縱使封冰雪，好是寒香放晚枝。

其七

方欽范相事能權，一路一家道有傳。爲堵漏卮施鐵腕，眞疑隻手獨擎天。

其八

誰知熱度五分鐘，改史憐渠世不容。莫是情殷援嫂溺，適時決策解冰封。

祝陳博士本昌伉儷七秩雙壽

萬里辭鄉井，他邦展壯懷。雄才驚四海，碩德領群儕，比翼遼天濶，稱觴上壽偕。
。弦高功在國，鴻案樂無涯。

賀林東淦老先生金婚雙壽

白首金婚，介壽七五。筆妙鍾王，才高鄧禹，拈韻敲詩，神仙伴侶。珠履三千，

華堂祝嘏。

春曉和泰國僑領王誠先生韻

柳媚花嬌照眼明，客中誰與賞春榮？巡簷已見銜泥燕，側耳遙聞出谷鶯。漫擬葵心迎曉日，還從仁里篤鄉情。研經論世無餘子，却羨騷壇藉藉名！

百億美金援大陸詠

中國國民革命黨中共評議委員會提議：只要中共放棄四個堅持，放棄武力犯台，中華民國可提供百億美鈔，由台灣海峽兩岸人民共同成立國家實業計劃委員會，以推行國父實業計劃，以改善大陸十億人民生活，避免日趨落後而成爲他日列強犧牲品。共產黨員應及時悔悟矣！

百億金鈔濟倒懸，爲防左衽著先鞭。堅持四個須拋棄，更莫兵車犯嶠員。同是炎黃華胄人，何妨議席見經綸。誰優誰劣憑民主，口是還應心要真。政與民心反向趨，贏秦毛黨兩無殊！生前叱咤風雲變，死後都難庇婦雛！

七十二年

賴強著

退休賦別

卅載栖栖志未酬，退休此日費綢繆！平生事業隨秋老，萬里鄉關入夢愁！白首吟詩還撫劍，烏溪臨水更凝眸，十年蘭省成今別，依舊身如不繫舟！

會一萍學長賜知退休詩再步其休韻却寄

落落襟懷懶勸酬，中台十載共綢繆！任他妄語能欺世，如我吟詩聊解愁！自學無憑還力學，退休猶健肯真休？拚將餘日從吾好，文海孤航一葉舟！

汪秘書芳淦兄賜和退休詩再疊韻却寄

糞土何堪辱唱酬，楚狂老去合綢繆。文章非古知誰賞，冠劍誤人還自愁！故國遙看猶黑劫，窮途易感是青眸。夕陽晚景勞生計，敢羨優遊范蠡舟。

附汪芳淦兄賜和一律

直諒多聞未足酬，嚶鳴爾日憶綢繆。拚將筆下聲兼淚，換取樽前喜亦愁。書劍自隨輕萬貫，風雲慣見豁雙眸。投簪豈任長閒逸，良賈逢沽合繫舟。

陳股長炎中賜和退休詩再疊韻却寄

碌碌飢驅事報酬，萍飄卅載浪綢繆。原知老廢成終隱，每念殘生起牢愁！窮甚堯

臣慚好句，人非叔夜負青眸！夕陽無限思餘勇，欲濟難尋一葉舟。

內子王珍華見和相慰因疊韻致意

自顧宦情慚薄酬，感君家計費綢繆。筆花不入江郎夢，霜鬢頻添季重愁！千劫拊心緣赤馬，十年回首負青眸！乾坤震盪今猶昔，空泛山翁竹葉舟。

附珍珠步和退休詩

托跡林泉且唱酬，退休何必更綢繆？東籬採菊留佳話，南嶺尋梅解俗愁。陋巷曲肱中有樂，粗衣蔬食亦歡眸。從今不用嗟形役，共泛煙波一葉舟。

廖參議慶文兄賜和退休詩賦此奉酬

少年落拓付行歌，奮起雄心始抗倭。此際歸田田已沒，當時仗劍劍橫磨。舞文敢擬藏山業，復國猶期指日戈。酬唱感君情切切，捧詩搔首數吟哦。

辱承藍組長以瀾兄金專門委員堃兄江秘書光亞兄劉珍鄉兄賜和退休詩統此奉酬
蓬瀛佳氣鬱中興，唱和殷勤見性情。卅載人懷家國恨，深宵心熱短長檠！殘棋半局須防劫，賜谷三山早背盟。莫遣黃魂沉醉夢，競將新句醒朝醒。

辱承文書科電務室監印室諸寅兄餞別賦謝

山圍秋色午晴天，把酒依依惜別筵。小隱端居非善策，重來暢敘是何年！登樓王粲餘哀樂，去國蘭成托簡編。揮手而今聲欲咽，惟將離緒付吟鞭！

自強活動小憩受天宮

猿鶴沙蟲恨未休，延平舊事記從頭：焚衣誤解先師訓，跨海猶疎前敵謀！弔古傷

時思伯樂，行吟無處覓靈修！自強結伴登臨去，且向受天宮裡遊。
受天宮外草離離，小立欄干意已癡。肩鳥高歌聲婉轉，山花耀日影參差。層巒環
抱雲霾暗，半壁深憂盜拓移。老去廉頗空操甲，閒看國手拾殘棋。

鳳凰谷鳥園

鳳谷登臨劇可哀！鐵籠蕭瑟倚山隈。珍禽異種名牌在，惟見飛鳥往復迴！

次韻奉和慶文兄登八卦山小酌

自慚筋力懶登臨，老去年華感不禁！小隱何堪伏櫪廐，高吟且喜有苔岑。尋章摘
句還如昨，待旦揮戈直到今。故壘蕭蕭風欲變，遙看雲霧散層陰。

附慶文兄登八卦山小酌原作

秋高氣爽此登臨，舊雨重逢喜不禁。萬壑浮雲歸遠岫，三臺靈秀會斯岑。磧溪
曲屈容璀璨，卦嶺蕭森話古今。把酒渾忘身是客，何妨一醉臥松陰。

張任寰丈惠贈所著曇花吟草賦謝

早歲名高珠海雲，曇花吟草散蘭薰。眼青憐我詩能誦，頭白逢公道可聞。投老家
園思共遠，爭雄蝸角亂方殷！何如凍頂茶香妙，一盞新烹細論文。

附任寰丈賜和詩

心斷孤飛嶺外雲，卅年兩戒異猶薰！識君晚更逢多難，笑我迂原坐寡聞！排老
槩慚草草，見懷珠玉感殷殷。而今閨厄行看盡，擬爲軀窮願乞文，

癸亥冬末偶感

寒雲遮望眼，選衆嘆才難。人老姜公棄，年青馬謖攢，但聞蕭史吹，何用燕臺寬，空言心在莒，還甘飲鳩安！

七十三年

得吳天任學長甲子元旦詩次韻却寄

根觸逝川慚俚謳！劫餘甲子數從頭。揮戈躍馬三千里，屈指投艱卅五秋！樽俎折衝憑廟算，棋枰收拾在人謀。春光已見開新運，好備詩囊歷九州。

附天任兄甲子元旦詩

不聞爆竹與兒謳，紀歲惟應照白頭。歷劫重廻新甲子，窺枰自具小春秋！車書一統愁虛話，芻狗餘生肯爲謀？休問爐峯誰作主，屠蘇飲罷看神州！

論詩

漢家詩法論端詳，風月蒼生自主張。漫道餘霞散成綺，須知引古惜興亡。

題劉鏡明丈三友雙鶴圖

三友衝寒節操同，壽徵鶴算顏猶童。一枝彩筆雄心在，展翅還思趁晚風。

又題劉丈荷池駕眠燕飛圖

波光激艷燕雙飛，菡萏香飄素實肥。楊柳青青撩客思，鴛鴦舊夢尙依稀。

偶感

尺寸死生奚更疑，卅年孤島嘆棲遲！延年豈不思規復，屈指人才事可悲！呼牛呼馬語分明，莫是莊周氣未平？今日夷門姑托跡，忍從餘事訴心聲！

退休週年作

限退俄驚歲已週，天涯何處可歸休？豪情未逐流波逝，小隱空爲復國謀！老去縱能牽虎尾，生來但惜拗牛頭！離人莫種東籬菊，把酒難消萬古愁！

題巫山神女圖

爲雲爲雨總堪悲，夢到巫山事可疑。千古風流傳佳話，看圖冥想更題詩。

爲劉鏡明丈題松鶴圖恭祝韓節夫學長七秩華誕

鶴潔松堅仰壽翁，休休耆老氣如虹，稀齡祝後期頤祝，君子長青玉貌紅。

題美人拈花圖並序

圖中美人亭亭玉立於淡竹牡丹之間、手拈花蕾，微俯螻首，若有所思，遠山含笑於其後。此圖爲倪燦之編審之夫人張繡懿女士繪贈伍君偉強者，伍君敬其無師自學而造詣高妙，囑予爲詩詠之，並請陸湘田丈書於圖上，謂爲二難濟美，益增此圖之可貴，陸丈書法、誠稱佳妙；予詩則愧不敢當。因作意趣不同之絕句二首，以供選擇，蓋圖中美人，究何所思，殊難猜測，陸丈則以爲於今女傑甚多，當以第二首爲是云。

拈花凝眸獨沉思，最是含苞待放時。富貴還須君子侶，遠山莫笑美人癡。
拈花色相豈空空，忍露含苞別有衷。不作西施歌舞態，靜思良玉是英雄。

予退休後周慶聰表弟逢年逢節輒以巨金相寄因賦詩以謝之

窮極時嗟文未工，聊將俚句付雲鴻。漫言漢水明珠報，回首猶慚鮑叔風。

義女楊雅森與其夫婿李銘達君逢年逢節輒以巨金饋贈

書劍平生付鬢霜，老猶羈旅水雲鄉！感他義女殷勤甚，屢饋青蚨濟阮囊。

七十四年

題畫竹

衝寒勁節更虛心，君子謙謙何處尋？末世誰知淇澳客，風簷坐對自長吟。

國畫大師趙松泉惠贈松鶴圖賦詩以謝

老廢自甘我未能，惟將筆陣肆誅征？松堅鶴潔饒深意，敢負大師贈畫情。

承松泉大師和詩並書作條幅相貽因疊前韻奉謝

三絕由來鮮所能，重教百戰賦長征。學兼文武欽才調，任是坡翁遜此情。

附趙大師和詩

媿我雕蟲敢逞能。曾憑熱血作長征。關山萬里成餘夢，碧海青天夜夜情！

次韻一萍兄七十自壽詩即以爲壽

達人躋古稀，自壽語何奇！蝶夢迷離日，蟠桃成熟期。華筵邀客飲，皓首伴孫嬉。
拈韻能高詠，豪情任所之。

附一萍兄自壽詩

從前曰古稀，現在不爲奇。七秩才開始，百齡應可期。人生如大夢，世事若兒嬉。但願天天樂，渾然忘所之。

狂想曲並序

乙丑生朝將屆，偶憶一萍兄於初夏曾據「人生七十才開始」語作詩自壽。予素以此語爲戀棧高官者厚顏自解之言，不喜引用。惟以壽而康乃人所共有之願望，因作此曲以博親友一笑；且亦聊以自壽也。

上馬彎弓倚馬詩，雄心未減少年時。花甲雖過十一載，身強力壯猛於獅。壽登耄耋何用說，期頤在我不稀奇。還待重迴雙週甲，桃觴鴻案慶齊眉。

瀛嶠秋思八首

蕭蕭黃落又西風，露冷楓林秋正中。萬里鄉心難托鯉，漫空雲海斷歸鴻！原知虎吻無餘骨，寧許民家有五豨！抬眼遙天憐子女，可曾糕餅食兒童？

頻搔霜鬢日飄蕭！末世誰堪語寂寥？已賦歸田尙羈旅，聊尋新句遣清宵。聲聲落葉傳秋訊，點點浮鷗逐海潮。放眼長空何廣濶，任他蝸角競天驕。

連宵秋雨到山村，臥聽簷流意緒煩。忍見新儒誇聖學，庸知舊說每謊言！研經莫踐前人跡，問道應尋活水源。文化興衰關國運，鸞湖一會不堪論！

月白天高夜氣清，退休老眼尙分明。卅年社會耽歌舞，九府財官樂送迎！春巷組幫容坐大，秋曹種德判從輕！綱維不振仁風絕，何日人間復治平？

蠶食鯨吞久慣看，霜飛歐亞雁聲酸！昔年波捷匈牙利，今日越棉阿富汗。國際人權虛口號，邦交道義實心寒！復興端賴民歸向，史鑑合縱何足歡？

醉裡乾坤夢正酣，燕巢危幕竟何憊！交流已見壺卮漏，合作還誇天地參。凍聚寒

雲愁塞北，炎生熱浪伏滇南！秋風倘掃氛霾盡，科技應思早自探。

東籬又見綻黃英、把酒難消故國情！涼沁青衫悲過客，恨深赤馬惜殘枰！十年宦海終何補？一代人才敢妄評。卅載瀛寰虛歲月，老懷蕭索向誰傾！（予於民四十四年夏來台，至今剛滿卅年）

霜庭對月月如圓，去國拋家老未還！鏡覽頻添新白髮，樓觀遙念舊青山。哀時意氣冲霄壯，繞膝兒孫入夢頑！倘使魯儒容筆削，春秋大義有增刪。

第十四次降息感作并序

投資意願之低落，其端非一，初非僅由利息之高也。財部因銀行現金貸放不出，頭寸爛積，歸咎於利息過高，兩年來接連十四次降低存放款利率。詎知愈降息而爛頭寸積存愈多，而財部終不覺悟，乾脆開放管制，任由公營銀行自由調整利率。於是銀行家得其所哉，而升斗小民益苦矣！蓋銀行獲得自由調整利率後，益復調低存款利率，而貸款利率則依然如故。足見財部此舉，實無異替經濟罪犯如鄭文彬、蔡辰洲之流爲叢驅雀，爲淵敲魚而已，豈團結民心之道歟！

霜飛六月氣蕭森，辣手財官寒更深！誰識庶民升斗苦？頻頻降息怨生心。

乙丑歲除書感

浮海孤懷夜氣寒，擁衾拋卷復長嘆。升沉莫漫論愚智，貧賤何須訴苦酸。從古人才多蠖屈，於今金鯉盡鵬搏！文章無價藏山去，室有孟光心自安。

七十五年

夜誦曇花吟草懷作者張任寰丈

連宵寒雨自潺潺，投老疎慵少往還！手捧曇花吟欲遍，桃源春永想蒼顏。

自警

兩次誤將闌珊押韻，幸得張任寰丈發現，賜函指正，因作詩自警。

闌珊誤用得他山，方省平生識字慳！且把闌珊成絕句，自將吟誦警愚頑。

菲律賓總統艾奎諾夫人與非共和談感賦

君不見物質科學家，遨遊太空人人誇。又不見人文社會科學家，聯共剿共議論紛紛亂如麻。前者虛心研究求真知，後者無識自是受蔽遮；殊不知第三國際野心大過想食天鵝之癩蝦蟆，威逼利誘各國敗類來參加。自吹共產好主義，其實馬恩列史蕙子龜孫一窩蛇。無論抗議，服從，和談，聯合，總是包藏禍心之裝甲戰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務求請君入甕計不差。君不見波蘭、捷克、匈牙利，昔組聯合政府今何耶？君不見中國當年聯俄容共黨，招來寧漢分裂事非賒。更有美國驚庸之政客，強來調解斷送我萬里江山大中華！人言柯拉蓉擊敗菲國總統馬可仕，允稱巾幗革命之奇花。余獨惜其重蹈馬歇爾和平談判之覆轍，與虎謀皮禍無涯！漫說文人人人有知識，千金馬骨古所嗟。由來言論自由之中華民國，任由不辨邪正，莫明是非之無識文人放言高論，有如迎風競鳴徒亂人意之井蛙。昔有民主同盟之七君子，今有欺宗忘祖之一堆變種傻瓜。政府順之則殃民禍國，逆之則又群起

鴛鴦而肆意喧嘩！嗚呼！無識文人徒亂之嘔嘔啞啞！

詠楊貴妃

理政權歸執政人，安邦討逆屬將軍。侍夫自盡閨房職，底事群臣罪太真？
誰教麗質冠當時？寵擅專房怨集之！畢竟美人知愛主，馬嵬戈劍愧峨嵋！

寄意

積弱崇洋百病生，杏壇蒼莽不勝情！樹人大計知何似，楚材供晉享其成！
渭水長流悵逝川，挽瀾未遂惜殘年！而今賸有毛錐在，報國文章志自堅。

壽歐樹文丈八秩榮慶

抱道懷才到海涯，如公吏隱亦光華！交期晚識仁人面，絜矩從知閥閱家。自是澹
蕩康更壽，協施匡濟政無瑕。署篆兩展牛刀試，添得河陽滿縣花！

詠武則天

重視賢良國運昌，司晨應許牝雞強！愛才深惜賓王檄，不讓曹瞞識孔璋！
贏得賢良宰輔忠，豈真淫穢亂春宮？乾綱不振羞雌伏，肆意詆嫫射影同！
周公父系自堂堂，管蔡雙誅聖德彰。女主雄才平叛逆，流言千古怨紅妝！
傳聞達賴喇嘛將有蘇俄之行

西疆行見藩籬破，輿論爭嗤僞政衰。誰省佛心思北向，更無廟算救時危！

李仁繆甥在美學成結婚賦詩寄賀

學成博士更乘龍，佳婦佳兒慰母衷。比翼人寰天海濶，洋場合保漢家風。

榮民節次盧劍琴韻

不堪回首慟神州，社鼠城狐據上頭！百戰山河歸一夢，卅年瀛海隱千愁！哀時
詩句空懷抱，屈指人才更重憂。國事蝸蟻方擾擾，籌安似乏老成謀！

前題次陸法賢韻

撫髀長嗟一老兵，滄桑歷遍世枯榮！亡秦素志成虛願，憎命文章乏令名。搔首何
須問天意，驚心最是鬩牆聲！紛紜衆說應明辨，剛健乾乾乃利貞。

丙寅歲暮回首當年得三絕句

一代奸邪冠古今，受欺教授競歸心。學生年少無知識，吶喊隨師效赤忱！
不論兵將與師生，附鳳攀龍枉敵盟。誰省奸邪難共利，但教功狗盡當烹。
書生無識最堪悲，滿腹文章只自欺！昔日競稱共黨好，於今夢覺悔應遲！

題姜國英世姪女遺照二章

遺容一覩一傷悲，如此英年負所期！
歸主有心何遽去，夜台寧不念親知？

空教信道一心堅，底事凌波便上天！
神鬼無靈應自悔，憐君抱恨埋重泉！

民國七十六年份

玉山

玉山砥柱海天雄，千載狂濤巨浪中。豪雨颭風休肆恣，梅花傲雪見春工。

龍吟詩社寄贈龍潭展望詩輯一卷賦詩以報

自將詩句訴沉憂，社慶欣逢年再週。願與群賢歌正氣，莫吟風月頌優優！
龍吟大漢振軍聲，自立自強圖有成！密約羅斯應記省，美人賣友豈忘情！
黨號刪除國籍名，居心賣國意分明。南朝留得秦丞相，千古厓山恨有聲！
附記：軍聲雜誌爲故總統 蔣公遊學日本時所創刊。

丁卯秋九龍啓德機場留影感作

卅八年前生死別，殘軀此會復何言！宋皇台址空留影，恰似傷心題沈園！
附記：啓德機場新廈即宋皇台原址

詩鐘題：漢、唐、七唱

三章約法開劉漢

千古論詩重李唐

除夜

時序難留空守歲，波濤洶湧一孤航！丹心肯共斜陽盡，付與文章煥曉光。
七十七年（戊辰）

戊辰元旦有感

開歲思親淚欲流，心香遙祭想松楸。卅年夢斷歸鄉路，珠海雲山貉一丘！

奉和泰國僑領王誠先生詩迎廖醒群教授赴曼谷詩書畫展覽

懷才抱道賦歸來，作畫吟詩亦快哉！工部草堂春漲滿，輞川鷗鳥日飛迴。蟲魚花卉供驅策，月露風雲任剪裁。最是炎荒情意熱，居停下榻早相催。

楊家強博士索書因賦小詩寄贈

伸紙揮毫墨未濃，聊將俚語付雲鴻。居夷須記宗邦苦，莫遣梅花悵晚風！

詩鐘——蒲柳——鶴頂格

柳蔭隋堤思帝力

蒲懸楚館辟心邪

新綠——中社雅集詩課

花信欲翻柳尚含，階前草色正初酣。春來細雨綿綿意，洗盡鵝黃漸取藍。
微雨連朝草吐芽，入簾春色上窗紗。何須少婦登樓看，觸緒愁添淚似麻！

迎戊辰年詩人節並賀紐約四海詩社與台北春人網溪兩詩社締盟成功

締約聯吟喜逢辰，網溪四海並春人。神交萬里憑詩思，著述千秋載道純。入洛昔年空抱負，收京何日展經綸！夕陽晚景須珍惜，筆力猶堪挽百鈞。

郭翁茂松社長賜詩次韻奉呈

斐然君子賜新詩，自愧平生遇數奇！放眼瀛寰方擾擾，惟從俚語訴心思！

聞榮譽國民探親感賦

報國拋家四十春，探親熱浪襲榮民！料知返里添惆悵，故舊生存有幾人？江山回首不勝情，瀛嶠棲身負此生！每憶投艱浮海日，高年祖母淚縱橫！淒淒風雨灑清明，遙念先塋恨不勝！鐵幕沉沉心繭在，瓣香膜拜愧未能！卅載天涯寄一枝，鵲巢鳩佔我心悲！祖居未復羞歸去，爲遣愁懷且賦詩！

戊辰端午懷大陸

歲值潛龍紫亂朱！端陽薄劍欲何如？瀟湘雲夢天誰問？衡岳鍾山誼本疏。叛將倒戈成往蹟，奸人謬說又紛拏！台瀛莫蹈金陵轍，競渡應思楚屈閭！

奉和王誠先生蕉窗夜雨詩

如聞夜雨打蕉窗，一點靈犀接渺茫。儘有詩情通萬里，却從名士惜孤芳。居夷吟苑猶唐律，抱道純儒笑楚狂。我本避秦浮海客，嚶鳴求友示周行。

中興雅集

中興村景甲三台，雅集真成遠俗埃。萬軸牙籤增興會，圖書館閣好徘徊。蒲劍蒲鞭總覺痴，寬柔以教失權宜！台瀛無那風兼雨，愁絕孤吟漁父辭！

世紀之辯詠并序

賴 強未是稿

星加坡舉辦一九八八年亞洲大專辯論會。辯論題目是：「儒家思想可以抵禦西方歪風」。我國由台灣大學公開選拔優秀學生組隊參加，與大陸秧歌王朝的復旦大學隊作冠亞軍之爭。復大隊指出（一）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等，都是儒家思想的糟粕黑暗面，不足以抵禦西方歪風。可能因台大教授平日對現代人研究論語之著作不屑一顧。而其自身又不能溫故而知新，只有拾古注釋家唾餘來教學生，使學生不得不在秧歌王朝的復大隊面前扮啞巴，拱手將冠軍讓給批孔揚秦的秧歌王朝之復旦大學隊！但自台大隊敗績返台至今兩月多，各報副刊及孔孟月刊均未見任何學者教授教師對復大指出的三點提出辯正。我不禁感慨如此大學！如此大學教授！但若論教授資格，則證件一籊筐，可做博士班指導教授而有餘！因賦此詩以寄慨焉：

鬢宮講貫口懸河，教授證書誰不多。倘說名師出高足，冠軍何必讓秧歌！

題畫竹二章

坡翁食有肉，但愁居無竹。日對畫圖居，相看兩不俗。
掃地出門後，久矣居無屋！雲霾桑梓暗，愁對一林竹！

題石竹圖

關河九洲濶，憐此石如拳！猶絕凌霄志，衝寒節與堅！

雜著聯

自勵

立身弘道親仁者，
格物致知關異端。

又

曾挽長戈揮落日，
欲憑正氣肅斯文。

又

正氣消沉，邪說暴行有作。徒論議紛紜，誰與誅心撥亂世？
年華老去，豪情壯志猶存。儘滄桑歷遍，還思報國著文章。

寄贈留美學耆楊家強博士

浮槎萬里尋磯石，

抱志平生作漢民。

賀萬水先生七五壽辰（代黃賢本撰，限鶴頂格）

萬流共仰，壽躋稀齡添五載。

水源同歸，福如滄海祝三多。

新竹彭家祠聯

(64年代彭軍長作)

五嶺枝分，我宗族更蕃新竹
千秋譽著，彼聖人猶仰老彭

贈黃賢本學長

賢德彰而神庥降。

本根立則仁道生。

賀楊玉洪兄新居落成喬遷

縮符有心維法紀。

遷鶯此日慶華堂。

僑商勞守平素書撰聯以贈

守份樂天敦道義。

平心靜氣致祥和。

賀農業專家袁守成教授八秩榮壽(代)

教授平生從事研究與教育工作，桃李遍海內外。

海嶠育才，八政齊民欽要術。

山河並壽，九如祝嘏慶遐齡。

賀石恩業學長杖鄉之慶

昔日軍官，今日水官，允文允武欽二難。
當年衛國，他年杖國，如阜如山祝三多。

贈榮基

精研食譜堪壽世。
勤讀經書好立身。

為珍華題劉漢梅女士所繪牡丹圖贈榮基月英伉儷

榮達運開，基業燦如花富貴。
月華光照，英姿朗似玉澄明。

贈伯成燕玉伉儷

伯業宏開，財源廣進基成德。
燕居常樂，清操堅持侶玉人。

贈潤華

潤身德業兼屋潤。
華國文章及物華。

贈伍偉強君令弟

創業須憑德以立。
維生端賴技專精。

七十四年省垣各界擴大慶祝台灣光復四十週年紀念大會門聯

八年浴血抗倭，光復蓬瀛歸上國。
卅載勵精圖治，繁榮寶島贊中興。

寫實

鐵幕沿外，工人有福。

鐮刀藏下，農友無糧！

附注：自由民主地區之工人，享有工廠福利及社會福利。

輓聯

輓張道藩委員（代）

政治革命，學術革命，仰平生革命志行，黨國威尊大老。
民族復興，藝文復興，推一代復興豪傑，士林長憶先生。

輓梁母李太夫人

夫人爲十八叔祖母之嫂氏，國大代表梁甲榮先生之夫人也。昔年予淪落市井，蹬三輪車維生，路經其門，入叩雙安，承夫人親自下厨殺雞留飯；古道照人，畢生難忘。

飄零猶作三台客，

顧覆難忘一飯恩。

輓白母陳老太夫人

老夫人爲白碧絨小姐之祖母

昔日瞻依，恒獲慈雲覆蔭。
今朝拜奠，曷勝懿德縈懷。

輓堂弟碧麟

創業著工商，此日方期宏素願。

居家稱孝友，他鄉何忍別慈親！

輓華南銀行常務董事黃應樞先生

公赴北市，我留南投，揮手豈知成隔世！

文字交深，寅僚義重，含毫何忍弔斯人！

輓姻母謝副總統夫人（代）

碧天萬里，經珠海，返貞嶠，方佐夫君支大局。

白首雙星，仰同心，屆稀齡，忍聆姻母逝重陽！

輓謝副總夫人（代）

相夫爲家爲國，夫人不朽。

教子成學成材，母儀長昭。

輓陸湘田夫君（代薛鴻燕女士撰）

隨君自北而南，由西徂東，萬千里崎嶇同歷，縱老病侵尋，何忍掉頭歸佛國？
顧我執巾盥櫛，教女訓子，數十年苦難備嘗，任青春逝去，原期携手度桑榆。

子輓父聯

抗日能戰，臨池能書，處窮能固，心堅不懈，朋友咸欽公才德。待人以誠，任事以敬，報國以忠，身教長垂，兒孫永奉父典型。

附記：此聯由伍偉強君囑托代撰，自謂對陸老品德才能表彰貼切，無過與不及之譽。雖以輓聯著於清代之梁舟山侍講，未遑多讓，而竟爲主者所棄！

輓陸湘田（代治喪委員會撰）

古稀今不稀，心懸七三成死結！

禮佛終悟佛，業盡八二出生天！

附記：今（乙丑）年初二，省人事處以故處長余學海墓碑請陸老書，事後未與陸老紅包厭勝。乙丑年適爲陸老花甲回頭十三週年。陸老屢爲余言：心中常覺懸懸，深恐難度此關。余輒以十三之數不祥乃洋迷信，不足慮也。以慰之，不料竟於八月二日逝世！

輓前股長陸湘田（代唐世秋股長及檔案室全體同仁撰）

誼屬寅僚幾廿載。

書傳趙王足千秋。

與伍偉強君同輓陸湘田丈

南投始訂交，數番聚首，忽異人天，緣何慳也！
北面猶私淑，兩載臨池，承宣法式，德亦厚哉！

輓夫席雲程（代張志超女士撰）

投筆在倭奴犯境猖狂之初，辭父母，別親朋，關山轉戰，海嶠臥薪。顧此日還須奮發圖強，收京復國，好重整家園，君何竟逝！
結縉於共黨稱兵叛亂以後，出京津，奔淞滬，寶島棲遲，天堂飲恨，願來生莫再流離失所，受苦耽驚，但課耕隴畝，我與相期！

詩鐘題：漢、唐。限七唱

三章約法開劉漢

千古論詩重李唐

權盧劫餘文存作者簡介

本書作者賴強君，行四，字之權。抗日時君以羿能射日，曾一度取字羿公。世居廣東羅定縣縣西四十里之萬車鄉。其九世祖自倒流車村初遷六家村，再遷萬車街，三遷平雲鄉雲致垌。因取孟母三遷之義，顏其所居曰賴三宅。昔年於羅境間賴三宅，鮮有不知者。

賴君三歲喪父，胞弟之璨，遺腹子也，生八閱月而母亦棄養。君幼年體弱多病，備受祖母叔伯之愛憐，而竟不爲溺愛所誤，稍長卽自知敦品力學，克苦耐勞誠非恒人之所能！君叔伯兄弟姐妹十二人，均依之字派，設培之館於縣城以利求學，由其姑母蘭馨，姑丈陳芳亭管理指導焉。君胞弟之璨記憶力特強，過目成誦。而君則自幼健忘，課文雖短，日夜朗讀千百遍猶不能記其半，其姑丈姑母並呼之爲蠢四。蠢之爲言，愚也。君遂亦自以爲至愚，而益勤奮；其個性之強項，於此可見矣。

君九齡負笈省垣，入廣州河南南武中學附小就讀，並寄宿焉。四年級國文老師何百希以君文劣，囑購說岳精忠演義閱之。嗣是君沉迷於小說中，夜非十二時以後不眠，晨起不踰五時，遂成習慣。初中二年級，舉凡章回小說，筆記小說，木魚唱本，以及袁子才之尙友錄，林琴南之翻譯小說，無不搜閱迨遍。獨不善新文藝小說，以其洋化之習氣過濃，灰色之心理尤烈。且復言僞而孝理，詞贅而適情也。君於舊小說中，獨深喜聊齋，今猶以之爲唯一消遣品。故君所爲文，頗得聊齋之妙，而雄健剛直之氣則遠過之。蓋君早受岳忠武之影響，正氣

浩然，不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爲戒，而親冒鋒鏑，抗倭蕩寇，殊非鬱鬱牖下，自甘隱淪者之可比擬也。

初君自高中畢業，兩考中山大學不售，喟然歎曰：苟有吾弟記憶力三分之一，當不至一再綴羽也！時適抗日軍興，乃與予同入軍校十六期，君自謂從此棄文習武矣。詎知奸匪竊據大陸，政府播遷台灣，君以無職軍官退休，再作憑婦，世事之不可逆知，真冥冥中有命存乎！君本其上下同欲，齊一軍心之戰理，思所以一人心而一國家之道，其唯發揚至聖先師之學術思想始。

憶君自小學五年級始受三民主義而喜之，其後凡有研究三民主義理論之書，無不加以研究。現代三民主義權威崔載陽先生因亦以其曾獲三民主義學術獎之兩鉅著贈君。君嘗謂其學發軔於三民主義，充廣於史傳，溯源於孔子，是君之學問，實自修力學所致，無所師承。故有所著述，必其獨到之心得，如所著大學新論，即以其獨到之新見解推翻朱王全部舊說，王雲五先生昔曾函君許爲「中多創見」，非虛譽也。

君浮沈人海，歷盡滄桑。學以事驗，心與物證，而體認益豐，學問益進，析理益明，文章之氣勢益盛。蓋唯能屈者唯能伸，屈愈甚而伸力愈強，斯文章之所以窮而後工乎！然君所重者匡時濟世之道，文章其餘事耳。故三十年來所作不多，所存尤少。此集之輯印，於君爲鴻爪留痕爾。予與君爲同鄉同學，更爲姑表之親，熟知其家世學行，故述其涯略，以飭同好。民國七十年辛酉仲夏周慶聰謹撰於高雄市立左營高級中學。

權廬劫餘文存區序

太史公有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蓋二者或有逞能而昧義，背道以求功，致爲世所譏焉。粵西三羅賴強先生，早歲勤研國學，博覽群書，秉孔孟之至仁，涵各家之精粹，執其中而不偏，務專純能不遺，固儒而達者也！洎乎倭寇湮凌，生靈塗炭，因凜於大義，毅然投筆，專攻軍事於陸軍官校，由於學養素豐，故鈴鑄併富；是以疆場啣命，恒睹執銳以摧堅，運籌帷幄，復能決勝於指顧；而其爲人重言諾，守信義，排難濟急，隱然有俠者之風。嗣逢世變，千里投荒，劍埋鄆城，身棲市廛，雖遇白眼之頻加，未嘗毗裂，時或盤殮之不繼，益礪清操；此象儒而俠者，備邀謙和之美譽，無致世俗之譏評。唯其行止誠篤，胸無留滯，故發而爲文辭，無不義理明晰蔚然可觀。其詩，韻致溫厚，聲緣情切；其詞，隨思委心，意境懸邃；其書札、祝詞、祭文之屬，尤見真情流露，摒絕矯飾；至有所論述，更能闡精抉要，奮揚忠義，燭辨奸邪，獨具卓見。綜觀存文廿一篇，計：賦、啓、祝詞、祭文、行述各一，書札四，自序五，讀後感（含申論）七，都凡三萬五千餘言，雖著者謙爲各年期疎蕪之作，然究自承：「一言一詞，皆出自肺腑。一，則果非兼孕儒與俠之胸懷，曷克臻此？至於行文之流暢，結構之嚴緊，可供一般學子課外自修之參考，乃餘事已。作者與余爲軍校同學，承情鄱陽江學長乘風徵序於余，並傳語：「斯『權廬劫餘文存』之付梓，意在就教於諸先進，及企請各學長競爲立言。」。謹維我校十六期九總隊同學存者百餘人，

均忠貞慷慨之士，文武兼資之材，其各本夙蘊，多爲抒發，以副賴學長之厚期，且亦吾儕之光寵也。
中華民國建國七十年六月吉日嶺南區厚機敬序於臺灣兩港

權廬劫餘文存自序

予非有意爲文也，或有不能已於言而偶爲之耳。蓋予幼失怙恃，長更飄零，仗劍衛民，避秦蹈海，市塵負販，闡省操觚，所歷既多，所養愈厚，浩然之氣，鬱乎胸中，偶有觸發，則勃然而動，奮然而興，沛然而瀉，心舒意暢而後已。是故一言一語，皆出肺腑。至於文字之是否雅馴，辭氣之是否敦厚，章法之是否嚴謹，初非所計也。今者河山破碎，版圖待復。鄉關阻隔，逾三十載。家散人亡，抱恨何極！流水不迴，日月言邁，劫後餘生，年華老去！每閱舊作，則前塵影事，紛現腦際，不禁潛興敝帚自珍之思。因搜蠹匱，得全稿二十篇，殘稿一段。散失實多，無可選擇，並付梓印，藉留鴻爪。況昔日故國陸沉之際，倉皇違難之人，其與予有同感者，自必不少。倘遇嗜痂同好，得結一段文字因緣，不亦「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乎？時中華民國七十年五月十日，適我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十六期九總隊畢業四十一週年紀念，瀟西賴強自序於台北市旅舍。

權廬劫餘文存

秋

這是日寇入侵東三省以後，高中一的作文課題。當時國文老師浙江金德伊先生問我：「賸枯枝以剪暮句中的剪字，是何出處」？我說：「沒有出處。只是我想像一林枯枝在秋風中，不規則地交互搖動的情形，惟有這個剪字最能表現出來而已」。

嵐晴楚甸，春滿秦關。白麗貞松，根深崖底。青牛文梓，葉薄天空。詎白帝挾秋聲而俱來，青君邀春氣而並去。遂乃龍門桐死，響呈蔡邕之琴！金谷樹凋，情傷庾信之賦！若夫雲晴日暝，粲三徑而金英滿眼。月明霜潔，映平湖而銀氣滌心。影入酒兮三人，天與水兮一色。則望而神往，樂乃忘形者矣。若乃浮雲蔽月，螢火呈光。葉落丹楓，賸枯枝以剪暮。鴉啼衰柳，只殘絮之沾泥。金風晨吹，撼壯志之衣冷。玉露宵降，憐佳人之衿寒。則又不勝秋氣之酷矣！況復闌牆未已，倭患漸深，能不草堂寄慨，托秋興以吟詩；永叔緣情，因秋聲而作賦？乃操長竹，爰爲短歌。歌曰：秋容慘淡，秋心蕭索，秋情淒清，秋聲肅殺。乃秋風之乍起，遂秋葉之遽落！固一氣之餘烈，實四時之陰作。人爲物靈兮應自覺！秋氣見侵兮知衣薄。何倭奴之入寇兮尚戀商女之樂！

鐵騎塵影詩稿自序

陸紹椿先生慕韓吟稿序

閩東陸紹椿先生，丰標俊逸，器識開明。霽月光風之懷，蒼松玉壺之節。簿書旁午，不忘黃卷之勤披。花月良宵，猶對青燈而朗誦。用能起波瀾於筆下，塞塊壘於胸中。況復生際時艱，身羈海外，日月言邁，春秋秩更。念桑梓於夢魂，恨深似海，睹關河之風雨，悲來填膺。每有拈韻分箋，題詞紀勝，托言寓意，感事哀時，無不詞達意幽，言近旨遠。蓋先生傳機雲之家學，取元白之新聲，加以思致清深，才華茂密。濡毫揮翰，善狀萬物之容。對酒當歌，夙備三唐之法。賦望雲之句，則心切慕韓。抱運甓之心，而情殷結網。誠所謂亂世之有心人歟！余與先生相識於台省秘書之席，相交於君子文字之間。一字推敲，常相砥礪。八叉賦咏，豈論後先。一自先生掛冠遂初，從吾所好。而余猶戀棧如昨，形役爲勞。固苦樂之心互殊，而唱酬之侶已孤。噉飯顆而念謫仙，對籬菊而思彭澤。不意氣求聲應，念動犀通。適先生出其詩集，囑爲之序。余也半生戎伍，萬里孤蓬。身如寄公，才非倚馬。敢弄班門之斧，題太白之樓乎？無如誼切同寅，豈能藏拙，意慚孱甲，聊獻斯文。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壬戌孟秋序於中興新村權廬。

奉答賴之權先生退休詩後記

吾友賴強先生，字之權，粵中振奇士也。少時以黽勉好學受知於宿儒。值東倭入侵，先生憤國難日亟，毅然棄儒業入中央軍官學校，以第十六期畢業生率士卒躬與抗倭討赤諸役，攻牢保危，累功躋營長。及大盜僭國，先生銜密命留香港，隱名易服以伺敵情涉險難者五閱寒暑，始調集行都台北；逾年，循制退役。先生以坐食非計，會諸友釀資邀與合營建築，苟免飢寒，實非素志，而遭時不偶，耗資殆盡，屈身操力役，此或常人所不甘，先生則曰：「自投身軍旅，故卷日疏，今作息有常，惟手足之勞，別無繁心，願肆餘力以補少日所廢，吾何憾焉。」於是益孜孜於孔孟之學，每以所窺撰論時務，皆人所未發，是汲古而有融於今者也。七年之間，未嘗作晉身謀，亦未嘗以坎壈而出一語之尤，而積蘖盈篋矣，乃重加勘比，付商務印書館刊爲「大學新論」一集。事聞於居停實踐家政專科學校校長今副總統謝公，大異之，急召問，始悉其積學之實與持躬之謹，而默識於心。壬子之歲，謝公膺特簡出主台灣省政，擢爲諮議，獻替之餘，操觚愈勤，一準於吾儒正誼明道之旨。越八年，余爲林前主席志公司筆札，與先生同署，猶孤陋未及前知；其後一年，始因同寅伍君偉強所言而讀先生之書，又託求先生之藁；及相見，縱談忘倦，從知先生四十年來，置身金革名利之場，不以艱危而規避，不以侘傺而缺望，屈伸何其灑脫，形體何其健朗，是夙所挾持者，自有其過人

者在；而嚮之所聞謝公能得士尚賢以宣猷袞職，胥由於衡鑒之無私，益於先生得所徵矣。比余去歲移職研究院，過往雖疏，而音問不隔。茲者先生以限齡告退，賦詩見示，悵觸所繫，即爲依韻奉答，並綴文補記如此，俾有以見吾退休同寅中，雖處閒逸之地，而德慧術智足可匡時淑世者，猶有人焉。慨乎眉山蘇氏評隘人物，每歎才難；以徵先生之數美兼備，固非易得之才，既得之矣，而又見擯於現制，是才也未必難得；所以養才以全其用也，迭見諸淳淳之論，而猶滯於久慮之未決耳。掌吏治者，幸鑒而圖之。中華民國七十一年十月汪芳淦撰於台北行都之中央研究院。

匹夫報國，貴乎立功。知己酬恩，在於承志。豈能因失意而失却雄心，由消極而消沉壯志？原夫我輩鍾情之始，惟愛紅顏。狂生落魄之初，誰加青眼？則有洛川妃子，月垣嫦娥。詩憐李郢之才，夫愛子南之勇。春江月上，吳楚來一線之牽。秋水星稀，女牛證百年之約。方期永好，髮白顏紅。遽因譚言，煙銷玉斂。嗟嗟！花豈能續，愁惹秋風！香如可尋，跡窮仙島。事雖異於萍合，情猶甚於涸湯。春蠶絲牽，縲三盆而不盡。夜臺路隔，恨畢生而無窮。即使念佛披袈，莫補情天之缺憾。或者擎旗斬將，聊慰厚望於生平。用是萬里從軍，一身許國。精神注於戎馬之事，生命寄於鋒鏑之間。一乘自勵，永存興夏之志。百戰何懼，定揮落日之戈！無論茹苦歷辛，功在必立。披堅執銳，志期有成。從此三宿三思，不作高唐之夢。一歌一詠，皆爲愛國之辭。時中華民國二十九年春，賴強自序於廣西省宜山縣宜屏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四分校臨時校舍。

瀧西路話賴氏家譜自序（劫餘稿殘僅存首段）

夫家譜之作，所以追源於始，勸勉於今，傳信於後，而垂教於永久者也。吾族自榮奇公始遷連灘，傳四世至仕俊公再遷路話，嗣是枝繁派衍，群居泗水之濱，歷三百餘年。其間鄉賢縉紳，雖代不乏人，而家譜之作也鮮矣；吾嘗有意爲之而未暇也。民國三十年冬，予以胃病鄉居……

爲創設平雲墟徵股啓

溯自物物相交，端賴一定之所。洎乎商商集市，更創三墟之期。原我平雲樂善等鄉，乃人民勤儉之區，殺麥繁生之地。春風所及，吹遍古欖連州。道路所通，轉樞泗綸羅鏡。然而侍親款客，則有盤殮市遠之嗟！負販肩挑，則有長安日下之歎！同人等有見及此，爰倡議開圩於雲致垌中，建亭於榕樹頭旁。一亭四向，劃百千萬建舖之區。十日三圩，定一四七爲市之日。庶使游資有所運用，商賈顏開。產品於焉流通，工農色喜。或則瓜賣青門之道，興逸東陵。鏡映紅粉之姿，目迴西子。此誠百業之所利賴，而四民之所欣翹者也。然而茲事體大，非一柱之可支。他日利長，願四鄰之與共。所望弟約其兄，共捐黍稷。兒邁爾父，並解荷囊！義舉是襄，則裘成腋集。宏模共展，亦事在衆擎。但使此時集股投資，當仁不讓！定卜他日持籌分利，舉酒相歡。

陳大齊先生道義與功利讀後

在中央月刊第二卷第十期裡，看到一篇以「道義與功利」爲題的文章，作者是陳大齊先生，陳先生年高德劭，望重士林；他所著孔子學說和論語臆解二書，我都曾拜讀過，深佩他有許多創見。但對他的「道義與功利」一文，所論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他認爲「不適用於純粹科學研究以外的其他事業」的見解，則有商榷的必要，誠然，陳先生寫該文的動機是善意的。在遭受西方不重道義風氣影響的今天，先生憂世心切，深恐國人忘了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道義，特揭出功利與道義，實「如影之隨形」，教人重視正當而且遠大的功利。並把董子的話改成「正其義在於謀其利（遠大的利），明其道在於計其功（遠大的功）。顯示功利與道義合一，以作爲人們「取爲行事準則」；這樣不批逆鱗而欲導人於正，陳先生可謂用心良苦了！但是陳先生沒有想到他自己身爲孔孟學會會長，負有發揚傳統文化之責，任重而道遠，縱使救世有心，也應面對事實，以董子那兩句話的原意爲取捨，是則用之，不是則棄之，不必曲其解以阿世俗，正該彰其理以振頹風。際此復興中華傳統文化聲中，在民族主義第五講：「要恢復固有的道德」的提示之下，不能不提出幾點愚見，以就教於陳先生：

(一)要研究「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是否適用於今天的各種事業，首先要分辨清楚語中的「利」，是指「正其義」者的利。「功」是指「明其道」者的功。絕對不能把他人之利當作「正其

「義」者之利，不能把他人之功當作「明其道」者之功。這點觀念弄清了，才不致誤認對象，誤解董子這兩句話。

(二)陳文說：「董仲舒這兩句話，若照字面解釋，亦即把利字與功字解作涵義廣泛的利與功，而不加以任何限制，則至多只可適用於純粹科學研究。若適用到其他事業上，定會陷入講不通順的困境。但若對於利字與功字賦以特殊的意義，限定其範圍，則可以適用於各種事業而無不通」。

我對陳文這段話完全不敢同意：1. 董語於功利二字原無限制，亦無賦予特殊意義的字眼，後人沒有理由為董子借箸代籌。2. 董子是摒百家而一尊儒道的倡議者，後人稱他為醇儒，而不是純粹科學家，且在當時根本就沒有純粹科學研究的事實。所以董子這兩句話必然是對各種事業而言，絕對不可能在千多年前便為近代才興起的純粹科學研究預先立言。

(三)陳文說：「義可說是應當做的事情。道可說是應該採取的方式。利可說是消除災害。功可說是強大的實效。『正其義不謀其利』等於說：只要認清應當做的事情，但不要謀求災害的消除。『明其道不計其功』等於說：只要辨明應當採取的方式，但不要企圖強大的實效」。

我以為將利字引伸作「消除災害」講，雖未嘗不可，但究竟隔了一層。且在儒家經典的詩書易論孟等書中，都沒有把利字用作消除災害的例子。董子與孟子時代最為接近，我以為利字應依孟子梁惠王章的利字作利益解。

把計字解作企圖，亦有故作曲解之嫌，不如依原義作謀算解，更為通順了。因為這兩句中的「謀」字「計」字，依語意來說，原是同義的，只因修辭不喜重字，故古人習慣用義近的字來加以變換而已。

把功字解作強大實效，是添義作解。其實功字僅是績效之意，至強大抑或微小，應看事實而定。但在董子這句話中，却沒有增加強大兩字來作解釋之必要。

基於上述三個字義的改釋，則「正其義不謀其利」，應該是說：認清是合於義的事情就去做，不須要謀算到這樣做會有什麼樣的利益。「明其道不計其功」，應該是說：辨明是合於道的方法就去做，不要謀算到這樣做會有什麼樣的績效。換言之，就是執正合於義的事情就去做，辨明合於道的途徑就去行，有利益，無利益，有功效，無功效，都不必去計較的意思。這樣居仁由義，縱使是功利與道義如影之隨形，也是實至名歸，「先事後得」，非有所謀計了。這也與論語里仁篇「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的思想相承應，也和今人所說：「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意思相通。所以董子這兩句話，是符合儒家的思想的。

（四）陳文又舉事證說：「台北市每遇颱風暴雨，低地積水成渠，居民損失慘重，市政當局乃一方面疏濬下水道，他方面修建防水堤，以期杜絕水災。這些措施，正是採取應採取的方式，以做應做的事情，自當謂為道義行爲。……居民不復遭受損失，此一結果，又正是消除災害的強大實效，不能謂其不屬於功利」。

我覺得陳文此論是誤認對象。防水堤在籌建之初，市政當局只從為市民解除水患着眼，這是道義所應做的事。但市政當局事先并未考慮建堤後，收取若干受益費；而事實上，至今也未收取分文受益費。可見市政當局之建堤防，純粹是正其義，明其道，并未謀其利，計其功。陳文之所以說「正是消除災害的強大實效，不能謂其不屬於功利」，是把市民之功利，認作市政當局之功利，這是徹底的錯誤。譬如耶氏公司

的梁兄哥一片，僅以四十萬元新台幣之價賣給台灣片商在台發行權，該片商賺了將近十倍利潤，此將近十倍的利潤，乃片商所得，非邵氏公司所得。故不能說是邵氏公司之利。同理，防水堤之利是市民所得，不能說是市政當局之利。

(四)陳文又說：「功利是隨道義不速而至」，「如影隨形」，「故提倡道義而鄙棄功利，其說難於成立，有如不許影之隨形」。

陳文此說，是曲解董子這兩句話。要知「不謀其利」，僅是「不謀」而已，并非教人鄙棄不要那「隨道義不速而至」的利。「不計其功」也僅是「不計」而已，也不是教人鄙棄不要那「隨道義不速而至」的功。孔子教人「先事後得」，沒教人先事不要得。董子是尊孔的醇儒，怎會違反孔子思想而立言呢？

事實上誠然有些時候，功利是隨道義不速而至的，但也有些時候，功利與道義是絕緣的。孔子說：「殺身以成仁」，孟子說：「捨生以取義」。這正是爲此而發。例如：伯夷叔齊之餓死首陽，爲的是義不食周粟。魯仲連之蹈東海，爲的是義不帝秦。這三位先賢道義之行，垂範後世，何曾有功利隨道義不速而至呢？晉董狐父子公孫之史筆，爲道義而招來殺身之禍，又何曾見功利隨道義不速而至？宋之文天祥更是慘絕人寰，他開始傾盡家財，以爲抵抗敵國之入侵。被執後，元人壓迫他投降，始則利誘，不降；再則色誘，又不降；三則以威迫、先殺他的夫人，還是不降；次殺他的子女，更是不降；最後要殺他本人，他寧死不屈；從容就義。爲的是愛國家，愛民族；爲的是萬古綱常的精忠氣節，所以他的絕命詩說：「留取丹心照汗青」！試問如文山先生所遭遇到如此慘絕人寰的情況，高絕千古的道義行爲，是否也是「在謀其利」，「在計其功」呢？又何曾功利隨道義不速而至呢？就算退一萬步作假設，說功利隨道義不速而至，文山

先生全家都被殺絕了，誰來接受與安享這些功利呢？文山先生不是傻瓜，他是宋朝狀元，果真功利會隨道義不速而至，而他「正其義」，「明其道」，實在是「在謀其利」，「在計其功」的，他會不知道保全生命，來安享那隨道義不速而至的功利嗎？但是文山先生的「正其義」「明其道」是不計謀其功利的，所以他不屈不撓，寧「殺身以成仁」了。其實我們國民革命的諸先烈，正是效法文山先生，爲「正其義」，「明其道」。而不惜拋頭顱，洒熱血、前仆後繼，成敗利鈍，在所不計。可見董子所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不但適用於「純粹科學研究」，實放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之至理名言。陳先生爲一代宗師，桃李滿天下，其一言一語之影響後學，至深且巨。願先生於古昔聖賢之言，千萬不可曲其解以阿世俗，更當彰其理以振頹風，是所厚望於先生的。

大學新論自序

(此書於五十九年由商務印書館人文庫出版)

予素以朱熹四書集註，久著盛譽。其於固有文化之提倡，爲功至偉。景仰之餘，每讀其書而未加深思焉。良以朱子一代儒宗，其所爲註釋，自必體認有得，切中義蘊。縱或小有出入，諒亦瑕不掩瑜，無傷大雅者也。

近憶 國父遺著三民主義，曾謂大學一書，乃世界至完備，至有系統之政治哲學；其誠、正、修、齊之道，本屬道德範圍，今宜置於知識範圍以研究，方爲適當。於是復取大學而細閱之，始覺朱子空言心性之存養，無補人道之博濟。既違孔子之道統，實昧大學之真義。因本 國父之指示，精研而慎思之。益信國父一語握要，深得道蘊。其識見之卓越，遠邁前儒。獨惜其平生栖栖於救國救民大業，未暇暢論經義，以正朱子之辟耳！

蓋大學之道，人道也，亦政道也；其重心在親民。取中庸、論語，以及詩、書、易、禮而參證之，自以爲於大學之真義，不無一得；錄而存之，名曰「大學新論」。復取論定之新義以註大學，名曰「大學新註解」附於卷末；均所以示其異於舊也。但願世之碩學時彥，更有以新予之舊！或從而論正中庸、論語、孟子等書之朱註。將固有文化從根救起，以復我民族知識，而益光大之，是所願也。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國慶紀念日賴強序於臺北市。

與吳天任學長書

天任我兄：

接本月十八日來函及庚戌詩稿，深佩大家風範，於蘊藉中見國破夷居不勝沉痛之情，弟當什襲而藏之矣。閒嘗自顧，十年戎馬，起陸無功，徒荒學殖，所爲詩文，有如跛脚叫跳，大聲亂呼之狀，可笑亦復可憐，唯盼兄有以匡之也！

至於拙著大學新論一書，係根據民族主義第六講將誠正修齊放在知識範圍，視大學爲孔門傳述之大學問，人道之大道理。（參看十八頁及卷末所附大學新註解）此與朱子依程氏視大學爲初學入德之門，在觀念上卽已不同。

拙著本中庸「誠之者，人之道也」爲立論基礎。提出三綱八目爲人道之全程。使人而行其全程，（達）固足以兼善天下。卽僅行半程，甚至僅行一二程，（不達）亦足以獨善其身也。（四一、四二、四三、一一一頁）

弟綜觀朱註，實以天道之「誠」爲其立論基礎，視修齊治平爲竟個人明明德之全功，而力主「必有以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拙著根據論語所記孔子對酒、色、財、氣、人生四大欲之言論及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等言，論定欲不應去，但應節。（二八、

二九、三〇、三一頁）又根據書經：「天生民有欲」。孟子：「食色性也」。等言，謂欲乃天命之性所本有，非人力所能去之者也。（三一、三二頁）更根據論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並引抗日史實，以證明即使去欲，固未可以明明德也。（三二、三三頁）實從根本上否定朱子去欲明德之論。而將其全部註釋推翻，固不僅一字一義之差異也。

本書之出版，已爲商務印書館探入「人文庫」，版權合約已於本月廿四日寄到。弟意候 兄之序文寄下，然後簽約。盼

兄能撥冗於短期內擬就爲感，良以相交卅餘年，一切了解，而學問又爲弟素所欽佩，故切盼吾 兄勿辭費神！

專此布覆，敬候

教安

弟賴強頓五十九年四月廿八日

劫餘詩稿自序

余生不辰，備經屯蹇，百感叢集，萬慮交煎！忍腊淚之自乾，聞鷄鳴而奮發。方醒蝴蝶之夢，遽飛鐵騎之塵；既指日以揮戈，更衛民而蕩寇。無如年逢丙午，劫遶紅羊。痛兩戒之河山，魚爛一瞬！避獨夫之緹騎，鳳窺三台。於是張祿飄零，望門何止！王孫落拓，撫劍自羞！悵垂涕之哀安，竟同傷心於異代！念登樓之王粲，徒思聘力於今朝。而況川上夫子，指逝水而興悲！洞中逸民，問人間以何世！時日昃，陵谷猶遷。儘教志切薪臥，其奈壽非石永！臨流顧影，憐短鬢之霜添！辭梗飛蓬，望長安而日遠！

！盈盈一水，誰喚蒼兕？忽忽廿年，夢縈白馬！頭童齒豁，退之之體易衰。削巨痛深，沈郎之腰漸瘦。然而放翁老去，尚誇絕漠以吟詩。開府流離，更哀江南而作賦。余雖不敏，情意猶人。禹甸陸沈，何堪驅旅！雲山路渺，誰與言歸！撫大被而神傷，情急鶴原於鐵幕！抱終天之恨永，篇廢蓼莪於嬰年！風散蘭薰，空思博望！鏡分鸞影，難合樂昌！無不魂與夢牽，心如石碎；流水無極，此情何堪？是故對酒當歌，則聲緣情切。臨風發詠，則詞隨意真。固知蟲吟唧唧，原無驚座之聲。而鳥鳴嚶嚶，類多委心之韻。凶並存之，以留永念。

答馮晟乾教授論格致書

民國六十年三月底

馮晟乾先生「與賴強論格物致知」一文，對拙著「大學新論」有所讚譽，亦有所批評。對讚譽我愧不敢當，對於批評我極表歡迎。因為講學論道，古人所尚，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本人深感馮先生盛情。惟馮先生對拙見尚有誤解之處，茲僅就馮先生所提各點，一一解釋如次：

(一) 大學新論之所以仍依朱子三綱八目之次序，原因之一是本人寫作初心，乃係鑑於朱註之誤解大學，使固有文化淪於黑暗千年，國家積弱，至今不振，因針對朱註而論正之。二是因本人認為大學由內聖至外王是做人的全程，其步驟正如三綱八目的次序也。

(二) 我們知道三民主義已說明大學是講政治哲學的，且古今學者同此見解的亦大有人在。本人在大學新論第一章更詳引書經來證明德字是包含政治（國家行爲）與個人行爲的；是由個人行爲直貫到國家行爲的。其間三綱八目雖層次分明，却是互相關聯。所以我們對大學裡面任何一點，無論作任何解釋，必須能與全篇文意貫通。如不能貫通的，當然不符大學的真義了。

現在我先研究一下「致知」是不是「致良知」？按「大學問」說：「良知者，孟子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也。是非之心，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故謂之良知，是爲天命之性，吾心之本體，自然靈昭明覺者也」。（陽明全集卷廿六頁三）可見「良知」就是「是非之心」，也就是「天命之性」，是

不待慮而知，自然靈昭明覺的。可是大學本文明明說「慮而後能得」，所以把「致良知」解釋「致知」，不能與上文貫通，這就不符大學文義的第一點。

又傳習錄（卷三頁廿五）說：「然知得善，却不依這個良知便去做……則這個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致知要在事實上格；如意在於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又（卷廿六頁三頁四）說：「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今欲別善惡以誠其意，惟致其良知所知焉耳……今於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忽而懸空無實之謂乎？是必實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於格物。……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今焉於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知所知惡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則物無不格。……夫然後意之所發者，始無自欺，而可以謂之誠矣」。綜上所引各言，是以好善惡惡爲誠意，知善知惡爲致知，爲善去惡爲格物。但是人們爲什麼會爲善去惡呢？必是因爲好善惡惡。爲什麼會好善惡惡呢，必是因爲知道善是好的，惡是不好的。譬如孩子知道糖是甜的，才會喜歡糖，喜歡糖才會吃糖。根據這種事理的順序，則應該是知善知惡，然後才會是好善惡惡，才會爲善去惡。基此則成爲：致知而後能誠意，誠意而後能格物；和大學的：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的順序不同。因此致良知不是致知，是淺而易見的事實，這是不符大學文義的第二點。（詳見商務印書館人文庫版「大學新論」）

又綜觀上引有關格物的話，實即朱子去欲之說。對於去欲之說，我在「大學新論」第一章曾詳舉古

史，近事，以及最能誘人的酒色財氣四大欲爲證，闡述欲不應去，不能去，即使真的去欲，亦不一定能明明德；又可見致良知不同於致知，這是不符大學文意的第三點。

又按大學是政治哲學，主要在改善政治，以達成至善的政治。其步驟是從個人行爲改善入手，而團體，而國家天下。所以改善個人行爲，只是大學之道的起點。換言之，格致誠正只是大學之道的一部份，不是全程。若果致知僅以致良知爲滿足，則縱然致良知成功，也只能做到獨善其身而已。如要兼善天下；則必須有精深的知識。我國自漢以後的政治史實，一代不如一代，正因先儒誤解格致，輕視知識，沒有正確認識大學之道。也就是沒有認識大學的倫理，民主的政治思想，和散財經濟思想。到了國父孫中山先生才承襲大學的民主政治和散財經濟思想，而著爲三民主義。所謂散財經濟思想，和美國用以解救其三十年代經濟大恐慌的景氣經濟思想雖不盡相同，却甚爲類似。這種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經濟真理，二千多年來不但沒有一個朝代應用過，也沒有一位自稱或被稱爲儒家的學者加以研究發揚過，真是最痛心的事。由此可見以致良知釋致知，不能貫徹其下文，成了半途而廢，這是不符大學文義的第四點。

又再按單獨一個「知」字的用法，不但在孟子以前沒有作良知義來用的例子，就是孟子本人，及其以後的人，也沒有用作良知的例子。所以王陽明以良知釋「知」字，謂「致知」是致良知，是毫無根據的臆測之言，是根本不足採信的。

(三)孔子雖有論性的話，但僅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正面提出性善主張的是孟子。我們國父則認爲人有人性，亦有獸性。他說：「人類初生（指最初發生的人類）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成長人性」。（見孫文學說）可見人性絕不是純由天賦，而是經過「幾許萬年之進化

「，才「成長人性」的。所以復性就難免連獸性也會一起復過來，又怎能以復性來達到明明德呢？況且大學由始至終，未說及性是事實，添義解經，似無必要。

(四) 大學所引書經「顧是天之明命」，和中庸「天命之謂性」兩句話，其意義完全不同，馮先生不妨取書經與中庸對比研究一下！拙著「大學新論」第一章亦有論及，可以參閱。我們研究學問，最忌斷章取義，或因句中一兩個字相同而牽強附會。

(五) 國父所說「『這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道德範圍，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來講」，馮先生着眼於「要」字，認為是有人為的意思，這是對的。正因為是人為的，所以才不是天賦的。而良知是天賦的，所以致知不是致天賦的良知。馮先生又認為大學中的誠正修齊，原來就是在道德範圍，也是不錯。但我們在今天研究大學，如果仍然把誠正修齊放在道德範圍就不對，所以國父才會說「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識範圍來講」。其次，馮先生又說：「……這是大學中的東西……也要依大學的文意講解才對」，這更是對極了。但最好是依大學原文直解，不要在原文外添義曲解。

此外另有兩點我要順便向馮先生一談的：第一，從論語中可以得到見孔子的「知」，是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而得來的。按陳大齊先生對前者的解釋是「根據事實以揭示原則……意即只說有憑有據的切實話，不說無可徵驗的虛浮話」（見陳先生所著論語臆解一四六頁）。對後者的解釋是「我是喜歡採集古來的歷史事實為資料，努力探索其中所含義理的人」。足見孔子的「知」，是從歷史事實研究得來的。換言之，就是格以往的事物而致的「知」。大學是傳述孔子學術的書，他所說的「知」，當是孔子所說的「知」。他所致的「知」，也就是孔子所致的「知」。孔子致知的方法，既是

從格以往事物致得知，則他必然本其自己的經驗，教人格以往的事物，以求致知。正如王陽明自己格竹子格不出道理來，便認爲天下之物，本無可格之理，其格物之功，只在身上做。因此他教人致知的方法，就是本格竹子的經驗，教人只在身上做功夫，同是一樣的情形。所以「致良知」只是王陽明「只在身上做」所致的知，不是大學依照孔子方法，格以往事物所致的「知」。第二，人性是善是惡？在論語中孔子沒有揭出性善的話，當然是未知性之是善是惡了。但是根據「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兩句話，可以推想孔子雖未確認人性究竟是善或是惡，但已確認人性是可善可惡，是可以用修習方法來改變的，不是全賴天賦的。所以主張復性的，不能說是符合孔子對人性可以改變的想法。國父對人性的認識，和孔子一樣，也是認爲是可以改變的，但更進一步認爲人性是向善的這方面改進。他認爲人類經過幾許萬年的進化，才脫離與禽獸無異之性，而成長爲人性（見上文所引錄）。亦就是確認人性不是純由天賦得來，而是由於改進得來的。人性既是由改進得來，則我們只要益加改進，以求至善就可以了，何事於「復」呢？難道經幾許萬年的進化而成長的人性不好，必須恢復與禽獸無異的性才是好嗎？因此，我覺得復性不但不足以修身，適足以敗身啊！孔子被尊爲聖人，他修身的程度，據他自己說已修到「從心所欲，不逾矩」了。他怎樣修來的呢？他自己說是「余十有五而志於學」修來的。我們惟有學習才求得進化，不斷的學習，才能夠不斷的進化，人性才會不斷的改進，以達於至善。

不知馮先生還有什麼意見，敬請多多賜教！

附記：馮教授那篇文章，曾發表於民國六十年三月十五日中華日報副刊文教與出版欄內。

「台灣社會力的分析」讀後與作者張紹文等

四君論家庭倫理問題

張紹文、張景涵、許仁真、包青天等四君（以下簡稱四君）所合撰「臺灣社會力的分析」一文，洋洋數萬言，婉約含蓄，深具我國傳統文風，惟其見解則有不少地方新得使人難以想像。假使吾人匆促地粗看一過，是很容易於不覺間接受這種似是而非的見解所蠱惑的。但如細加研究，便會覺得它一無是處。窺一斑便知全豹，爲節省時間、筆墨起見，僅就第三節「知識青年」的起段中，有關家庭倫理的話，摘錄一段於後，加以討論：

「這一代的知識青年，多數都在現代式的小家庭中長大。平等的父母，以及相當平等的父子關係，自小留給他們關於人際關係的暗示，是絕然不同於倫理階層嚴謹的舊式大家庭的。只有家教嚴格的舊式大家庭，才易於培養出服從於權威的第二代。現代式小家庭所培養的弟子，是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感的；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爲純真無拘束的個性，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見60年大學雜誌八月號14頁）

這段話所談論的兩種家庭形式，及其所教養出來的子弟，在張紹文等四君心目中是重視現代式小家庭培養的弟子。認爲他們從平等的父母和相當平等的父子關係暗示之下，養成他們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感，所以能夠保存較上一代更爲純真無拘束的個性，強烈地傾向於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而輕視倫

理嚴謹的舊式大家庭所培養出來的弟子。認爲他們在嚴格的家教下，容易養成只知服從於權威偶像的習性。顯見四君對兩種家庭的大小問題是不太着重的，其重點在有無家庭倫理教育上。因此本文僅就其有關家庭倫理的話向四君商榷：

(一) 倫理階層

按一家之中的人際關係，列於倫理中的有夫妻、兄弟、父子三倫。根據吾國創立人道學說，提倡倫理的至聖先師所說：「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有義……」數言看來找不出家庭倫理有什麼不平等階層。而事實上夫婦和兄弟兩倫的人際關係是橫的，是沒有階級可言的。只有父子的人際關係是縱的，從其自然狀態言，可稱爲：生我階層，我生階層，從其生活關係言，可稱爲：教養階層，被教養階層。從其出生先後言，可稱爲：先一代階層，後一代階層。但這種種階層的劃分，都是毫無意義的，徒然製造階級觀念，便利奸匪階級鬥爭思想灌輸而已。況且我們中華民國是法治國家，是本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立法的。所以「倫理」與「階層」結合在一起來使用，不但令人費解，而且易使青年人發生錯覺，誤以爲我們的倫理是有階級性的，我們的國法是男女不平等的；這影響就太嚴重了。我希望四君於執筆做文章時，切莫只圖快一時之私意，要多爲國家社會福利想一想！

(二) 服從權威

「權威」一詞，在各工具書中，僅見於辭海一書。辭海用「權威說」三字來譯外國的一種倫理學名詞。並解釋說：「即他律主義之倫理觀。謂神、國家、社會、習慣等外部原因，有無限之道德權威強制個人遵從也」。所以四君說：「只有家教嚴格的舊式大家庭，才易於培養出服從權威的第二代」，便

有輕視嚴守倫理道德的青年的心理，這是不對的。因為這種他律主義的倫理觀是外國人的觀念，在中國人看來，是與事實不符的。自從 國父講述三民主義之後，凡我中國人都知道社會之所以進化，完全因為人類需要求生存。求生存的方法，第一就是互助合作。人類的體力及四肢口齒都比不上猛獸強大凶猛，却能戰勝猛獸，渡過弱肉強食的洪荒時期而生存下來，就是靠互助合作。互助合作的開始，依理推想，必由有自然生理關係的夫妻、父子、兄弟三者其中之一開始，（見拙著大學新論）也正因為人類為求生存，需要互助合作，才進化成為共同生活的家庭。有了家庭之後，人類還是要求繼續生存下去，便需要全家團結一致，合作無間。倫理就是家人團結一致的強力粘劑。亦就是人際關係的真理；不但是以往的真理是現代的真理，也是以後的真理。只要吾人須要生存，便不能一日無倫理。法國一位學者說：「中國以外的一切民族，都是發生、生長、而且滅亡。但僅有中國，幾乎是絕對不動搖的。好像是站在榮枯運命之外，然則中國是從何處得來此種不滅不斷的生存力呢？這是從運轉此龐大集團，而成爲一切機關之唯一樞軸的一個原理產生出來的。這就是從他的最初立法者，爲此國之存在，及社會幸福的憑藉，作成了最鞏固的基礎而製定公佈的孝道」。（見徐復觀文集）

可見我們的倫理，縱然「嚴謹」，也不是爲了「培養出服從於權威的第二代」，「想勉強他們繼承上一代的感情和價值」，而是爲了國家民族的生存需要。國父曾在民族主義裏指導國人要把忠孝講究到極點。今 總統曾指出三民主義的本質爲「倫理、民主、科學」。三民主義既是救國主義，則倫理當是救國的一種大力量。所以我們的倫理，絕非他律主義的「服從權威」，而是自律性的自我需要。

四君服從權威之言，可能是因爲不明中外倫理的差異，而出於無心之失錯。但在此國家存亡，民族生死關頭，如果因此而引起青年們發生錯覺，誤以我國的家庭倫理教育，真是想培養他們「服從權威」，因而生出鄙視或反對情緒，那就不僅是破壞「倫理嚴謹的舊式大家庭」而已，甚或有可能影響到國家民族的生存；這後果實在太可怕了！

(三) 目無權威偶像，心無恐懼感

「偶像」二字，原是用金屬、木類或泥土、雕塑成神佛或人的樣子就叫做偶像，如天神后土，如來佛祖，關聖帝君的偶像，都是作爲人們崇拜的對象。譬如這偶像是代表關帝的，我們崇拜他，亦就是等於崇拜關帝。我們目無關帝偶像，亦就是等於目中沒有關帝。所以「目無權威偶像」，亦就等於目無權威。而「權威」二字；既如前述是倫理道德的權威，則「目無權威偶像」的意義，自是目中沒有倫理道德。試想一個目中沒有倫理道德的人，第一、在未結婚前怎麼和父母一起生活？第二、結婚後怎麼和自己的太太相處？第三、生子女後還會撫養教育子女麼？豈不變成奸匪所提倡的杯水主義和殺父母母的衣冠禽獸嗎？無怪四君說他們「心無恐懼感」了；禽獸有什麼恐懼呢？

(四) 他們保存了較上一代更爲純真無拘束的個性

這裡的「他們」二字，是四君用來指稱他所謂「現代式小家庭所培養出來，目無倫理道德的弟子」。亦就是本文第三點所說的衣冠禽獸。四君說他們無拘束是對的，不知廉恥的禽獸還會有什麼拘束呢？但稱讚他們較上一代更爲純真，這我就不知四君根據什麼了。按「純」字是指品格，言其純正。眞字是指感情，言其眞摯。凡是放蕩不受拘束，必然具有唯我獨尊的心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故

其所爲必是自私自利的，又怎樣有純正的品格呢？我們只要丟一塊骨頭在母子兩狗之間。牠們必然會你咬我一口，我咬你一口的爭奪那塊骨頭，這就是自私自利的形象，這樣形象的人，會有感情嗎？還說什麼真摯不真摯？

因這種個性已促使他們強烈地追求現代化與合理化

他們目無倫理道德，無所拘束，自私自利的個性，確實促使他們認爲平等的父母（夫婦）相當平等的父子，倫理不嚴謹，家教不嚴格的現代式小家庭，仍然覺得夠不上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而強烈地傾向於追求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了。可惜四君沒有把他們理想中的現代化描寫出來，使我這個舊式家庭長大的人知道它是怎樣的一個現代法，至感遺憾了。

至於所謂「合理化」，我想也只是合於他自己的理而已，絕不會是追求大眾所公認的理；這是自私者必然的通性。

總之一個家庭的組成，無論是太古時代，現在時代或是將來時代，都是爲人類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而最小的家庭，大多都具備夫妻、兄弟、父子三倫的。嘗聞曾留學歐美的前輩說：「許多人都稱讚英國人組織最好，只要有三個人在一起，便有組織。」所以一個家庭有組織，並不是壞事；而倫理就是家庭最合理的組織法，不知四君所說的現代化與合理化，究竟現代到什麼程度，是否比我們中國式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有義的家庭倫理更爲合理化？如果是真的，我相信不止我個人希望，全國人都會希望四君能具體的說出來。據我所知，現代世界上的家庭組織有三種，却以中國式爲最合理化。我現在具體的簡論於後：

1是倫理嚴謹的中國式。2是倫理不夠嚴謹的西方式。3是沒有倫理的好匪式。好匪是實行人民公社制，提倡杯水主義的，老百姓連家庭的形式都沒有，更不必說倫理了。西方式的家庭，父母只有養育子女的責任，教育則完全交給學校，而子女却可以不負娛親養親之責。夫妻之間，無義可言，隨時可藉故離婚。所以西式的家庭倫理是不夠嚴謹，至於家庭經濟，則夫的收入是夫的，妻的收入是妻的，毫無大公的懷抱。惟有倫理嚴謹的中國式家庭，無論大小都是家人一體的，父母有責任教養子女，愛護子女，子女有責任養親、娛親，這就是中國倫理的父慈子孝。丈夫有責任愛護太太尊重太太，太太也有責任愛護丈夫尊敬丈夫，各依其能力，守其本分，盡其責任，相敬如賓，這就是夫婦有義。其次，基於家人一體的觀念，所以家庭經濟也是一體的。父母的收入是家庭的。子女未另立門戶之前的收入也是家庭的。而統理家庭經濟的。就是主持家政的母親，因為中國有這種大公無私的倫理思想，家庭為公，所以才會產生大同世界天下為公的超現代政治構想，這種構想，現代各國還未能切實做到。本來我們中國有一條也是根據倫理思想開闢出來的大道，可以走到大同世界的，那就是儒家政治哲學的「大學之道」，和發揚光大儒家政治哲學思想的三民主義。只因古代專制者的強力阻撓，和現代無識文人的盲目反對，所以迄今還在艱苦奮鬥中。可見無識文人之妨礙國家進步損害社會福利，實與專制者具有同等罪孽。所以我借君弢先生說：「今日之事，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不應決定於小我之好惡；而真正要考慮到對國家民族的影響與責任」的幾句話，敬贈四君，並願與四君共勉。

與金恒煒君論退役軍人轉任教職及中國五倫

我在偶然的機會看到大學雜誌七月號中所載金恒煒君「與張仁青君談高中國文教學改良之道」一文，其中金君反對退役軍人轉任教職及中國倫理，使我深感驚異。我雖不是高中教師，但我是中國的退役軍人，不願接受金君的誣蔑。謹提出我的意見以就教於金君。

(一)張仁青君主張引用有國學根柢的退役軍人充任高中國文教師，金君則謂「萬萬不可，因為太危險了」。金君所持的理由有二：

1 「……只會把學生當成軍人看待。軍人講究的是絕對服從，而師生間却可以互相問難」。「我們寧舍棄十個真正有國學根基，且有資格爲人師的退役軍人……而不願有一個有學而無（教學之）術的退役軍人從事教職」。（予按金君此言是一筆抹煞軍人教學之術）。

2 「……『知識爆發的時代』，專攻中文者亦必須有其它各方面的知識，……而自修中文者，就不見得都涉獵過」。

據本人所聞今日的知識爆發（張建邦先生競選時演講），是外國的知識爆發，不是我國的知識爆發，尤其不是我國現任的高中國文教師的知識爆發。金君於此引用「知識爆發」，得毋招拾人牙慧，徵引錯誤之譏乎？

金君所謂「其它各方面的知識」，相信必然是包括軍人方面的，所以才會認為軍人不宜從事教職。其實軍人只要求對命令絕對服從，正如訓導人員要求學生守校規，不守校規便要受處分一樣。因此我就金君文中對軍人指摘各語看來，敢斷定金君對軍校及軍中的六個步驟的教育方法一無所知。今以金君所說「班出身」爲軍用語爲證，便見他對軍語一書未涉獵過。

金君既對軍校及軍中的軍官教學之術一無所知，亦有「未涉獵過」的知識，而竟斷然說「寧舍棄十個真正有國學根基且有資格爲人師的退役軍人……而不願有一個有學而無（教學之）術（這只是金君認為無教學之術）的退役軍人從事教職」。請問金君究何憾於軍人，而恨之深，拒之絕呢？我曾聞古有酷吏謂「寧錯殺十人，不願誤縱一賊」。金君豈酷吏之類？何其語氣之相似呢？況且因咽廢食，古今中外人士所不取，金君何竟慮不及此呢？

(二)張君所說「乃寄望於高中國文老師者」，以爲「我國自古以來，教師即與天地君親並列。其地位的崇高，從而可見。……一個標準的國文老師……必須具有『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一不曉』」等語。以予研究張君此節語意，無非指出教師的地位崇高，以惕勵做教師的人知所努力充實自己的知識，實無什麼權威或其他含義。而且張君也和金君一樣，主張做高中國文老師的，除主科知識外，亦須有其他方面知識。只是張君要求能博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則未免失之過苛而已。

但金君對於此節的按語說：「中國自古以來即籠罩在權威之下，所謂天也、地也、君也、親也、師也、皆是權威之代表；而五倫關係大約除朋友外完全都建立在權威之上。此或許是專利（可能是制字之誤）政體下必然的結果」。我覺得金君既然將師倫和君臣、父子、夫婦三倫也視作權威的代表，

認爲是專利（制？）政體的結果。當然是想將它和專利（制？）政體一齊打倒了。這些話第一就和張君所說的話有些牛頭不對馬嘴。好像金君只在發表自己的意見似的。

我請問金君：1我這個退役軍人都看得懂張君的語氣，豈高呼知識爆發，有學有術的金君反會看不懂嗎？若然看得懂，又爲什麼舍應該面對的論題——一個標準的高中國文老師是否必須博通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而顧左右而言他呢？且更超出自己文章的題目之外，說「五倫關係大約除朋友外，完全都建立在權威之上，此或許是專利（制？）政體下必然的結果」。這是什麼話？難道金君亦有憾於親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嗎？爲什麼說出這樣憤世疾俗的話來呢？

近年各書局出版而爲中學生所必讀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所載孔子解釋五倫的話說：「君敬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夫婦有義、朋友有信」。以及發揚孔子學術的孟子更提出民貴君輕之說。我從孔孟兩位人道大師的言論看，實在找不出那一倫是權威的代表，那一倫是建立在權威上。我們廣東人有句流行很久的俗話說：「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粵人稱妻爲老婆）可見古今人的父子夫妻之間，不但沒有權威，而且大有盡其在我的責任感。我們 國父在民族主義演講，也極讚傳統的倫常組織，認爲國民對國家的關係，歐美不如中國，並指導國人要把忠孝講究到極點。難道 國父也是主張專利（制？）政體的人嗎？今 總統蔣公會將三民主義的精神，歸結爲倫理，民主、科學，可見三民主義絕非專利（制？）政體主義了。金君豈對自己祖國的傳統文化，做一個中國國民的起碼常識都未涉獵過，一無所知，一無所識乎？孔子說的好，「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金君既然自身對祖國的傳統文化，做一個中國國民的起碼常識都一無所知，一無所識，何必侈言知識爆

發？又何必要求專攻中文「班出身」的國文老師亦必須有其他方面知識？更何必妄斥自修中文的軍人對其他方面知識「就不見得涉獵過」？

讀「總統六十一年國慶告全國軍民同胞書」心得

總統在六十一年國慶告全國軍民同胞書中，本其六十年革命救國的經驗，揭示革命成功衝破重重困境之道，在於篤信力行三民主義，獨立奮鬥，處變不驚，堅忍圖成。要求全國軍民同胞，不可因目前一時橫逆之來，而氣浮心動。必須莊敬自強，團結一致，堅持光復大陸是我們奮鬥的首一目標。這真是切中時弊的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之言。

該書首先指出六十年來的革命歷程，就是一部「與外寇相對抗，與民賊相搏鬥」的歷史。然後簡括地依次將各段革命歷程，分別闡述，其顯示給我們的意義有四：

第一：我們明白了這六十年的革命歷程，便自然明瞭我們目前的反攻復國，戡亂靖難的行動準備，正是繼承北伐統一，抵禦外寇的歷次革命行動而來的，最重要的一個革命行動。因此我們必須肩負起此一正統革命歷史的使命，以完成三民主義「內求統一，外求和平」大行動。今天國際無識人士受奸匪矇騙，誤信奸匪不是戰爭販子，而只是民族主義份子。於是國內外的投機文丑，群起叫囂什麼統一，什麼回歸，其實都只是妖言惑眾。要講統一，必須在正統的中國革命歷史使命之下統一。要講回歸，必須向負起歷史使命的中華民國政府回歸；這樣才不愧其為中國人。

第二：由於這六十年來革命史實的啓示，使我們認清歷次革命行動之所以能夠完成的原因，在於我

們篤信三民主義，力行踐履，表現民族性的堅忍強韌，絕不以一時的橫逆，而氣浮心動。反而面對事實，處變不驚，激發忠勇氣節，團結一致。但是奸匪目前不擇手段的誘脅一小撮文丑，製造妖言：或說「單純的民族主義是否已陷入了一種困境」？或說「要對中國文化和社會作一認同」。或說「在文藝上否認民族主義的存在」（見大學新聞第三八三期）。凡此都是奸匪所利用以破壞我們軍民學生對三民主義的信仰，瓦解我們的團結，似是而非的妖言。其實自古及今，任何一國的文藝，都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已是衆所週知的事實。說這話的人，徒見其埋沒良知，沒有民族國家觀念而已。至於在民族主義之上，加上單純二字，那是無理取鬧。我們知道一部三民主義，是由民族、民權、民生三主義構成，是血肉相連的；猶人身的四肢百骸一樣，雖各有其功能，却是不可分離的整體，沒有單純不單純可言的。至於說「我們要對中國文化和社會作一認同」，更是莫明其妙。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中，還要認什麼同呢？我真懷疑說這話的不是出自中國人之口。

第三：根據這六十年革命歷程的經驗，在此世變頻仍中的今天，我們必須信賴國家的立場「慎謀能斷」，表現國民的精神「莊敬自強」，團結世界自由正義的力量，加強「自謀」「自備」的意志和行動，堅持光復大陸是我們奮鬥的首一目標，以達成我們所負的革命歷史使命。譬如目前的外交策略與技術，便有不少愛國的知識份子，認為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提出善意的批評。其實政府所採取的立場，是具有很高正確性，堪稱「慎謀能斷」的。只是為防諜起見，不便將政策公開而已；所以我們必須信賴他。我們只要求自己能在这世變混亂中，堂堂正正地做人，切切實實地做事，既莊且敬，大家自強不息，不要存着依靠任何國家的心理，獨立奮鬥，反攻復國！

第四：自從去年（六十一年）日本田中政府和奸匪搞不正常的外交關係，從表面看起來，我們似乎被「孤立」了。但事實上當年北伐和抗戰時的孤立艱苦，更千百倍於今日。所以田中之與匪偽勾搭，那只是日本自己開門揖盜而已。我們擁有地緣的戰略地位，和政治的心理地位，我們是不會孤立的。況且我們承接的是中華文化的道統，提供的是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擔當的是慎固安重的反共堤防，我們但不會孤立，我們已得到海內外的同胞萬眾歸心，而且必然是自助、人助、天助，但是目前有些人可能沒有認識自己祖先的傳統文化，是經過五千年物競天擇的淘汰所保留下來，是世界上唯一歷萬劫而不磨的高尚文化，所以盲目地說「文化有物競天擇的定理」，主張「我們不必抱殘守缺」。（大學新聞三八三期）我真不知他讀的是什麼書？我誠意地想請他將國慶文告仔仔細細研讀幾遍。

我在精研國慶文告之後，因有得於心，對 總統的公忠謀國，計慮深遠，愈益崇敬。對國家的立場「慎謀能斷」愈益信賴。對反攻復國，戡亂靖難，必勝必成的信念，愈益堅定。因此，我對目前國際在濃厚的姑息氣氛籠罩下，即使外交關係再惡化，我也會毫無驚懼，繼續堂堂正正地做人，切切實實地做事，自強不息，為光復大陸這首一目標而盡其個人力量，堅苦奮鬥，務求完成三民主義「內求統一，外求和平」的大行動。

世伯盧公鑄魂先生行述

盧公鑄魂先生，乃吾邑商界鉅擘。生於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少時曾與先父仲藩公同學於縣城北關廟，並爲宿儒陳墨樵老師高足。稍長復與先父遊學省垣。數年學成，時已鼎革，軍閥弄權，先生厭之，遂隱於商。然先生學識豐贍，臆則屢中，不十年營業冠儕輩。民十三年，爲同業選任羅定縣總商會會長。

十四年春，匪目李芳春受俄諜鮑羅庭收買，嗾使回羅定成立農會。李匪乃因其情婦陳瓊英、泗英姊妹引來豬朋狗友鄔光漢、張緝卿（今在港九），張志熙、張日照、黃綺文、賴金章六人，畀以委員，而自任指導委員。並組織所謂農民自衛軍千數百人，橫行鄉曲，向邑中殷商富農強徵自衛費，一時受其魚肉之良民，不計其數。先生以軍隊惟國家所有。私人而擁有武力，則三桓之禍，將見重演。因與先伯父少鶴公聯絡邑紳，呼籲全縣商農人等，拒絕農會之勒索，李匪恨之。時羅定縣長蘇世傑（現居港九，年屆九旬矣）以書生爲政，無所主張。請示上峰，又久不獲指示，益惶然無所措手足。李匪見政府軟弱，猖狂益甚，擄殺洗劫，無所不至；每欲伺機捕殺先生等人。惟先生與先伯洞燭機先，因得脫身走廣州。十五年冬，政府宣佈清黨，遣團長韓漢英率部來羅進剿。匪雖擁有武裝千人，但烏合之衆，不堪一擊。十六年春，李匪化裝走山徑，擬潛逃入桂，爲其族人李炳南擒殺於粵桂邊境車田大山中。

亂平後先生返鄉，店中已一無所存。但先生以往在商界享譽甚隆，因得籌措資金，作小本經營。數年間，發展迅速，盡復舊觀，再被推選爲商會長，迄奸匪竊據大陸，始遠難香江。

民四十二年，先生長子大光，三子大泉自越南富國島返台，遍訪鄉黨親友，知先生在港寓址，因迎養先生於台中眷舍。本年十月十五日巳時，先生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一歲。先生有子大光、大泉，耀南，女亞二、亞三、亞四等六人。今隨侍在台者惟大光、大泉二人。其孫女亞健，刻正留學美國，尙未知祖父逝世消息也。

綜觀先生生平，一業商人耳。乃能明辨是非，誠分漢賊，忠貞不渝，垂老投荒，誠非常人所能及。強與大光世兄同學於中央軍官學校十六期，兩代交誼，知之獨深，因爲文紀其行狀，以告親友。時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瀧西賴強恭撰於南投中興新村寓舍。

黃公度先生傳讀後

最近我讀到一本好書，那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黃公度先生傳」。這本書以緒論發端，首先將公度先生一生心事作如下的說明：「言我國革新史者，若嘉應黃公度先生，誠近代一健者矣。國人但知倡為新詩派，謂不過一詩人耳。孰知清之季世，內憂外患……先生生當其時，抱經世才略，鬱處下僚，不得展其救國救民之大志……倡為新派詩，特欲藉作政治革新之鼓吹耳，其志豈在區區文字諷詠間耶？夫豈獨非其志，方且以負此身世而抱憾於無窮也」。可見著者吳天任君對公度先生的研究深刻，曉然於先生在詩學創格開新的深意。遠非錢萼蓀、梁啓超、胡適諸人之可比擬了。

全書以「事略繫年」為主幹，綜合先生志業，考訂年次，融紀事於編年體中，分爲外交、新政、思想、詩誌、新詩等五大項，各成專章，更融編年於紀事體中，詳爲闡述。最後附以「家世源流考」及「交遊出處」兩章，共爲八章。洋洋四十萬言；這是嶺南詩人，港大教授吳天任君費時三十年，數易其稿的精心巨著。其考訂之翔實，持論之公正，史識之卓越，文筆之雅健暢達，在時下一般史學著述中，實不多觀。且編年體與紀事體交互融合，實開史學新例。至於印刷之清晰，無一字模糊；校讐之精細，無一字錯漏，亦爲古今難得的版本。想必爲國內外研究近代史者所亟欲先觀爲快的。

以往我亦只知公度先生是大詩人，是一代詩宗。自我讀了這本書之後，才認識公度先生不只是胡適博

士所推崇「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新派詩的開山祖，而是具有多方面超人才能的奇人：

第一、先生是具有遠大目光，而又講求力行的政治家。在晚清光緒變法的時候，康有爲的維新運動終於失敗，但先生在湖南實行新政却很成功。而且先生的維新思想要比康有爲更早十一年頭；因爲康有爲伏闕上書是在光緒十四年，而先生於光緒三年，便會對駐日公使何如璋說過：「中國必變從西法，或如日本之自強，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轄，或如波蘭之瓜分，則吾不敢知；要之必變」。足見先生的識見深遠，是一位開風氣之先，而又能踏實力行的政治家。

第二、先生也是大外交家。他在舊金山領事任內，獨力毀去李鴻章與美國所訂排斥華工條約；又以湖南鹽法道之低微，於三四個月之短時間，解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所無法解決的湘浙各省積年糾纏教案；並因而爭回治外法權等成就，且不用說。單就先生隨使日本未及兩年，便已認清日本維新之必強，而且「頗有以小生大，遂霸天下之志」。更預見日之強必侵我，侵我則必歸失敗，「恐其鼎舉而躡絕，地小不足迴旋也」。（此言約在抗日戰前六、七十年）可見先生確是忠勤爲國，觀察多方，見微知著的卓越大外交家了。

第三、先生也是大史學家。以一位不通日語，不諳日文，駐日不足四年的中國人，其所著「日本國誌」，竟較日人自著史志更爲完備，更爲精確。並能從有限的資料中得到論證，指出日本皇族爲徐福後裔；而「神武天皇」則是後來追謚徐福的封號。較之近人衛挺生先生之論定神武爲徐福，早過數十年。楊家駱先生曾譽衛先生爲發見日皇室秘密的第一人，可能是因未得見黃著日本國志的緣故。

第四、先生更是一位媲美諸葛亮的大謀略家。其所提的保琉三策及復琉之謀，因李鴻章不能用，終竟

失去琉球，這且不說。單說張之洞奉詔入都時，電詢先生以救亡圖存，避免瓜分之策？先生告以「破瓜分之局，當普分利益於人，而操權歸之於我。苟利歸於人，權亦隨之，則大事去矣」的話，却在二十多年後，於民國十年被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三位代表施肇基、顧維鈞、王寵惠等，用以訂立「尊重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和行政的完整（這是「操權歸之於我」），各國在華適用門戶開放，機會均等政策」（這是「普分利益於人」）的九國的公約；我國因之而得免於瓜分之禍。我以為像先生這樣洞燭機先於二十年前，而又能提出二十年後仍屬行之有效的救亡圖存具體策略，真可當得起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的讚語了！只可惜滿清政府不能擢用人才，終致社稷不保，且貽患至今為可哀耳！

於此可見黃公度先生實有緯地經天之才，匡時救世之志，足以傲視環球，瓊絕千古，而益見吳天任君之史識獨具，史學精湛，文學富瞻，搜羅資料，勤而有恒，而又考據精審，在在均遠非時流所能及；堪稱二難濟美的信史了。回視纂修清史的趙爾巽等遺老，以及參與國防部重修清史的所謂史學名家，在他們的眼中、心中，都只囿限於那些飛黃騰達的高官顯宦，誰能認識這位胸具王佐才，其個人的通塞榮枯，關係國家治亂興衰，民族生死存亡，而屈處下僚，空作一代新詩派詩宗的黃公度而為他立傳呢？今天內憂外患，尤甚於昔。吳君適以此書問世，相信他不只是為黃公度先生作傳，實在是別有憂時憂國的深心啊！因此我不自量力，匆匆寫成這篇讀後文章，公開推介，這不只是為了以飲同好，以廣傳播，更是為了使國人全都知道有清一代，因有人才而不能重用，卒招推位讓國，鼎移祚覆的歷史殷鑑啊！

覆同學書

某某學長惠鑒：昨如命寄上拙著「大學新論」，「切餘詩稿」各一冊，其他雜文數篇，諒達左右，敬請指正爲荷！

弟自退役，凜邪說之橫流，乃潛心歷史之演變，以爲漢興一尊儒學，而功蓋古今，實因儒學注重經世致用之精神未盡亡失也。獨惜門戶之見深，陰陽之說盛，遂種下儒道趨歧之因，至晉而黃老無爲之說流行。唐初好大喜功，以文章華國，善於歌功頌德，時有起用文學士之事實。猶幸其拔擢人才之際，多以策論爲尙，未失儒學求知致用之精神，故能功擬漢代。無奈其時佛學漸盛，韓文公欲振乏力。迨宋世佛學益熾，程朱輩更融佛學寂滅思想於儒學中，自以爲深得儒學定靜之妙。殊不知其毒尤甚於黃老之無爲。從此國勢漸衰，終至一亡於元，再亡於清，迄今見凌於列強，幾至完全喪失民族自尊心。抑弟鑑於美國之物質文明，其初得力處在於重視應用科學，一切研究發展，均以致用爲前提。因此弟之研究儒家學術，完全摒棄舊說，而着眼於經世致用之道。復以儒家至聖孔子經世致用思想之具體化始於大學，此「大學新論」之所由作也。弟今更本此精神研究論語，撰著「論語新論」。他日有成，當先請學長指正及作序。想忝居同學之末，諒不我拒也。

又拙著「大學新論」係遵照 國父民族主義第六講「將誠、正、修、齊放在知識範圍」之指示，以「民生爲

人類進化之動力」之觀點，以研究大學之道；並以人道之「誠之」爲立論哲學基礎，將朱熹舊說全部推翻，從新論定大學真義；並據論定之新義作新註解附於編末。

至於「臺灣社會力的分析讀後與作者張紹文等四君論家庭倫理問題」，及「與金恒煒君論退役軍人轉任教職及中國五倫」等兩篇文章，乃因不忍見文丑群之放言惑衆而作。此兩文曾寄中央日報副刊，冀其發表以正青年觀念。無如今之主持文壇之所謂吾黨同志，深中朱子註釋論語「攻乎異端」之毒，以鄉愿爲厚德，以「攻乎異端」爲「斯害也已」的貽患招災，未爲編者敢於錄取刊登，至感遺憾耳！至於詩詞之作，則弟寄情遣興而已，不足以瀆大雅。

論語新論自序草稿

賴強撰

論語一書，雖是今天中學生所必讀，但大多數人都不加重視，都以為論語是老古董，不適合於現代需要；在今天來研究論語，實有抱殘守缺，不求進步之嫌。這些想法，若僅從表面看，似乎有點道理。但稍加研究，便知其失不在論語，而在後人的誤解，曲解論語。要知我們中華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中心。而儒家文化，則以孔子的學術思想為中心。孔子的學術思想，雖散見於古代許多書籍，而以論語包涵最為豐富。不論為人為政，無所不備。且又都是從孔門弟子或再傳弟子所記錄輯集而成，最堪採信。只因孔子出語，其措詞簡約，義蘊精深，不易領會。以至孔子傳人曾參亦不免偶而會錯了意，以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後世學者，對論語自然不免有更多的誤解了。加以我國自滿清末葉，屢受外患，喪權辱國，使國人逐漸對自己的中華文化失去自信心。始則以為外國之強，在其船堅炮利，是我們的物質不如人而已。繼則以外國的學術思想，日新月異。而我國人則仍斤斤於保守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學術思想，則並覺精神也不如人了。此種失敗主義論調，以我們的文化界中部份人士為尤甚。例如新文化運動時期，就有些名流學者如陳獨秀錢玄同等主張廢除漢字，改用羅馬字書，澈底消滅固有文化，改為全盤俄化。胡適梁漱溟之流則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以為對抗。於是中華文化的存廢問題，已不待當時列強瓜分中國之議實行，已由我們中華民國的文化界人士首先掀起來討論，中華民族的自尊心遂掃地而盡，而崇洋媚外的風氣以成，真

是可悲的了！

自古滅人國者必禁用其固有文字，摧毀其固有文化，以遂長期奴役剝削的侵略野心。遠的如俄羅斯之佔領鮮卑利亞而俄化他。英國之佔領印度而改用英文。美國之佔領菲律賓，亦改用英語。日本之佔領臺灣、琉球，亦禁用中國文字，改用日文等，這都是歷史的鐵證。但這些地區及國家之全盤俄化、英化、美化、或日化，都不是自願的，是被佔領國壓迫，出於無可奈何的。國父在民族主義中曾說過：「文化是組成民族的五大要素之一」。沒有自己的文化，也就是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文化沒有了，民族不是被同化，就是被奴役。如美洲的黑人和紅番，被初期的美國人所販賣奴畜，被今日的美國文化所同化，就是最好的例證。所以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國家的人民，其中少數人不知莊敬自強，而無恥到替入侵者做內奸，做賣國賊的則有之。而無恥到別人均未入侵，便急不及待的想預先自我毀滅固有文化，以速國亡的，則從來沒聽說過；有之，則自我們中華民國初年的部份學者始。所幸我們真正的先知先覺的國父孫中山先生，融會中西學術思想，發揚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承的中華文化，著為三民主義，挽狂瀾於既倒，振民心之萎靡，才獲得北伐統一的成功。這不是巧合，這是我們中國的歷史法則。根據我國的歷史來研究，我們中華儒家學術思想的盛衰，與中華民族的強弱，息息相關。蓋自堯帝命羲和總領群賢，研訂曆數，以閏月定四時而成歲，始創中道的哲學思想，文化昌明而天下治。舜禹湯文武周公相繼承傳發揚，而有成周「郁郁乎文哉」的四百年的至治。平王東遷，傳統文化衰退，而戰亂以起。孔子集古先聖賢傳統文化之大成，開平民教育之風氣，發揚中道哲學思想，創為人道的政治理論體系。惜未得時君所信任重用，因而百家爭鳴，戰亂更甚。漢興，罷黜百家，儒學定於一尊，遂有漢唐兩代的盛世；至今外國猶有稱我們為漢人

或唐人的。但自宋代學者融佛入儒，固有傳統儒家文化因而變質，被歷代皇帝所利用。尤其是論語一書，更被利用作為愚民工具，從此國勢一代不如一代。可見上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傳統文化，繼續發揚光大儒家學術思想的三民主義，國父稱它為救國主義，實在是有其歷史根據；而獲致北伐的成功，確是遵循歷史途徑的。

但是到了最近三四十年中，因日寇外侵，共匪內亂，於是五十多年前的失敗主義論調，又見死灰復燃。有陳序經著「中國文化的出路」一書，襲取胡適梁漱溟的主張，要把中華文化改為全盤西化。還有不少無聊而且無知的教師學者，常在有意無意之間，跟著那些國家尚存便想先自毀滅中華文化以速國亡如胡梁之流的學者起哄；說「我國傳統文化是封建及農業文化，不適用於今天民主自由的工業時代」。我們故總統蔣公一肩擔當時艱，目覩那些學者，教師不知莊敬自強，而甘心於文化托管，怒然憂之，乃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初，向全國提出復興中華文化的訓示。可是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負責教育者雖有推動復興中華文化機構之設立，但所用非才，只能做些表面工作，搞些不三不四的音樂會或舞蹈會之類。至國人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則絲毫未能使其恢復；且崇洋媚外的風氣，有加無已。試看六十六年四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就有篇文章誤解孔子言論，說「孔子生長於封建時代，故其思想多少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中華雜誌十五卷一六二期也有一篇文章說：「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距離未免遠了些」。這些話都是那兩篇文章的作者對中華文化失去自信心的流露。還有些人甚至認為外國人放的屁，比中國的丹桂花還要香。所以中國人所說的話，如能和外國人所說的一句話，或一個字相符合，都是可信的話。例如六十六年五月十六日中華日報副刊有篇文章說：「文化是動的，一切文化都是動的。文化之所以是動的

，是因爲文化是人類改造環境以滿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結果。人類之所以別於他種動物而有文化，都是由於人類能努力去改造環境，努力去創造文化。努力總是要動，所以文化之發生及發展，完全是賴於動。安靜不動而隨著時代環境而推移，決不會創造出文化來」。陳氏（按係指陳序經）之論，與華德（WARD）所說：『動物是被環境改變，人則改變環境』，完全符合。故陳氏推論『一切文化都是動的』，中西文化的差異是在動的快慢，多少而已」。又說：『行爲科學的科際整合，並非什麼「化」，INTEGRATION 此字是綜合，合成，並無全盤×化的意義。因此，現在還有人主張全盤西化或者保持固有文化，都可說是病在不知「文化」的真義。如果梁漱溟分世界文化爲歐洲、中國、印度三者，禪宗及理學是中國與印度的文化整合。我們最後一期似乎是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或可奠定中國文化的國際地位』。由此可見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求能與外國人的一言一語，甚至一個字的意義相合，才會心安理得。他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實已喪失的一乾二淨，絲毫無存。但是負責推動復興中華文化的大人先生，尚不知自我檢討改進，或自咎讓賢，以謝國人。竟還自吹「十年有成」，這不但我們身爲中國人的看不慣。就是身爲外國人的西德音樂家克勞斯也看不順眼。他對我國記者蔡文怡先生幽默地說：「在德國我所認識的人，就沒有會演奏中國音樂的。而在此地（指我們民主自由的中華民國）學音樂的人，幾乎都會彈奏貝多芬的曲子」。這是多麼可恥，而且反招外國人輕視的事情啊！

其實「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是大和民族沒有自己大和文化的日本人的做法。歐洲文藝復興以前，其文化遠落後於我國。許多科學知識，都是經由中東輾轉從我們中國學到的。但在歐洲謀求文藝復興時期，未聞有不知莊敬自強的歐洲學者提出全盤中化的主張，也不聞有歐洲與中國的文化整合論調。我們中

華民族原有照耀世界的中華文化，不但不需要日本貨什麼整合，整合的；而且還應該以宋代學者融佛入儒爲前車之鑑。我們中華文化既以儒家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學術思想爲中心。凡對中華文化以外的各種文化，應該依照論語所載孔子言論：「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些話去做。站在中華民族的立場，秉持中華民族的觀點，遵循中華文化的軌道，對世界上所有中華文化以外的一切文化加以選擇：「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這正是我們 國父孫先生主張「要學歐美的長處」的意思。（民族主義第五講）。所以中華文化的發揚光大，有他應走的道路，論語已說的很明白了。何須把那沒有自己文化的日本人所製造出來的日本貨「中國與歐洲的文化整合」翻版來用呢？我們故總統 蔣公之主張復興中華文化，不只是爲了針對共匪的批孔揚秦，而是遵循復興中國所必由的歷史途徑。——發揚儒家文化。但是要復興中華文化，必須使國人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要想國人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則必須使國人澈底明瞭作爲中華文化中心的儒家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的學術思想。要想使國人明瞭孔子的學術思想，非把古今學者對論語的誤解曲解加以論正，一掃二千五百年來厚誣孔子的謬說不爲功。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既生爲中國人，不敢因爲出身軍人，自慚學識淺薄而放棄責任。當本著昔年放下「金千之子，坐不垂堂」的安穩生活，甘冒喪失生命的危險而投軍報國的初衷，再爲國家民族盡其綿薄。遂於民國六十年繼「大學新論」之後，着手撰著論語新論，以論正古今人對論語的誤解、曲解，並揭出其時代價值。使國人知道孔子的學術思想，不但無絲毫反映當時封建時代的社會背景，更是與中國的盛衰強弱存亡息息相關的聖之時者的剛健中正的學術思想，而永遠不會成爲古董；因而對中華文化恢復其自信心，中華民族恢復其自尊心。

但是論語篇章浩繁，義蘊精深，加以距今二千多年，其用字造語，每與我們不盡相同，更增研究的困難。在此亟待復興中華文化的今天，若僅憑我個人來撰著數逾五百章的論語新論，固有緩不濟急之感，而在我垂暮的歲月，是否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此艱鉅工作，實不敢預作估計。幸而內子王珍華係吾鄉宿儒王公球誼伯之幼女，家學淵源，夙承父教，歷經顛沛流離而益增體驗，故於論語頗有獨到的見解。她和義女蔡小玲都先後參與論語新論的撰著，小玲初畢業於實踐家政專科學校，繼畢業於教育學院，常把齊家報國之道，與論語參合研究，別具心得，可稱一時青俊。兩人都深明民族大義，願共同為復興中華文化而貢其力，使我不禁為撰著論語新論而喜，為共同努力於發揚儒家學術思想，促使國人恢復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心，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而喜了。

至於論語的編次，早為學者所議論，但也有部份人士以為本末先後，秩然有序，不須更張的。如最近出版的「論語別裁」便是其中一例。我以為論語實無刻意編排的跡象，其可議之處不少。但如重新歸類分輯，則使學者查對不易。因此，我的「論語新論」仍依原書篇目，而於各章之上，冠以「第×章字樣，以利檢閱而已。而每章中的內容，則分為下列數項：

- (一) 章旨：使閱讀者能開宗明義。
- (二) 詮釋：把難解或多異解的字或詞，依其正確意義，作簡明的個別解釋。
- (三) 語譯：用今天的語言，依正確的解釋，翻譯出來，使讀者易於明瞭。
- (四) 詳論：先行研討各家的解釋，以定取捨。或論正其誤。時或舉出歷史事例，或今天的社會實況以為驗證；並揭出其時代價值，以見其為歷久常新的真理。

由來依據論語以研究孔子的學術思想，古今不乏其人。就現代學者而言，陳大齊先生的「孔子學說」和高明先生的「孔學管窺」，都是出色當行的名著。但我仍覺得未盡愜意，乃於撰著論語新論之餘，更把孔子及其弟子諸人言論，綜合研究孔子一生為學教育之目的，及其學術思想體系，寫成總論一章，冠於編首，使讀者在披閱本書之初，即對孔學有了正確的印象，認識「吾道一以貫之」的孔道真面目。時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丁巳冬賴強自序於中興新村權廬

爲姑表弟周慶聰祭母文

維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不孝男周慶聰……等謹以鮮花清酌致祭於慈母賴太夫人之靈曰：
嗚呼吾母，早喪所天。姑老子幼，莫卸仔肩。撫孤守節，垂六十年。人事多變，松柏堅貞。教女以德，教子尚賢，慎思困學，夙興夜眠。倭奴入寇，遍地烽煙。不孝投軍，決志靖邊。臨歧揮手，相顧淚漣。國難方亟，教育成全，執戈衛民，莫負祖先！再四叮嚀，慈訓拳拳。嗚呼！吾母！不孝無狀，愧未高騫。共匪犯順，遂遷臺員。解甲奉母，勤執教鞭。悠悠卅載，鄉音渺然。承順顏色，母愁難蠲。仰視浮雲，俯歎逝川。縈念故舊，常自泫泫！鐵幕難越，鄉夢難圓。年年月月，備嘗熬煎，積思成疾，老憊纏綿，群醫束手，卒赴黃泉！嗚呼！吾母！何去之速？稍待日時，好看轉局。卡特寒盟，焉知非福？睡獅覺醒，剝盡而復。發奮爲雄，收復大陸。嗚呼！吾母！何去之速？稍待日時，歸歎可卜。板輿隨侍，凱歌一曲。還鄉掃墓，縱情慟哭。嗚呼！吾母！何去之速？他日西旋，無從稟覆。綿綿此恨，問天何贖？嗚呼！哀哉！伏維尚饗！

謝盧晶暉學長惠刻印章啓

晶暉學長吾兄惠鑒：

別未一月，時屆仲夏。蟬噪荔紅，人嗟髮白。溫宜屏之舊夢，念切永豐，管瑯樓之新烹，藝誇百越。無奈卅年羈旅，莫遣銅駝荆棘之悲！萬里投艱，徒增鮑照行路之什。丁年坐老，皓首未歸，能不慨然！吾兄身處寰中，心棲物外，養性陶情於山水，筆勝雲林。用勁運力於鉛鑿，藝高安道。此孔言所謂樂在其中，詩序所謂意在言外者乎？然而人或以鍾期莫遠，寧燬焦桐。伯樂難逢，寧甘伏櫪。而君則念舞伴於鷄晨，不矜裘馬。想停雲於籬畔，不棄夷門。既惠以精心傑作之圖，復贈以桃源雲錦之石。石則秦章漢印，字稱幼婦色絲。圖則紅樹清溪，景擬神山仙窟。見之者固皆稱其精美，而受之者則益增其愧慚矣！蓋弟本巴人，妄側書吏，目如矐眊，敢議明珠？亦惟紗籠障塵，懸之廳壁。偶或雁陣作字，留取泥痕。是不但消除凡俗，亦庶幾附庸風雅。物與情珍，意難詞達。涼燠無時，諸維珍攝！並頌道安

六月十六日發

祝彭公佐熙將軍八秩嵩壽文

溯羅江而南上，水繞崇山。登星樓以西看，地鋪小阜。則有石牛挺秀，貫雙脉於瀧水之濱。玉燕投懷，降千祥於老彭之戶。由來人傑，必生積善之家。自古遐齡，偏歸成德之士。吾鄉彭公佐熙將軍，當垂髫羈貫之際，正革命大昌之時。先烈之志業未成，後起之人心益振。在庠學子，爭欲着鞭。有志青年，咸思報國。將軍幼承鯉庭之訓，長具燕領之姿。聞午夜之鷄鳴，輒思舞劍。聽遠山之鐘響，彌奮雄心。睹內亂之紛然，相煎箕豆。痛外患之疊至，誰執干戈？乃毅然投筆赴穗，習武於黃埔軍校。信奉主義，誓作干城。一戰則揚軍威於碾莊，三勝而顯將才於緬甸。秉鉞受降乎寮國，德被蠻荒。防邊戍鎮於滇疆，譽高南服。而乃風雲幻變，國運多艱，妖孽潛滋，叛徒縱肆。北極冰熊，早資群醜。西洋政客，又惑佞言。遽發白皮之書，更絕黃華之援。遂使奸人得逞，大陸倏沉。逆豎盧漢，據省垣以自雄。特使張群，陷洱海而誰救？將軍忠誠自矢，堅舉青天白日之旌旗。霄漢義高，獨抱復國除奸之壯志。金戈一指，直逼昆明之城。鐵騎合圍，尤寒賊人之膽。人質於焉獲釋，罪魁方待成擒。而將軍奉命入越，假道來台。飄泊孤臣，履艱屯而倍勵清操。棲遲蠻瘴，歷歲月而益顯堅貞，用能返國全師，及齡解甲。如將軍者可謂於軍於國，有始有終。宜其政府之勳賞頻加，元首之親函勗慰者矣。今者節近亞歲，時屆孟冬，逢將軍岳降三羅之辰，壽登八秩之慶。獻桃祝嘏，鄉賢晉延壽之杯。薦幣承筐，袍澤廣長生之曲。強也

學承黃埔，忝列後生。籍隸瀧江，喜沾仁里，愧乏生花之筆，合上如陵之頌。詞曰：惟我彭翁，百戰之雄。習兵黃埔，追隨蔣公。東征北伐，抗日立功。受降域外，坐鎮南中，廣被威德，撫綏苗獞。奸人竊國，彌勵貞忠。爲軍爲國，全始全終。壽登耄耋，步履雍容。簡敘勳績，三祝華封；願公康泰，精神如龍！願公仁壽，嵩嶽喬松！願公多福，百熙咸豐！

讀王曉波壽胡秋原先生文中一段話的感想

我在中華雜誌四月號看到王曉波君遠自美國寄壽胡秋原先生七十華誕大文，其中一段話是這樣的：

「臺灣的報刊却專門拚命於宣傳政府對「高雄事件」寬大，和抨擊陳若曦爲王拓楊青矗「求情」，實令人不解。「求情」是否採納，權在政府。如果連「求情」都不准，必拒之於千里之外，此在陳若曦等海外學人與作家將有如何的反應呢？」

我看了這段話時心潮起伏，有許多感觸，再也看不下去了。首先我想這些話與祝壽無關，爲何王君在文中加插這段不倫不類的題外話呢？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尤其是我這個童心未泯的老頑童，更是奇思妙想，泉湧而出，有如天馬行空，不着邊際了。但是，我越想越覺得奇怪，越想越無法了解。

第一，陳女士爲何突然返國爲王楊「求情」？是對行憲卅年，而且是她曾經受完大學教育的祖國的法治精誠不夠瞭解？抑或不太信任？她自己曾一度投匪，嗣又悔悟而返美，她若真的對祖國的法治精誠不夠瞭解，不夠信任的話，則她以自污（指投匪往事）之身，又怎敢施施然返國一行呢？其次，做爲一個會犯過失而知悔改的陳女士，其對他人之犯過寄予同情，自是理所當然。但應該在他人犯過開始時，現身說法，向他勸導，不該在他人犯罪之後，才爲他人「求情」，難道以享譽國際之名作家陳女士，真會千慮一失，思不及此？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第二，國人本儒家傳統的恕道，對陳女士不但不究既往，且以她能知悔悟，咸予讚揚；更因她以「尹縣長」一書，能享譽國際，甚感與有榮焉。則陳女士本該自知愛惜羽毛，不可輕率替在偵查中的準違法者「求情」才是。而陳女士不是之圖，竟貿然爲王楊「求情」，是否有輕法紀而重人情之嫌呢？

第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是古有明訓。現今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政府早已宣言：公平、公正、公開，而且抱著哀矜勿喜的襟懷來處理高雄暴力事件了，此即在法律範圍內盡量寬大的表示。倘若王楊未犯法，何須陳女士勞心費神爲他們「求情」呢？如果王楊真犯了法，政府已表明在法律之內，盡量寬大，而陳女士不遠千里的爲他們「求情」，是否希望政府因陳女士是享譽國際之名作家，使政府得難拒絕，勉強法外施仁，而破壞法紀呢？難道陳女士認爲祖國政府是不守法紀的政府麼？

第四，陳女士爲王楊「求情」的理由是「一位作家的培植，成功不易」。然則馬戲團的馴獸師，調教得能聽從指揮，出場表演的狗熊，也不是一件容易成功的事。假如這個能表演的狗熊走到街上傷人，是否也可因牠難以調教成功而享受法外施仁的特權呢？如果不能，則陳女士爲王楊「求情」的理由就不夠充分了。以不夠充分的理由，而貿然爲王楊「求情」，是否有辱陳女士名作家的身份呢？

第五，文人相輕，自古已然。不管陳女士是否千慮一失，是否輕法紀而重人情，是否自辱身份，只因陳女士自回歸夢醒返美後，久不回國，一回國即爲王楊「求情」，自難免於文人在報刊致評了。何況還有上述三因，自然招致群起而攻的不良後果，這是意料中事。出人意料的是王君竟然以海外學人作家而有俠士風，自以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爲陳女士說話，這爲的是什麼呢？尤其王君所說的那些話更令人難以索解的是：

(一)王君在「於宣傳政府『高雄事件』寬大」之上，加上「拚命」的形容詞還嫌不夠，再用「專門」二字來加重語氣；而對高雄暴力事件，則惜墨如金，僅稱「高雄事件」，省去了「暴力」二字，這是什麼意思呢？難道認為政府寬大，哀矜勿喜的襟懷不值得稱道？難道認為「高雄事件」並未發生暴力情形？

(二)既說「求情是否採納，權在政府」，為何不說「不接受報刊抨擊求情，權在陳女士」？而王君却橫插一枝，抨擊那些抨擊陳若曦「求情」的作者，這是為什麼？又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

(三)在自由、民主、法治的國度，政府也要守法。王君雖對報刊宣傳政府寬大表示不滿，却未否定政府的寬大。而政府亦早已表示過對高雄暴力事件，絕對公平、公正、公開審判，足見政府在法律範圍內儘量寬大了，還說什麼「求情是否採納，權在政府」呢？假如說「求情」是求法律以外的寬大，則政府也無權採納這樣的「求情」。王君說的「求情是否採納，權在政府」，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四)文人在報刊抨擊陳女士「求情」，王君認為是「連求情都不准」，然則王君抨擊那些抨擊陳女士「求情」的作者及報刊，豈非王君也是連抨擊陳女士「求情」都不准麼？

(五)「必拒之於千里之外」這只是王君自己說的話；其實陳女士返抵國門那天，就有許多人去機場歡迎她，只是王君寄居美國，惜乎未能參予接機行列而已。況且自總統以下的政府首長，都無不延見陳女士，試問有誰拒之於千里之外呢？若說為文抨擊「求情」，就是「拒之於千里之外」，則孔老夫子說得好，「邦有道，則庶人不議」。如果陳女士為人「求情」是應該的，各文人或報刊憑什麼理由抨擊呢？「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假如陳女士能自我克制感情的衝動，在未澈底看清「高雄暴力事件」之前，不貿然為王揚「求情」，就不會招致抨擊了。

(六)至於說「此在陳若曦等海外學人和作家，將有如何的反應呢」的話，實不宜出於身為海外學人兼作家的王君之口，因為那是嚇人話，近似流氓威脅良民的口氣，其實要知道海外學人和作家將有如何的反應，很簡單，只須看他們對「高雄暴力事件」的看法如何便知道了。如果海外有人認為那些奉公守法，嚴守紀律，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的執勤憲警，該被木棍鐵枝毒打，該被火把燒灼，該被磚塊石頭擲擊；認為社會秩序該被擾亂；認為法律之前不該人人平等，作家應該享有參加違法暴力行動特權；認為范仲淹所說「寧使一家哭，莫使一路哭」是徹底錯誤的；認為政府可以不守法紀，胡亂採納「求情」，法外施仁的；則有這樣看法的人當然反應不良了。果真海外會有如此不明事理，不求事實真相，既不回來看看自己國家的法治進步，已超越對共生會員以亂鎗趕盡殺絕的民主法治先進大國，也不信任自己國家的自由民主法治之進步，而盲目採取上述的看法，做出不良反應的人，則我以為這種人絕對不是什麼海外學人和作家，而是海外垃圾，人間敗類，不但不值得我們重視，而且是我們所應摒棄的。

最後，我想起以前曾聽人說過，王拓楊青矗二人都是什麼鄉土文學作家。依一般說來，鄉土的涵義，有本鄉本土之意，是地域觀念中範圍最小的名詞。文學而賦以地域觀念，已使文學減色，且會發生離間的作用。倘地域觀念而竟狹小到以本鄉本土為範圍，還能引起廣大人類的共鳴麼？不能引起廣大共鳴，還有什麼文學價值呢？尤其是既為文學作家，而僅着眼於鄉土，則其人器識之偏狹可見。上古管仲相桓公，着眼於魯王（保國）攘夷（衛民）。孔子還說「管仲之器小哉」（八脩）。則作家而以鄉土名，還會具有作家應有的廣大胸襟麼？何況既為鄉土文學作家，起碼應知鄉土地方自治所需要的，是合法的地方自治和社會安定；絕對不可有違法的暴力擾亂地方秩序的行爲。但王楊二人竟放下筆桿，執起火把，參予違法的高

雄暴力事件行動，顯已自絕於作家之林。豈料以享譽國際的海外名作家陳女士乃獨垂青眼，不辭數千里旅途之勞，急急忙忙返國爲他們「求情」，更不料海外學人作家的王君，又爲陳女士之「求情」被文人與報刊抨擊而說了上引那段話，無異是間接承認王楊二位鄉土文學作家之放下筆桿，舉起火把，參予高雄暴力事件的行動，是無可厚非的了。這就使我更覺得奇怪，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有些中國知識份子，一經做了海外寓公寓婆，或做了海外學人作家之後，便都成了只懂寫文章，而不通事理，不明自己鄉土國情，不辨是非邪正的書呆子了呢？真使我不禁爲我國的高等教育而頻興浩歎了！

陳修武君「學則不固歧義定論」讀後

我爲了撰著「論語新論」，期有以匡正宋明理學家之誤解儒道，而訂閱孔孟月刊。凡有關「論語」的論文，必然首先披閱，以免因巧合而被疑爲抄襲。最近第十九卷第三期所載「學則不固歧義定論」一文（以下簡稱該文），當然也是最先閱覽。可是令我頗感失望！該文作者還沒有看得懂劉寶楠的論語正義（以下簡稱正義），和陳大齊的論語臆解（以下簡稱臆解），便輕率妄作翻案文章。正自懊惱浪費了精神和時間；不料敝友鍾錫瑛君來函謂古人將此「固」字釋「蔽」釋「堅」都未能使他滿意，要我撰文表示點新見解，并論正該文之誤，其實關於本章的「論語新論」草稿，早經在反共堡壘雜誌中發表過。今在好友盛情督勉之下，卒又寫成本文。

在未討論「固」字應作何解之前，先讓我解釋一下我爲什麼說該文作者看不懂正義和臆解的理由，以免別人斥我爲狂傲。茲分別說明如下：

(1) 該文說「朱子而後，對「固者蔽也」之義重新加以強調，且以之爲專主之義，并對堅固之義採取一種排斥態度，而以爲是絕對不可取的，是清人劉寶楠氏和近人陳大齊氏。他們的辯說都很冗長，此處不加引述。今撮其共同論點有二：

1. 他們都以爲何晏集解「固者蔽也」之說真是孔安國的意思，「曰」以下，以「固」爲堅固之「固」

之解釋，不是孔安國的，而是其他人的。

2 他們的主要根據，都是論語的六言六蔽章。

我按正義確是認爲「一曰」以下，不是孔安國所註，但臆解則僅說：「依照另一解釋」，這句話並無說一定是另一人解釋的意思，顯與正義有所不同，可見該文作者看不懂臆解的文義了。

(2) 臆解說：『季氏篇「固而近於費」的「固」字，應當解作「堅」字。子罕篇「毋固」的固字及憲問篇「疾固也」的固字，都應解作蔽字。……然則「學則不固」的固字究應採取何釋？取捨之間有兩個標準可循：其一，在上引三例中，固字用作堅字解的，是就物質方面說的。固字用作蔽字解的，是就言行方面說的。「學則不固」既非物質的言行立說，其固字自宜與「毋固」及「疾固也」的固字作同一解釋而解作蔽字。其二，固字用作堅字解的，其重點在於敘述事實之如何，不在於評論價值之如何，所以是個表示事實的名言。固字用作蔽字解的，其重點正與之相反，所以是一個表示價值的名言。「學則不固」一語，旨在勉人爲學，其重點在於評論價值，雖亦可謂涉及事實，但只是附帶涉及，是從而不是主，故其固字應視作價值名言，不應視作事實名言。論語用固字爲價值名言時，如上例所示，都是用作貶詞，不用作褒詞。：「學則不固」的固字，既應視作價值名言，故亦當依例視爲貶詞而解作蔽字」。又「固字解作蔽字，且可與孔子其他言論相呼應。陽貨篇載有孔子六言六蔽的理論……「學則不固」的固字解作蔽字，正可與六言六蔽的理論相呼應」。可見臆解論定「學則不固」的固字解作蔽字，其主要的依據只有兩點：一是論語用「固」字的義例。一是「固」字在句中的屬性是價值名言的貶詞。至於六言六蔽章，則只藉其理論能相呼應而作爲傍證，却非「主要根據」。該文作者說臆解和正義都以六言六蔽爲「主要根據」，又可見他確

是看不懂臆解了。

(3)正義說：「一曰以下，此集解別存一義，非仍前所註之人；下仿此」。這幾句話只是指出集解註釋的凡例；其意就是「凡有兩種解釋，不是出於同一人的，就用「一曰」以示識別，以下各章註釋都是仿照這個辦法」。在正義這幾句話中，實在沒有明說或暗示「非孔安國的言論就不能算是真理」的意思，而該文作者竟然看不懂正義這幾句話的文義，却盛氣凌人地說：「即令真地不是孔安國說的，也並不能否定這話的眞理性。難道眞理必須出自孔安國之口嗎？孔安國有這樣的權威嗎？在學術工作中能講出這樣的話，其心思才真是「固蔽」不通呢！」足見該文作者根本看不懂正義。他還要說別人「心思固蔽不通」。這正是他「夫子自道也」。

前面說該文作者看不懂正義和臆解二書的理由，既已解釋明白，現在該言歸正傳，談談我讀後的意見和「固」字應作何解了：

第一，該文首先從句式關係去推求字義。我看他的標點符號，是把全章分爲兩句。上句是「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下句是「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他並依他的邏輯形式把上句代入，得句式關係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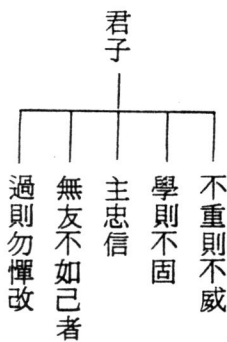
君子……不重	└─┬─┘	不威
學……不固		學……不固

他雖未把下句也製成表式，但看他的標點符號，上下兩句完全相同，則下句的表式和上句應該也是相同，故下句的表式應該如下：

主忠信
└── 無友不如己者
 過：勿憚改

照上列兩個句型來看，一來下句沒有主詞。二來「過則勿憚改」的過字，是指忠信上的過失，也就是專指不忠不信的言行。不忠不信當然要「勿憚改」，但是不孝不仁，要不要勿憚改呢？如果不孝不仁也該「勿憚改」，則「過則勿憚改」這句話，便不該祇隸屬於主忠信句之下；同理，「學則不固」句也就同樣不該隸屬於「不重」之下了。可見該文作者對本章的句讀還未弄明白，因此，他從錯誤的句讀推求出來的字義，也就難以令人相信其為正確不誤的定論了。

其實，從古到今，就因為有不少人誤於孔安國句讀的先入之見，便覺前後二句不相蒙；且子罕篇也有「主忠信」以下數語，便以為本章可能是錯簡重複。在我認為漢書藝文志說得好：「當時弟子各有所記」。正因為是「各有所記」，則詳略取捨之間便各有不同。子罕篇所記，自屬記錄漏略。這不能說是另立一章，只能說是纂輯者疏忽，刑疏認為「重出」是對的。至謂前後不相蒙，這也是未明句讀。本章所言都是做為君子的必要條件，各有其獨立性，何必要相蒙呢？所以本章的句式關係應如下表：



第二，該文旁徵博引，想對臆解翻案，證明「學則不固」的固字，應作堅固解才是定論，只可惜他所取以爲論據的，不論正面反面的資料，都是孔子以後學者的言論，是第二手資料。而臆解所取以爲論據的，則是論語中孔子自己所說的話，是第一手資料。兩相比較之下，該文與臆解的正確性不啻有天壤之別。作者自己說得好：「如果一定要去作翻案文章，不惟出力不討好，對自己也是一種毫無意義的精力浪費」。這也是「夫子自道也」的自作寫照。

第三，該文認爲「六言六蔽章像子張問政章一樣，都是早經崔東璧判定爲假料而不可採信的，「他們（指劉寶楠和陳大齊）二人不會不知」。這就是作者迷信崔東璧。只要是崔東璧判定是假料的，都要別人不可採信。其實崔東璧的考信錄，博學如劉陳二氏豈有不知之理，只是不信而已。現代學者就有人用功數十年研究論語，著爲論語辨證行世。其書却「判定」上下論雖間或於篇末有可能滲入後儒據傳聞而記錄下來的孔子語。或原來只是註釋，而爲第三次編輯者誤作正文。但此爲絕少數，且均列在篇末。而六言六蔽章及子張問政章，則皆是齊論原文。不知誇言「定論」的作者，是否也「不會不知」？總之，論語篇章之真偽問題迄今還在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若非研獲充足論據，怎可迷信人云亦云，而輒加妄議？

我以爲臆解以論語解論語的方法是最正確的。把固字解作蔽字也不算是錯；只是將蔽字作蔽塞講就不對了，應作蔽陋講才合，或直接把固字解作鄙陋鄙野講，則更爲允當。

最後我希望孔孟月刊的編輯先生不可爲闕自限，宜廣闢稿源，精選文章，寧缺毋濫，則我們讀者幸甚，中國傳統文化幸甚！

附記：鍾錫瑛兄也不同意我的見解，但徵取我同意將本文代投孔孟月刊。我預料必不獲發表，因於文末加寫最後一段，作善意的獻言；冀有所裨補於孔孟學術的發揚而已。

再覆衛景堯兄函

景堯仁兄道席：深夜不寐，復檢閱本年（六十七年）八月間來書，自覺月前匆匆作覆，空言殊難使兄滿意，且亦過於簡略籠統。茲再修書依大札所提分別暢言於下：

（一）吾兄囑勉「觀注省政建設，嘉惠黎庶，似較讀黃詩，注論語爲現實」云云，此弟不能再詳言者也。第一，今日之「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一書，乃吾國百年樹人之基本教材，對國家民族影響之深遠，不言而喻矣。其解釋之是否切合儒宗孔子學術思想？是否切合時代需要？不僅爲現實問題，更攸關民族生存，國家興亡，垂裕萬代之問題也。第二，自古賢人君子不能立功立德，則必立言。蓋儒學之所以異於宗教者，在其主動盡其在我而已。弟雖尸位諮議，亦幕府小吏耳。以言潔己奉公，不敢不勉。以言觀注省政建設，嘉惠黎庶，則非弟職責之所能及也。第三，就以往六年而言，弟雖爲當時謝主席識拔於工友之中，然終因格於人事制度及他種因素，始終於監印秘書，未能展其才智抱負以報知遇，視黃公度尤爲不幸！則兄之期勉於弟者，得毋失之過高乎？抑亦弟之所以懷抱牢騷，而賦「願力難酬老垂青」之句也！弟今正因垂暮之年，見立功之無望，而立德則非聖人不能有所創制，不得已而趨向立言之途，亦欲有益於天下後世而已矣！無論此志之

是否能夠達成，而吾心可質諸天地神明而無愧者也。既言立言，自必酌情衡理，審其本末輕重而允執厥中；絕不宜感情用事，如張南軒之於張浚，知父子之親，而違春秋之義，爲後世所議！故弟之於胡適，完全就事論事，祈兄原其心而諒其跡可也！

(二)弟之於詩，非爲逞才，純爲寄情遣興而作。是故對黃公度之詩，弟雖曾涉獵，實未精研。昔賢於黃詩，有稱其雄傑者，如張之洞、陳寶箴是；有斥其粗俗者，如章太炎是；未有定論也。胡適則因其「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之句，而奉之爲詩學革新之創始者。於是人境廬詩大著於世，而世人亦咸以詩人稱黃矣！趙翼詩云：「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黃公度雖成爲一代風騷之領導人物，弟以爲公度之才，更有高於其詩千百倍者，特胡適所見所識者小耳！蓋公度於抗日戰爭勝利前七十年，隨何如璋出使日本時，正當日本明治維新開始。由於其目光敏銳，觀察入微，雖當年日本原甚積弱，備受列強欺凌，與我國無異，乃竟斷言「日本維新必強，強必稱霸，稱霸必侵略我國，然因其國小不足迴旋而終歸失敗」。其所言事情層次，有如目睹。至於爲保護屬國而獻保琉球三策。迄日人佔領琉球之後，又獻收復琉球三策，亦皆視張良之燒棧道，保巴蜀；諸葛亮之取巴蜀，定漢中之謀爲優。同時彼於政略之遠見，尤勝於軍略，曾斷言「中國亦必變（指政體變革），變而至於俟及之淪亡，或成爲英法之強盛，則不敢預言，要視國人之自強爲何如耳；而其變則必也」。凡此發於事前數十年之見解與

謀略，今已一一應驗，絲毫無爽，真堪稱曠世奇才，古今中外，能有第二人乎？然而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當時能賞識黃公度之才略高遠者，有張之洞與陳寶箴二人。時張任湖廣總督，陳任湖南巡撫，公度即在陳幕下。嗣公度被康有爲牽連，得張陳之力，奉旨革職，永不錄用。其後列強有瓜分中國之意，西太后召集各地方面大員開救國會議。張北上時留滬三日，電詢公度以救亡圖存之策。公度電覆謂「將利益均分諸國，而主權操之於我，可破瓜分之局」。二十年後，英日德法俄五國再倡瓜分中國，王寵惠、顧惠鈞、施肇基三人即以公度之策說服美國，訂立門戶開放，利益均沾之九國公約，遂免瓜分之禍。

黃公度亦人也，何以能籌謀定策於事前數十年，而能如響斯應，兄其知之乎？兄必不能知之也。弟今語兄，公度之所以能策謀如神者，因其謀國之忠，純出至誠也。孔子曰：「誠則明」。又曰：「誠能前知」。又曰：「至誠如神」。是故黃公度者，可謂至誠謀國之神人也！胡適因其詩而仰止之，固不足以言知人！兄以忠君思想而瑕疵之，尤屬盲人摸象；亦且無異笑古人不穿反領西裝行鞠躬禮結婚耳！民族主義第六講曾詳論忠字今昔之用，兄其忘之耶？抑爲感情所矚蔽耶？弟竊以爲在帝制時代能忠君愛國之人，設生於今日民主時代，亦必爲愛國家，愛民族之志士也。弟不但不以公度之公忠體國爲嫌，竊慕其謀國之誠，而力學之，篤行之。故弟於民國三十六年秋，榆關失守之日，即預見大陸之必將沉淪。於美國出兵援越之初，預斷其結局比韓戰更爲可憐！於國民中學分升學班就業之決

定，預言他日遍地太保流氓；凡此皆兄父女所共知也。惜弟才不及公度，故所見不及其高遠耳！然而放眼天下，亦時有「其誰與歸」之感，悲夫！

(三)兄指弟諸詩諷詠之事，謂爲「唱高調，拿不出辦法來」，是誠淺之乎視弟矣！上述數事，已成陳跡，兄或已不復記省。茲就眼前事爲兄論之，當知弟殊非如兄所謂泛泛之輩也。

本月（六十七年十月）一日中國時報第七版載：「草屯……（九月二十九日）國中校長會議，臨結束前，南岡國中校長梁大則，要求學管課長曾景賢說明「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孰爲重要」！曾課長以其問題太過籠統，無法作答，使得梁校長大爲不悅；認爲上級官不能爲校長解答問題，則校長會議似無召開之必要。其後曾課長請梁校長詳細解說問題所在，……梁校長說：「旭光國中（校長簡社堂）前辦生活教育觀摩會，獲記功一次。自己主辦民族精神教育觀摩會，只被嘉獎一次之獎勵，顯然不公」。與會各校長及上級主管至此始頓悟梁大則先前的弦外之音，原是自己受了委曲而發不平之鳴。……曾課長……最後語重心長的對梁校長說：「這些活到今天你才敢說，以前都從不曾提過」。似乎暗示梁校長的升高（升南投某省立高中校長）已成定局，將不再受縣府的督導。」吾兄閱此新聞報導之後，觀感如何？對梁曾二君有何意見？請兄靜思有得之後，或與朋友討論有結果之後再看下文，方知弟之觀察入微，知人論事，不失春秋誅心之義。凡處理事情，必須認理清楚，論斷正確，「允執厥中」，乃能處理得宜。相信吾兄

細閱下文之後，必自悔指弟「拿不出辦法來」之語出孟浪矣。

(1) 梁校長以「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孰重」爲問，可見彼對自己所提之問題毫無認識，亦問得幼稚可笑！茲分兩點論述於次：

一、民族精神有賴日常生活以表現，捨生活則民族精神無以養成。生活則賴有民精神爲其靈魂，生活如缺乏民族精神，則在個人爲胡胡渾渾之生活；在民族則爲喪失民族自尊，甘被異族奴役之墮落生活。民族精神藉生活以發揚，生活賴民族精神以振作。二者實相因而相成，並無分別軒輊之必要。可見梁校長此問之幼稚無知矣！

二、獎勵之爲記功抑爲嘉獎，非因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之孰輕孰重而定，應據主辦觀摩會之成績而定。例如學生歌唱比賽，不因李生唱愛國歌曲而張生唱抒情歌曲，即評定李生勝、張生負；應視其歌唱技藝之孰優孰劣而定其勝負；此爲教師普遍具備之常識。身爲校長竟並此常識而亦無之，然則梁校長對教師考績如何評定乎？是否亦因國英數理四科重於圖工音體四科，而評定國英數理四科之教師皆爲甲等，圖工音體四科之教師皆爲乙等乎？

(2) 梁校長既認爲縣府獎勵不公，當時應即據理力爭，表現骨梗之節，可也。當時既能隱忍不發，允宜放大胸襟，隱忍到底，全始全終，涵養廉讓之高尚人格，亦可也。而乃梁校長不此之圖，俟調升省立高中校長已成定局，不再受縣府督導之時，方「敢」發不平之鳴；難免予人以如下之不良印象：

甲、身爲校長，不能奉行至聖先師之恕道，如何能教導學生以恕待人處世？
乙、胸襟狹隘，長久記恨，予人以不敢親近之感。

丙、在縣府督導下，不敢據理力爭，如非自知見事不明，認理不清，毫無信心，則爲無骨氣，欠剛正之流。孔子曰：「梟也慾，焉得剛」！其然，豈其然乎？

(3) 梁校長因曾景賢課長「無法作答」而「不悅」曰：「爲上級官如不能爲校長解答問題，則校長會議似無召開的必要」。校長會議不專爲主管單位解答校長問題而設，梁校長此言不免予人以小人得志，盛氣凌人之感覺！

(4) 曾課長對梁校長「民族精神教育與生活教育孰爲重要」之間，認爲「太過籠統」而「無法作答」，亦由於對二者有欠認識。曾課長既對二者之認識不足，試問如何評定民族精神教育觀摩會與生活教育觀摩會二者之成績孰優孰劣，孰應記功，孰應嘉獎？抑其評判豈能令人信服？

(5) 曾課長最後所言：「這些話直到今天你才敢說，以前都從不曾提過」。其中「敢」字，不知是否記者走筆之誤？抑或曾課長話中確實有此「敢」字？如曾課長話中確實有此「敢」字，則梁校長之所以「以前都從不曾提過」，乃基於畏懼曾課長之權威而不「敢」提矣！果真如此，則有兩點可能：第一，可能如上文所引孔子之言曰：「梟也慾，焉得剛」！第二，可能曾課長慣於弄權立威，致使校長有所畏懼而不「敢」也。

根據上文之深入分析，事理已明，則此事應如何處理？不必弟言，兄亦思過半矣；尙斥弟「拿不出辦法來」否乎？

然而目前有更重要而亟須「拿出辦法來」解決之事，即被稱爲社會之癌之流氓問題也。此事雖經主管及有關單位會商防治辦法，並邀學者專家參與研究肅清之道，警察機關亦大施鐵腕，緝獲強盜流氓千數以上，而流氓作案之猖獗有增無已。漸且組幫立派，肆無忌憚。兄試思之，其故何哉？兄能提出有效之解決辦法乎？兄如「拿不出辦法」，請看下文可也。

弟以爲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流泉之所不涸者，爲其有源也。今日流氓強盜竊賊之多，使警察疲於奔命，抓不勝抓者，其原因雖多，主要因有國民中學分升學班就業班之制度爲其源也。當國中分班之初，弟即先後爲周老師及兄父女分析其弊曰：升學班之學生，自以爲天之驕子，傲視就業班，養成驕狂之性。一遇挫折，便趨墮落而不能自拔！就業班學生則因升學無望而自慚自卑。倘遇升學班同學對之加以譏笑，每由自慚自卑而轉爲自暴自棄！此二者其家庭若疎於管教，必至走入太保流氓之途。國中年年有畢業生，故太保流氓源源不絕產生！國中升學班就業班之制度不廢，則太保流氓之最大來源不絕。抑更有進者，涓涓不塞，勢將潰隄。如不及早正本清源，倘爲共黨所利用，組成小鬼隊，則其禍國殃民將不知伊於胡底矣！此理弟常與同仁論之，惜弟人微言輕，莫達主管教育者之耳！兄其爲弟惜之乎？抑爲國家民族惜之乎？

弟昔因令女公子國英而與兄相識，勵德論學，於茲十年餘矣，當知弟之爲人，雖剛直而不失爲謙。今因兄之惑，不得不據實陳言，非敢自炫也。願兄諒之！

緬懷陳墨樵夫子

我們羅定自有唐設縣治以來一千多年，武風素盛於文風。武將方面，自武則天時期的陳普光將軍以下，勳業彪炳之著於史籍方志的，代有其人。尤以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滬抗日的蔡廷階，享譽世界，聲名最隆。只是蔡氏不學無知，不明民族大義，晚節不堅，附匪自賤，實在令人爲他惋惜！此外現在流寓香港的有沈光漢中將，潭寶燦少將，李有常少將。居住在台灣的有梁若谷中將，彭佐熙中將，王作華中將，謝日暘少將，彭程少將等人。或曾追隨 國父革命，或曾參加東征、北伐、戡亂各戰役，無不著勳於時。其中彭佐熙將軍在全國失陷之後，猶自孤軍奮戰，三面圍攻昆明，救出落在叛將手中的政府特使張群。古人說：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如彭佐熙將軍這樣的人，真可謂孤忠昭日月的了！

惟文人方面，能有著述傳世的，則僅清初黎耀宗一人而已。黎雖以經詁考取舉人，然於經學實無所得，故傳世者僅其聽秋閣詩集十六卷，是他的弟子陳琿所刊。詩集內附勞薪集及歸雲集六卷，是他赴京會試與落第歸來沿途所作，多爲懷古寄慨，頗饒沉鬱之致。今逢塵劫，黎之詩集，恐亦絕跡人寰了！民國以來，則以貢生陳墨樵夫子，榜下知府優貢陳子楷，及我的外叔祖舉人王子椿三人爲著。王子春且曾留日習法律，返國在大理寺任職。入民國後轉爲最高法院法官。他死

之日，亦無著述行世。陳子階早年工作於滬濱穗垣之間，事跡未詳，僅知他曾一度任廣州越華報總編輯。晚年返鄉，任教於省立羅定中學，亦無著作流傳下來，終與草木同腐了！陳墨樵夫子嘗自選其詩若干首，名爲課綠簪詩草，由他的老門生卓伯衡茂才端書恭錄，並囑我將來爲他付梓。卓師精何子貞書法，只可惜騰繕未竟，而大陸失陷，我已匆匆違難香港。從此鐵幕沉沉，音訊阻絕，無法完成墨樵夫子之所囑托，真是畢生憾事！

墨樵夫子之詩，於今我手邊所存的僅有兩首：一爲題吳天任荔莊詩稿：越王老去不重來，霸氣千年豈莫回？南海有人雄且傑，豪吟季子一天才！二爲題子鐵騎塵影詩稿：之權門下土，慷慨邁塵氛。攬轡澄清概，扶輪大雅群。著鞭劉越石，擊劍鮑參軍！走馬聲相倚，錚錚遏白雲！墨樵師偶亦喜作詩鐘。民二十三年時，廣州市孔明電器行開業，爲了廣事宣傳，以「電」與「諸葛亮」爲題，限暗香格，登報公開徵選詩鐘，錄獎一百聯。當時鐘師是誰？已記不清楚。似乎是遜清末屈的榜眼朱汝珍。墨樵師寄投兩聯，一聯獲首選，一聯獲第十九名。獲首選的是：「晉隨繩緇還飛虎，辭祝亭成起臥龍」。此聯之妙，在於用典一虛一實，却能銖兩悉稱，字字工整。足見墨樵師不愧爲吾粵一大作手。

墨師自科舉廢後，即蟄居羅城之龍頭岡，構娛園以爲讀書灌園之所，一生從事教育。我的先祖父及先父均曾從遊。民二十五年以後，吾羅以好學能文著稱，曾主僑風通訊社筆政的羅琴圃君，也是墨樵師高足之一。只可惜羅君體弱多病

，年未五十便與世長辭了！當共黨竊據大陸前夕，墨樵師屆九三高齡，猶步履自如，每到羅定公園內右邊，旁山臨水，爲吾羅首屈一指的浮綠仙館餐廳，領導詩酒之會。

我和吳天任君立雪娛園，是在墨樵師年逾耆年之後。墨樵師嘗語卓伯衡茂才（卓爲予遠親，且其子卓慶湘是我的上下班同學，長我十歲）說：教書五六十年，不料最後得此雙俊爲及門弟子，可謂不負平生了！吳天任君始以「羅定龍龕道場銘考」一鳴驚人；繼以「楊星吾年譜」享譽珠海；民六十三年以「黃公度先生傳稿」獲中山學術著作獎；六十九年又以「荔莊詩稿初續合集」獲中山文學著作獎；其成就之高，誠有以慰墨樵師在天之靈了。只是我這個不舞之鶴，學劍則已無用武之地；轉而鑽研經籍，冀能以學術報國，而卅十年來，雖已完成「大學新論一書，復繼續撰著「論語新論」，以圖一正二千五百年來古今學者對孔學之誤解（此書下卷尙未脫稿）。此二書自謂是平生學力所在，只因我賦性誠篤，誠中形外，行文措詞不免過於率直，以致與時不諧，和仕途同樣不達，無濟於世，實愧負墨樵師昔年對我的期許了！

一自違難港台，家鄉音訊，久已阻絕。料想百齡人瑞，在飢餓政策之下，必然早已作古！今承三羅同鄉會來函徵稿，因爲文以表懷念之心，並賦詩以見愧楨之意；愧列門牆負所期，娛園煙雨費相思！而今萬里傷時淚，化作啼鴉悼我師！

祭楊君文

惟君夙具慧根，仰承慈訓。每於梵音燈影之下，時有靈機妙諦之詢。及其慧悟七心，學通六藝，入社會而致用，赴電廠以圖功。則佛心光明，普照大千世界。才思敏捷，允稱飽學青年。方謂鵬搏之可期，佇看雲路其無限。不意朝方努力於工作，暮忽驚變乎輪軸。嗚呼！長才未展，君其何之？天胡不弔？我則傷悲！思君去年，橋成烏雀，始賦關雎之詩。羽乏螽斯，猶興伯道之嘆！而況萱堂垂老，未報春暉之恩。蘭室騰芳，待占歸妹之卦。人子之心未盡，竟爾賈志黃泉！長兄之責猶賒，忍教長眠青塚！天何瞶瞶，奪此莞單？嗚呼！哀哉！伏維尙饗！

關於蘇秋鎮委員對新聞局長宋楚瑜的質詢，表示我們的看法

自從宋局長於今年（七十年）十月六日在立法院會中答辯康寧祥委員之事發生後，據報載當時除立委張德銘說：「但宋局長答覆，口口聲聲要委員本身澄清或更正，似乎不妥當」的話，徒見其故作含糊曲解之言外，大多數立法委員都是對宋局長的答辯報以熱烈鼓掌。其後，十月十日中國時報第三版載李部長元簇先生在立法院答詢，「指出『解剖屍體條例』第一條規定，須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醫學院校及其附屬醫院或公立及核准有案，設備完善之私立醫院，『爲學術研究之必要』，才得依該條例之規定執行屍體解剖。因此卡內基美侖大學教授不可能依據該條例進行解剖」。這件事到此，本來已沒再加討論之必要了。

不料同月十三日民聲日報第三版載台北十二日電：「立委蘇秋鎮今天向行政院提出質詢表示，外人參與鑑定並無侵害司法權與主權。解剖屍體權並非專屬於檢察官，禁止採訪權決定沒有法律根據，行政官員依法無命令國會議員更正質詢內容的權利，基於以上四點，他認爲新聞局長違憲違法，應負政治、行政、法律重大責任，如不引咎辭職，應請孫院長加以撤職，以挽救憲政、國策、法治體制」。於是直到同月廿二日報紙上對此事猶是餘波蕩漾，但可惜的是那些發言者，不是委員就是代表，而不是單純的平民。

我雖未讀破萬卷書，但是對人情道理認識十分清楚，我願站在選民的立場表示我對此事的全般意見。爲了免使讀者翻查舊報紙之勞，先將報載三人情形摘要節錄於此，以利對照。

十月七日聯合報第二版：

一、康寧祥委員的質詢情形：

「首先聲明他的質詢包含三部份：新聞自由……」

「以美聯社記者周清月對美國卡內基美侖大學狄格魯教授與病理學家魏契來華瞭解陳文成命案一事。作錯誤報導」。而取消她在華的採訪登記證，認爲是「過度反應」。康寧祥并指責新聞局不應要求周清月寫悔過書」。

「國家尊嚴大家有責任共同維護，但取消外國通訊社駐華記者採訪權。對於國家形象，美國與我國關係，有不良影響，事先應與外交部磋商」。

「康寧祥並當場提出三張照片，說明二位外籍專家審視陳文成屍體時，曾經動了刀……並把照片交給行政院列席官員」。

「康寧祥並唸了幾段外電報導，說明兩位外籍專家回到美國後，曾在記者會中說，在台北曾做了『第二度驗屍』。康寧祥認爲新聞局事先何以未向新聞記者作背景說明？他要求新聞局考慮恢復美聯社記者周清月在華的採訪權。」

二、宋局長的答詢情形：

「宋局長首先提到康委員在書面質詢中提到會對美聯社記者的事『深入調查』，

他希望康委員不要單憑美聯社記者一面之詞。例如新聞局根本未曾要求周清月寫悔過書。又如書面質詢中提到兩位專家抵華後，『一直避見新聞局』，是否『避見新聞界』之誤？但國會文書有此錯誤，亦應更正」。

「宋楚瑜接著拿出康寧祥提供的三張照片，他說，其他兩張沒有人在場，另外一張也沒外國人在場，如何證明是當時拍的照片？」

「他又說：事情發生後，美聯社記者會要求他發表更正驗屍的消息，他沒有答應，因為如同日本共同社報導，康寧祥委員說，我國正與南非及以色列從事輕武器的技術合作，康委員曾否認說了這段話，姑不論立法委員能否將機密文件向外談話，他無權替人澄清，只有康委員自己澄清」。

「宋楚瑜鄭重指出……凡是外界任何有損國家主權及法權完整的事，絕不姑息。同時爲了國家安全，免於國家主權及尊嚴受損，不能因爲外國通訊社，即加以姑息」。

「他強調依照我國刑法規定任何人不能破壞屍體，包括家屬在內，如涉及刑案，必須解剖，也要獲得審判長，授命推事或檢察官的許可，且應由醫師及檢察官進行，其他人不得驗屍」。

三、蘇委員的質詢情形：

「蘇秋鎮在書面質詢中說：司法權係指偵查審判權而言，偵查審判權爲主權之主要部份，不容外人干涉，在法律上向無疑義。然而鑑定僅屬刑事訴訟程序調查證

據之一項，其目的在於爲司法官求作成周延而正確之裁判提供某一方面的專門具解與智識而已。是以鑑定人之限制？適用外國人或外國機關作爲鑑定人，亦無侵害司法權。

「他又說：屍體的解剖除依刑事訴訟法，由檢察官指揮辦理者外，依解剖條例第三條規定：爲研究死因之病屍體或無犯罪嫌疑之變屍體，經其親屬同意均可加以解剖，並無檢察官同意之必要。依照解剖屍體條例第七條規定，屍體在解剖時，如發現有傳染病或他殺、自殺、誤殺、災害等情形，應於解剖後十二小時內報告當地各該主管機關。是屍體之解剖，如經其親屬之同意，雖無（？）檢察官指揮偵查之命令」。

「他表示，依憲法第廿三條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事項？應以法律規定，不能任由行政部門擅行發佈行政命令自行適用。現行新聞記者法共計卅一條，於民國卅四年七月七日頒佈施行，同年八月廿三日又明令暫緩施行。是目前關係新聞記者之處分，尙『無法可據』」。

「蘇秋鎮最後強調，依憲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第五十七條規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長及所屬各部會行政首長質詢之權。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對於立法委員的質詢，應以負責的態度據實答覆。立法委員對於行政院之施政方針，施政報告及所提法案均可憑良心，良知及民意不爲贊同的表示，引用之事實，如有偏差，行政單

位首長僅能據實答覆澄清，以求獲得諒解，但信不信乃委員之判斷權限，政府官員絕不能在會上指責某一個國會議員，就質詢內容這一點，應加更正，如同在辦公室發號施令指揮下屬」。

「他又說國會議員是代表國家主人向人民負責，並不向行政官員負責，行政官員僅能陳明原委要求國會議員支持，不能強迫國會議員就某些問題接受其意願更改議案內容。行政官員在國會議場上，要國會議員更改質詢內容，現為中外政治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令人感嘆，民主法治觀念何以欠缺至斯程度！是新聞局主管部門指責康委員質詢，要更正這一點，要更正那一點，非惟依法無據，更大大破壞憲法體制不尊重民主制度，難決（？）引起立法委員，異口同聲指罵行政主管人員，違背憲法失態如此，豈無政治行政責任？」

前面三人的情形，已依見報時間的先後編為一二三號次序現在就依此次序說出我這個真正是國家主人翁之一的選民立場的看法如下：

(一)綜合康委員的質詢來看，康委員提出三張照片和唸了幾段外電報導，是要證實外籍專家確曾驗屍。爲什麼要證實兩專家確曾驗屍呢？是爲了證明美聯社記者周清月沒有「作錯誤報導」。爲什麼要證明周清月沒有「作錯誤報導」呢？爲了「要求新聞局考慮恢復美聯社記者周清月在華的採訪權」。爲什麼要要求恢復周清月在華的採訪權呢？爲了耽心「對於國家形象，美國與我國關係有不良影響」。

首先爲了「對於國家形象」會有「不良影響」，這理由十分堂堂正正的，只可惜方法不對。第一點康委員僅唸外電報導，而不唸中國各報的報導，似有崇洋偏頗之嫌。第二點，僅憑三張沒有美國專家在場驗屍的照片，想籍以證明美國兩專家會作第二度驗屍，徒見其心勞日拙；且適足反證周清月這個原本是中國人的美國記者確是「故作錯誤報導」，則新聞局之反應不能說是過度了。往昔詩人唾罵漢奸的「漢人學得胡兒語，登上城頭罵漢人」詩句，便因而成了周清月的忘本寫照。因此，對於我們「國家的形象」，不但沒有「不良影響」反而益見國格之高尙了。

其次爲了「美國與我國關係」，會有「不良影響」，這話則表現出康委員的幼稚和崇洋媚外心理。因爲今天世界上國與國的關係，沒有道義，沒有人情，純粹建立在利害關係上。日本政府之承認匪偽政權而與我絕交，是爲了想與奸匪聯合抗俄，以及想獲得大陸經濟利益。日既與我絕交後又提議交流，則是不願放棄在我國既得的經濟利益。美國則因想利用奸匪作抗俄先鋒，利用我大陸廣大土地作原子戰場而與偽政權建交，則不得不接受奸匪要脅而與我絕交；但又不願放棄台灣作它防共第一防線的前進陣地，而學日本的與我保持交流，而訂出台灣關係法案，這不但卡特政府如此，今之雷根政府也好不到那裡去。謂予不信，請看中華民國七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第二版所載「美歷史學者麥茲格所說：很少美國人瞭解，中國政府並僅僅基於實際，法理上的安排；它們也依賴某種意識型態上

的動員。台北即使僅在某種象徵方式上承認共黨的權威，則台北政府所依賴的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承認就會瓦解。這便是只要台北承認共黨的主權，共黨就能答應台北任何事情的理由。因之，雷根政府竟然暗示它對於北平的虛假提議。（作者按：共黨的提議是台灣在共黨的主權下自治）給予肯定的反應，實在令人驚異。這不就是證明雷根政府和卡特政府，同樣是同意共黨來統一台灣嗎？共黨自竊據大陸後，不但抗美援北韓，而且經常罵美帝，至今美國和它建交它還是照罵不誤，但美國自尼克森政府而福特政府而卡特政府而雷根政府一脈相承的援助共黨。近來的美國政府且加緊協助共黨達成設廠自製能對抗蘇俄的武器，而對於僅屬美國二流貨色的戰鬥機，亦遲遲不允賣十幾架給予我國。可見「美國與我國關係」不是取決於忘本的周清月在華沒有採訪權，就會有「不良影響」，更不是奴顏婢膝，崇洋媚外就會有：「良好影響」的。昔日英國名首相張伯崙說：「美國是與敵人相好，與友人不相好的國家；做美國的敵人好做，做美國的朋友難做」。日本是偷襲珍珠港的敵人，美國給與大力援助，成爲經濟大國，我國是它並肩作戰的友人，它對我國却是落井下石，發表白皮書攻訐我們，往事歷歷，康委員應該明白，美國是有濃厚的被虐狂的國家。正如康委員所說：「國家尊嚴大家有責任共同維護」。我希望康委員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維護我們中國的尊嚴，不可維護「作錯誤報導」的忘本的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的個人尊嚴，更不可因維護周清月個人尊嚴而有損自己中國的國家尊嚴。

其次，爭取新聞自由是對的，但應爭取誠實報導新聞的自由。如爭取做「作錯誤報導」新聞的自由，則絕對不是中國人民大多數的民意了。康委員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是代表我們中國的民意，我誠意希望康委員站穩立場明辨是非，放棄崇洋心理。要知外國記者既「作錯誤報導」，則外電自亦不足採信，唸它幹什麼呢？還是多念幾段中國報紙的報導吧！

(二)甲、宋局長「希望康委員不要單憑美聯社記者一面之詞」。這原是身為立法委員所應具備的素養。却要宋局長提醒，實在丟人。我以為關於偏聽「一面之詞」這點康立委應自動自覺好好自己織悔改善才是，若有其他立委以此為宋局長詬病，或以為是不民主，那是該立委心裡的官僚主義作祟，不會獲得多數國民支持的。「過而不改，是為過矣」，願自以為高高在上的某些立法委員以孔聖之言為座右銘！

乙、宋局長所說：「書面質詢中提到兩位專家抵華後，『一直避見新聞局』，是否『避見新聞界』之誤？國會文書有此錯誤，亦應更正」。我以為宋局長此言吐詞過於簡單，使有些不讀書，學問差的立委發生誤會，以為宋局長要求康委員更正質詢內容，其實以我這個武夫出身，讀書不多的選民老百姓看來，宋局長因為美國兩位專家事實上並未避見新聞局只是初來時避見新聞界。因此，除非是康委員故作不實之言，否則，惟一可能是立法院打字員將「界」字誤打為「局」字，而校對員又未校對出錯誤所致。宋局長當然相信康委員，不會故作不實之言，

所以爲愛護代表民意的立法院，才說出：「國會文書有此錯誤，亦應更正」之言。並非請康委員更正質詢內容。假如康委員的質詢書原稿也是誤將「界」字寫成「局」字，則康委員應自行更正。如不更正便不符事實。不符事實之言是造謠。我和宋局長一樣相信康委員絕不會故意造謠生事，只是筆誤而已。我敢請誤解宋局長言詞的立委今後好好自修，多讀點書充實自己，不可再有聽不懂言詞而亂加誤解的事情發生，毋負我們選民老百姓的付託！

丙、「他又說：事情發生後，美聯社記者會要求他發表更正驗尸的消息，他沒有答應。因爲如同日本共同社報導康寧祥委員說：「我國正與南非及以色列從事輕武器的技術合作」，康委員會否認說了這段話。……他無權替人澄清，只有康委員自己澄清」。宋局長這段話也是過於簡單，他所說的「事情發生之後」的「事情」二字，我想是指美聯社記者周清月故作錯誤報導的事情。周清月故作錯誤報導之後，知悉我國要取消他在華的採訪登記證，還不肯自己更正，却要求宋局長以新聞局名義發表更正驗屍的消息，其用心是極其惡毒的，宋局長基於無權代人澄清，尤其無責任代外國記者澄清，而不答允其請求，並舉過去日本共同社報導康委員說詞爲例，也是由康委員自己澄清的，以證明他無權代人澄清。這就是我國成語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的道理。而不讀書的那位立委却聽不懂，也不識自己國家常用成語，也更看不懂報章文字，便誤以爲宋局長要康委員澄清質詢內容了。

了。

丁、宋局長所說「不能因爲外國通訊社，即加以姑息」。這是大仁大智大勇的做法，字字擲地有聲，表示出中國讀書人的骨氣。不愧國家賦予新聞局的職務。

(3)我是軍人出身，未研究過法律。關於法律方面的問題李元簇部長已說的很明白。但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我懂中國人的情理，現在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以中國人的情理詳論蘇秋鎮委員的質詢。

甲、在中國法院訴訟中的有關驗屍問題，依情理首先應由中國法醫驗屍。如原告認爲驗屍報告有問題，應另找專家覆驗。則應先向法院提出意見，不能隨便拉兩位外國人來亂指爲專家，隨意驗屍的。

乙、外國專家之定義，依情理，其在這方面的專門知識及業績有事實表現，經我政府最高有關主管單位審核認可，才堪徵信，尤其是應查明其立場是否公正無私，如係美聯社記者周清月一流人，則殊不足取信。

至於「鑑定權」，除法醫外，不管鑑定人是外國專家或中國專家，依情理必須獲得雙方當事人同意邀請，如雙方不能協調同意，則應由雙方各邀同等數之專家同時鑑定。提供法院參考，方爲公平，如未經最高主管單位認可，又未經雙方協調妥當，依情理是不合的。應是「侵害司法權」，或是侵害對方當事人權益。

丙、解剖條例之規定，應是指刑事訴訟驗屍以外之解剖。例如醫學上的解剖是，所以才會有第七條「屍體在解剖時，如發現有傳染病，或他殺、自殺、誤殺、

災害等情形應於解剖後十二小時內報告當地各該主管機關」之規定，可見該條例是不適用於刑事案驗屍之用。也就是關涉刑案的屍體，不能單獨由死者家人同意，便可以隨便解剖驗屍的。

丁、蘇委員認為新聞局處分新聞記者於法無據，其言外之意，當然是認為新聞局處分美聯社記者周清月事是違法了，也就是主張任由外國記者偽編事實來污辱中華民國政府了。我這個真正的中國老百姓不禁要請問蘇委員三個問題：第一、蘇委員是站在那一國的民意代表發言？第二、爲什麼賣力爲美聯社記者周清月爭取採訪造謠污辱我們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的權利呢？第三、既然是中國未施行「新聞記者法」，因而說宋局長處分周清月於法無據，則宋局長究竟是違了什麼法，是不是違背了蘇委員自擬的私法？若說宋局長違背憲法的言論自由，則不論任何國家的憲法自由都不能超出國家利益範圍之外的。試問美聯社記者周清月之造謠污辱我國，是於我國有利，抑或有害呢？宋局長之取消他在我國的採訪造謠權，是於國有利抑有害呢？蘇委員之爲他爭取恢復在我國的採訪造謠權？是於國有利抑有害呢？我相信蘇委員真能依照憲法第五十七條「……憑良心、良知、民意……」去想，則午夜夢迴之時，必不勝汗顏的了。

綜上所論，蘇委員之質詢，不但不符合中國的人情道理而在法理上也站不住，根本是失去了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立場，而自外於中華民國國民之代表了。

談熊玠教授對付中共統戰之主張

熊玠先生現正返國參加國建會外交組會議。他是美國紐約大學現任教授，他講授的課程是外交談判，可謂是外交談判專家。他於兩月前發表對付匪共統戰主張，我覺得熊教授的意見，瑕瑜互見，而瑜不掩瑕，從他此一意見看來，知道他對美國，對自己國家的台灣和大陸的現狀都認識不夠。所以，他的原則性建議：「應採取更積極主動的態度與作法，尤其是在面對中共接連發動的和平統戰攻勢，更應如是」，雖然是很好的建議，但其他理論性和技術性的建議，却與自己所提原則性建議，未盡脗合，而仍不脫消極被動作法，實有慎加斟酌之必要。因此，特加探討於下：

熊教授建議：「此時不妨依照美國主張「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的立場，提出我們的答復：「要談判，但不是現在」。我對熊教授此一意見，殊不敢苟同。首先美國人說的「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這句話，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因為現代民主國家是以憲法治國，不同於古代以帝王治國。古代以帝王治國，誰取得帝王的統治權，誰就是帝王，他就足以代表國家，現在民主憲法國家，要修改憲法或另立新憲法，只有兩途。一是依法進行廢憲或修憲，另一是違法叛亂，以武力奪權廢憲。但憲法是全民的，故凡以武力奪權，在進行奪權中途，而尚未完

全奪得全國，仍有部份地區奉行舊憲法時，則該奪權集團仍屬違反憲法的叛亂集團，而不能稱爲獨立國。因此，今日之中國仍是一個，是一個奉行正統憲法的中華民國。大陸上的共黨不論他的武力有多強大，他還是一個違憲的叛亂集團，不應視之爲一個獨立國家。美人之所以說「一個中國，但不是現在」，是似是而實非別有居心之言。

其次，熊教授主張仿效美國口氣說：「要談判，但不是現在」，其所持之理由有四：

熊教授的第一點理由說：「談判必須是在公平合理的條件之下進行。但以今日中華民國與中共的情況而言，中國大陸人民所得遠比台灣人民所得爲少。在這種情形，若要談判，各種條件都對台灣不利，而且不公平」。

這點理由，以人民利益爲着眼點，是堂堂正正的理由。但以此作爲拖延談判之時間，不但有欠積極，而又不合中國文化思想。我以爲應以此堂堂正正之理由，要求共會退避賢路，自動解散下野，以謝全國民衆；這才是主動積極的作法。

其第二點理由說：「再說：當年東、西德談判，有英、美、法、蘇四個保障，南北韓的談判停火，也由國際部隊提供保障。若台灣與中國大陸進行談判，有誰能保障台灣的安全？因此，中華民國政府的拒絕與中共進行談判，其理由是很可以理解的。」

這點理由不但丟人丟到了家，也使全中國民心離散，更瓦解了自由中國的軍

心士氣。可謂徒知遷就美國的愚昧政客，而不知自己國情的最壞主張！

其第三點理由說：「台灣與中國大陸，兩種制度截然不同。雙方進行談判，不相當兩個公司的合併，而是大公司買了小公司的大部份股票而將之吞併。正因為如此，中華民國不能在目前條件不利的時候與中共進行談判」。

這點理由一開始說：「台灣與中國大陸，兩種制度截然不同」，確是很光明磊落而有力的理由。只可惜熊教授把它接入「不相當於兩個公司的合併，而是大公司……將之吞併」的純粹站在資本主義的觀點與執政掌權者自身利益的立場，反而成爲庸人自擾，又要增加下面第四點理由，作不完整的補充解釋，真是何苦來哉！

假如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兩種制度截然不同」之下，接着說「假如中國大陸不是鐵幕深垂，自由世界就非人口爆滿不可。這可從中國大陸人民寧願冒沙魚吞噬之險逃港的情形，看出中國民心之厭惡中共極權專制不民主不人道統治了。我中華民國是秉承傳統文化「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的天賦民權思想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三民主義國家，怎能違背民意而與毫無人權，毫無民主自由的中共談判呢」？這樣說，不是也可以使美國人民「其理由是很可以理解的」嗎？而且，這樣說，則熊教授所言的第四點已合併於其中了。

最後，我們應實行主動積極的做法，除了指出大陸的民生落後，建設落後，教育落後……與台灣的進步，成爲強烈對比之外，更應指出僞憲法不是憲法，因

爲它每換一酋，就要修憲一次，以適合獨夫暴君所專用以奴役人民爲標準。這可從中共前酋毛匪之一再修憲，其後酋江青亦擬修憲，華國鋒又擬修憲，鄧小平登場，更是實行修憲，爲的也是使僞憲適合鄧小平一人之用，故僞憲實非憲法而是獨夫私法。在今天的國際潮流中，沒有憲法，只有獨夫私法的統治者，應不配稱爲政權，更不配稱爲國家。我們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怎能放棄民主原則，而與獨夫談判呢？這理由也應是國際人士「很可以理解的」啊！

在現在海峽兩岸人民生活福祉的強烈對照之下，共產政權已沒有談判的資格了。共黨如真有誠意爲全國人民幸福利益着想，就應該先行自動宣佈放棄全中國人民所厭惡的共產主義，解散殘民以逞的獨夫極權專制的僞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切軍政組織，將政權交還正統憲法來處理。

覆源流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函

辱承惠寄特別通知一函，其中書目所列，有昔日左傾文妖之作品，有甘作共黨文奴之作品，雖孔子有「不以人廢言」之訓，然以讀書人而竟不能明辨是非，嚴分漢賊，則其作品又能予人以何種進益乎？貴社爲之專函推銷，縱然有利可圖，於心安乎？尙盼貴社本文化救國之初心，益加自愛自勵，則民心之團結，大陸之收復，所利賴矣！

對於改「親民」爲「新民」之我見

程子改親爲新，朱子因之，並解釋說：「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己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又說：「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古今人都認爲從下邊康誥曰：「作新民……」可知應作「新」，不作「親」。我則以爲湯之盤銘，康誥及詩等言，非朱子所謂「新」，乃補充說明「親民」之政，必求其日新又新而已。按程朱之所以改親爲新，是因他們都把大學一書，看作孔子教學生初學入德之門，及爲學次第的進度表。而我們今天雖無人明斥程朱之妄，但已肯定大學爲修己治人，內聖外王之大學問。我們國父孫中山先生更於民族主義第五講明白指出大學一書是世界上最具體最完備之政治哲學；是外國學者所未能見得到的超現代化的政治哲學，否定了程朱入德門，進度表的膚淺看法，因此，我站在政治哲學的觀點上來看，覺得改「親」爲「新」，是捨周延而取一偏。無法包容下文「如保赤子」，「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及「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等言之意旨。若仍舊用原文「親民」，則可包容「新」義。蓋惟親民，才知民意民情之所在，才能客觀的知所因革，日新又新，做到至善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的境地。否則，不求親民而只求新民，則不免失於主觀。又如何

能做到止於至善之政呢？況且在儒家宗師孔子的思想中，雖有已立立人之意，而他自己已做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的至善之境，但是否要求「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的人都要做到日新其德而止於至善呢？我相信孔子絕無此意。否則他就不會說「……下愚不移」了。子夏更不敢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了。事實上孔子對賢者也未苛求其日新其德必止於至善。故憲問第十二章孔子說：「今之成人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生平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孔子對賢者之要求，猶寬恕如此，會對一般人苛求，其必止於至善而不遷麼？況且子夏之言，也是有事實根據的。孔子曾說管仲器小，不儉，而又不知禮。禮是孔子所重視的，而儉是禮之所從。孔子曾告顏淵，克己復禮爲仁。管仲不儉而又不知禮，應是不仁之人。但憲問篇孔子荅子路子貢之間，則盛稱其仁。其原因是管仲佐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保衛國家民族，免淪於被髮左衽的亡國奴。可見得禮雖是孔子所重視，然而在保國衛民的大仁大德之下可以從權稍有出入了。所以我以爲千載以來學者對大學一書之誤解，是一誤於程子之謂「親，當作新」，再誤於朱子以湯之盤銘等言爲「釋新民」。在一誤再誤之下，遂使儒道幾於盡失，只好僅認耶穌才是聖人，把孔子只好退居教師之祖宗了。

對伊川內聖外王之學的評議

我從伊川所說：「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的話，便足以確認伊川之學，不是承傳孔子正統儒學而來。而事實上伊川之仁是公，是一。孔子之仁，是愛，是權。例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這分明不是公而是權。伊川以「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認爲仁者用心以公，而孔子認爲仁者之好人，固出自愛心，而其惡人，也是要出自愛心。例如，范仲淹「寧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器」，則殺人也是出自愛心，而非出自公心。孟子之「誅一夫紂」，同樣是出自愛心，而非出自公心。伊川由公字生出一字，便是故作神秘玄虛以迷惑無知識而偏自以爲很有知識的盲心文人，與孔子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輕易得到的仁，應是背道而馳，我從論語中研究所得，孔子的內聖外王之學，就是仁道的全程。故凡具有內聖外王之學的人，「達則可以兼善天下，不達亦可獨善其身」。伊川於仁，既與孔子背道而馳，則他的內聖外王之學，當亦與孔子大異其趣，縱能獨善其身，絕不能兼善天下，此宋徽宗之所以被擄，而理學家惟有「靜敬」以觀了。有人說他是「胎息華嚴而來」。而我則認爲程氏僅能說是內聖之學，實乏外王之學；而且其言言內聖之學是海市蜃樓，是孔子七十也做不到不逾矩的！

三羅同鄉會名譽理事長陳博士本昌伉儷七秩雙壽序

當變起銅駝，去國拋家之際。保茲金帳，厲兵圖治之年。東風西風，務求博。文露武露，並爲匡時。而舜水居夷，逾三十載而猶思報國。尼山履道，屆七十齡而益見從心者，其惟我三羅同鄉會名譽理事長陳博士本昌先生乎。溯自妖氛北竄，倭寇東侵。國勢艱危，人心痛憤。斯時也，先生畢業於羊城國立中山大學，年方少壯，性自標稜。眼電橫飛，舌鋒銳掃，才力扛鼎，正氣塞天。念紫塞黃雲，則效班生之投筆。睹蒼波碧海，則慕宗慤之長風。脫穎囊中，何須彈鋏？宣訪域外，小試牛刀。隨虎豹以臨關，乘蛟龍而起蟄。金提化俗，揚漢德於遐陬。銅柱紀功，立天威於南服。

洎乎倭皇降服，馬甲洗兵。烽火暫銷，蕭牆伏禍。人民但知勝利而額手，政府亦樂勝利而裁軍。於是先生分符盈江，則河陽花發。遷知六順，則洛市槐垂。佈多愛於古滇，光欺水鏡。設庠序於黔市，化及山城，然而文丑蠅營，妖氛益肆。貳臣箱變，國步終艱，當此時也，名流視爲改代換朝，學者信其自由民主，而先生則守義蹈海，假道來台。復國防之廟謀，不嫌盤根錯節，更爲戰地而策劃，漫言履順蹈常。是猶杯水之池，何堪鯤化？枳棘之地，難爲鳳棲。因而業展陶朱，泛星槎而遠渡。學成博士，振雲翼以高騫。盡國民外交之心，效忠黨國。合華裔團結之力，領導群倫。著述不必藏山，榮膺國際名譽哲士。仁義恆兼智勇，進軍美洲政治戰場。如先生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矣！

而況天涯比翼以翱翔，人海並肩而奮鬥。女媧繩土，同屬尊榮。佗移國民，盡皆壽考。又復麟趾集瑞，犀角通靈。蘭桂騰芳，鳳毛濟美。於今將以三民一統之世，正逢二首六身之年。荷蓋迎風，榴花似火。適先生伉儷弧懸小滿之日，壽登古稀之齡。凡我三羅同鄉，僉以先生聲名之高，去天三尺。陰陽以和，作繭同功。宜獻南山之辭，合致蟠桃之敬。遙想鴻猷懋著，益增鄉國之光，明德維新，當與河山並壽。是爲序。

台北市三羅同鄉會理事長葉穎基暨理監事

仝鞠躬

監事

賴

強敬撰

在先總統 蔣公提倡復興中華文化十年之後，各項民族舞、各地民謠，如風起雲湧般，登台演出，螢幕表演，與日俱增，惟獨作爲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之論語，在電視上開講不久，便無疾而終。甚至於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我們黨辦的中央日報知識版上，竟有篇題目爲『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需要』的文章說：『儒家以孔子爲代表人物。孔子生長於封建時代，故其思想多少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例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類的話所代表的思想，自然不合現代民主社會的潮流』。這類的話爲什麼不合民主社會潮流呢？他說：『中共今日在大陸上的作風，較我國過去封建時代的若干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們的領導階層以君子自居，視老百姓如小人，要強前者的言論思想（如毛語錄），得到後者無條件的一面倒的接受，以期風行草偃。同時中共領導階層的強迫人民絕對服從，對教條以外的知識加以封鎖，更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該文作者這個說法，徒然曝露他既無中國歷史知識，也沒有普通社會心理常識。第一，周代的封建，與西歐封建不同，若以歐西封建爲標準，則周制望塵莫及，簡直不成爲封建。就以西周封建而論，自平王東遷時，已開始崩潰，而漸變爲郡縣了。春秋是霸權時代，封建已有

名無實。孔子生於春秋末期，何來封建社會爲其背景呢？第二，禮，是上古法律之一部份。孔子推崇以天下爲公的堯舜禪讓制度，又主張禮治，這正是民主法治的雛型，怎能說孔子多少有封建思想？第三，以中共之強迫服從，說是風行草偃，顯見其無知。十多二十年前因影迷崇拜女明星赫本，於是世界各國都流行赫本髮型。近十餘年，因披頭歌聲風靡世界青年，於是我國的青年及老年人都學披頭留長髮，更且青出於藍，要與女性爭一髮之長短了，這兩事才真正是風行草偃，而不是中共的強迫服從。至於「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二語，實是孔子見當時民智未開，國家許多政策，無法能使民衆明瞭的感傷語。也正因孔子傷心於民智未開，才開創他的平民教育，實行有教無類。只因孔子時代的文章沒有今天的標點符號，致使青出於藍的陶淵明之弟子，既不求甚解，也不求會意，便貿然妄議先聖。而我們黨辦的中央日報編輯先生，竟將這樣毫無知識的文章發表於知識版上。我想先總統 蔣公在天之靈，如見該文，亦必不勝唏噓浩歎了！我爲恐共黨笑我黨無人，故乘長春俱樂部楊先生要我撰專論之便，對孔學作較爲深入的研究。

研究孔子之學術，應以論語爲主要依據，這是不爭之論。論語雖未必盡載孔子之學，但已溥博如天，浩瀚如海。二千五百年來研究論語的，何止千百，亦僅各得其一端，未能窺其全體。今爲節省篇幅，僅以現代最著名的學者的諸般見解來作說明：

徐英的論語旨要，及高明的孔學管窺，都是採用禮記經解六教之說。楊亮功的孔學四論認爲孔子是偉大教育家。論語是第一部教育著作，其內容有四個重點爲：論學、論知、論時中、論正名；而四論以論學一篇爲主，其他三篇是由論學引繹出來的；且三者最後還是歸到一個「學」字。錢穆教授的孔子與論語則指出孔子教人爲學有四個層次，卽學於藝，學於仁，學於德，學於道。陳大齊教授的孔子學說亦據論語指出孔子有五個中心概念：道、德、仁、義、禮。並說道，德與仁合一，義與禮合一，仁與義合一。所以五個中心概念合起來，構成道德的綱。

上面所舉現代最著名的五位學者，他們說的孔子之學，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的一得之見，而非孔學之全貌。在這五位學者之中，我比較佩服陳大齊先生。第一，因他研究論語，不爲朱注所囿。他對論語朱注之錯誤，指出共一百零五章。他在這一百零五章提出他自得的新解釋，其中大多數是正確的。第二，因陳大齊先生的孔子學說注意到「道」字。指出孔子之道是仁道，也是人道，而仁是衆德之總體，衆德是仁之成份。錢穆雖也說仁道卽是人道，但他則僅見到孔子學爲人之言，而未注意仁之內涵是什麼。第三，因陳先生注意到「吾道一以貫之」這句話。

首先，我雖同意陳大齊先生所說「仁是總體，恭敬忠恕等是成份」的見解。但對他所說「若干成份不足以盡仁的全體，缺一二成份，便不足以構成整個的仁

。所以忠恕恭敬中任舉一德，都未足以稱之爲仁」的見解，則不敢完全贊同。子夏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話雖由于夏來說，而孔子確對大德小德的看法不同。小德缺一二成份，確不足以稱爲仁。但大德則不在此限。例如孔子說管仲器小，不儉，不知禮（八佾篇）。器小，就不能容物，當然對人不能寬，不能恕。不儉，更容易生弊失德。不知禮則違紀越制，難免僭越。此三失德，在個人品德上說，都不是小問題。若依陳大齊先生的說法，則管仲不能稱之爲仁。當時子路、子貢更因管仲不爲公子糾死爲不忠，疑管仲非仁以問孔子（憲問篇）。孔子却因「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和「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的大德，而連稱「如其仁，如其仁」！管仲這樣維護國際和平，普濟天下蒼生，和尊周攘夷，保護國家民族，免後世子孫淪爲被髮左衽之亡國奴。管仲這種「博施於民，而能濟衆」（雍也），而且又影響久遠，「民到於今受其賜」，真是「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如果不是管仲小德有虧，（器小，不儉，不知禮），孔子可能不是說「如其仁，如其仁」，而是說「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了。

其次，我對陳大齊先生將孔子兩次說的「一以貫之」的話，仍跟從朱熹之說爲一指學，一指道的分開來講。另又認爲「吾道一以貫之」句中的「一」字是義，以否定曾子「忠恕」之說，也不盡同意。曾子以忠恕爲夫子之道，二千餘年來的學者，被崇拜偶像心理所蔽而不知朱注之非。明知孔子說過：「忠恕違道不遠

「，硬是不肯承認忠恕違離了道。陳大齊先生敢於打破偶像，不爲先入之見所囿，能以客觀態度來研究，這是值得我佩服的地方。但陳先生雖明知知識與德行，關係密切，却未作更深入的研究，便貿然跟着朱熹認定「多學」與「吾道」是兩件事。以致誤解「吾道一以貫之」中的「一」字是指義；是吾道一義以貫之。

其實孔子之道不是天掉下來的，正是由於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並於「多學之後」，經過「一以貫之」，才成爲「夫子之道」的。故孔子之道，是從廣求知識開始。又因衆德均應「義之與比」，而義是來自知，知是義所自出，故修德必先求知，知至而後德修。修德最終目的是「修己以安百姓」（憲問）。據此推論來看，則孔伋所述大學之道，正是孔子之仁道，亦即是人道；是做人應循之道的全程。人有智愚壽夭之不同，當然不是每個人能走完這人道全程的。這不要緊，能走完全程，則可以「平天下」。如不能走完全程，或僅走三兩程，亦可以「修己以敬」。故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寄胡秋原先生函

秋原先生台鑒：我從做工友開始看中華雜誌，看到做公務員，看到退休，還繼續看到今天，已經十多年了。對，先生我沒話說，只有佩服兩字。對 貴誌的文章，學術性的，很好；政論性的，自 先生不負責編輯後似乎差些了！最近四月出版的總二六一期，耿直先生的「與政府政策不符的言論就是偏激嗎」一文，雖引錄宋長志先生之言有二百餘字之多，但該文全篇論旨所針對的只有「所謂偏激雜誌，就是言論與政府政策不符」兩句話。却把有關「偏激雜誌」之定義最爲重要的「混淆視聽，而有利敵人之宣傳文字的刊物」兩句話棄而不顧及。這樣斷章取義，偷工減料的論文，算是偏激？抑或算是耿直中正？願 先生有以教我！

該文又把要負道德及法律雙重責任的雜誌言論，與立法委員在立法院開會中僅負道德責任，而不負法律責任的言論混爲一談，是何用心？是不是主張雜誌的言論應與立委在立法院開會中的言論，有同等自由？願 先生有以教我！

在野黨反對執政黨政策的言論，應是善意的反對態度，與敵人惡意攻擊態度不同，這是人人都有的常識，故不違背真理的言論，大家都有敬佩之心。將他人言論來斷章取義而加以攻擊，無理取鬧，是否也值得曲予敬佩呢？願 先生有以教我！

凡是讀書人都希望開卷有益，不希望開卷無益而反有害。因此而希望先生雖放下編輯責任，勿放下督導責任，以免中華雜誌每況愈下，有負先生創辦之初心。

汪詩輯存弁言

汪精衛雖晚節不堅，而其追隨 國父奔走革命，亦有足多者。尤其所爲詩詞，空靈峻拔，清妙絕倫，予少時最愛其「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句之豪壯氣概，及「舉頭成一笑，雲淨月華妍」句之空靈清雅，不愧一代詩人。孔子云：「不以人廢言」，因輯其變節前之詩詞，彙印成冊，以供吟賞，名之爲「汪詩輯存」。夫人之生死，皆繫於心。心存乃人存，心死卽人死。汪之背叛國家民族，則其心已死。故茲所謂「輯存」者，輯集其心尙存之詩詞云爾。後之覽者，或有悅其詩而思知其人，則予敢告之曰：「汪精衛之爲人也，有小聰明，而非大智若愚之賢者。蓋小聰明之人，其文章可冠絕一時，而乏器識以濟之。故其行事純任情感之衝動，缺乏理智之思考。且恃才傲物，不甘下人，而不自知其辦事之無能也。謂予不信，可徵諸其始則熱心革命大業，繼則反覆多變，終則夷夏莫辨之往事，當知予言之不謬，堪爲汪精衛蓋棺之定論也。時在華民國七十五年仲春賴強撰於中興新村權廬。」

雄心馬首前

予夫婦閒常惟以看書論文爲消遣，素不喜「想當年」。然退休而後，失業無所事事，在閒話家常之餘，偶及夙昔，曾不勝感慨係之！蓋予雖出身軍校，披堅執銳，而武職僅及校官。轉事刀筆，案牘勞形，而文職又不逾薦任。可謂壯心千里，坎壈一生，豈真有命存今！是予所不敢信，而亦無可如何，徒自氣結者也。然而弓張而弛，水滿則溢，物之理也。情鬱欲舒，氣結思吐，人之情也。因爲文略述數事，聊杼胸臆。惟吾羅地居粵之西鄙，半爲山區，半爲丘陵地帶。民風強悍，絕鮮文人。自唐代設治以來，能以文字傳世者，僅清代舉人黎耀宗之聽秋閣詩集十六卷而已。予武人，不揣謏陋，妄思以文傳世，不亦愚乎！但願讀者毋以予之狂妄爲嫌，或更曲諒其爲不平之鳴乎？

予生於人丁幾微，而家財萬貫，富甲一方之家庭。祖父以上三代單傳。予行四，同祖兄弟九人，能及冠結婚者五人而已。自予兄弟上溯五代，除予外無逾四十七歲者。予方四齡，怙恃並失，備受祖母伯叔母嬸之憐愛。然予不因家境之富裕與長輩之溺愛而消失發憤自強之志。當八歲由眞道幼稚園轉入縣城人文小學時，聞黃君賢表兄語伯父，謂廣州河南南武中學及其附小，管教俱佳。兒童宿舍有住校護士日夜負責看護管理。學科程度比縣內中小學爲高。予心儀之，遂以哭鬧

獲伯父允與三兄同隨君賢表兄遠赴該校就讀，並寄宿焉。南武國文老師要求甚嚴，小學至初中均須背誦課文。予乏記憶力，誦讀時間常數倍於他人。加以自四年級起，予更沉迷於古典章回小說，以至非逾午夜不願入睡；而翌晨五時又須起床，參加晨運訓練。蓋予自丁組至丙組數年間，均以百碼短跑及徒手跳高跳遠被選爲學校代表，參加省運也。由是積習既久，養成每晚僅睡五小時以及非看書則難以度日之習慣。迨今年逾七十，此習未改。惟最近十年，如非午睡，則精神稍感不足耳。遠難台港以來，縱或饕餮不繼，無米爲炊，亦不能不購書閱讀，老而彌篤。倘能一卷在手，則萬愁煙消。是故予深信祖母與伯叔母嬪之愛，未嘗不可代替父母之愛，使兒童性向正常發展。倘有兒童因缺父母之愛，致性向發展不正常者，予敢必其出自洋化氣氛過濃之家庭矣。

南武自小學五年級起，有三民主義課一小時，予喜其實獲我心，聽課時意志集中，心無旁騖。課餘亦喜與同學討論。其時有高年級學長廖冠一者，先烈廖仲愷之姪輩。彼謂三民主義爲清末時思想，今日世界思潮應以馬克思思想爲主流。於是取唯物論一冊交予。復曰：倘汝閱而善之，可以加入讀書會。可以免試升入廣雅中學初中一年級。如有須要，並可供應學雜膳宿等項費用。予以其言甘待厚，必有所求。且由小學五年級免試轉校，跳升初中一，不符孟子盈科而後進之求學原則。復覺唯物論不合人情，對之毫無興趣，因而拒絕入會與轉學之邀約。迨民十六年清黨，廖以共黨份子被捕，方知讀書會實共黨外圍組織。予嘗自省其明

是非，辨邪正，不爲甘言所誘，不爲謬論所惑之知識，殊非天賦，實從古典章回小說中得來；非始料所及也。

迨予高中二年級時，伯叔及三兄均已先後去世。高三時大兄亦死，予年方十八九。大兄所用帳房胡澤汪表兄，管家賴星池叔祖二人，見家無及冠之主，責任過重，相繼辭去。予於是改用遠戚王良管外務，族叔賴金榮爲帳房，並用十叔賴應煥爲總管。十叔乃吾祖母胞妹之子，大兄生前素惡其人，謂彼不堪信任，屢誡予勿與親近。然以祖母之關係，常有過從。予覺其人雖貧不貪，且有幹才，故重用之，後卒賴其力使予從軍無後顧之憂。是知知人之難，而予獨能奉行孔子「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之言以觀人也。

家務安排既畢，仍返南武復學。畢業後兩度投考中山大學不售，正感升學之無望，適蘆溝橋事發，全國再度湧起抗日熱潮。予自九一八，一二八以還，素憤日寇侵略野心，及其野蠻無人性，遂決心投筆從戎，於民國二十七年夏考上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四分校十六期步科受訓。當時曾作詩三首告別親友：其一曰：家國存亡日，男兒征戰時。英年心力健，搔首莫躊躇。其二曰：自惜詞人懦，聞關入伍生。三年操練緊，萬里從軍行。其三曰：投筆今朝去，雄心馬首前。天涯鋒鏑裡，高唱小戎篇。予初不料「雄心馬首前」句，竟一語成籤。蓋予畢業分發第九師，師長張琮將予派充騎兵排長也。計予側身軍旅，前後共逾十載，皆任下級指揮官。於士兵行動有李廣之寬，於命令紀律與訓練有程不識之嚴，不論在前方

或後方，從無逃兵事件發生。雖歷經大小戰役，然無赫赫之功，來台後終以少校退役。回憶民卅六年春，中尉排長梁培英謂予爲木火通明之相。如走文化界，前途大有可爲。如任機關文職，恐難躋簡任。最不幸誤投軍人之路，不但上校絕無可能，恐中校亦徒負虛名耳！然而相由心生，觀君之爲人，光明磊落，敦厚誠懇，將來或有改途易轍之日，然已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矣！予素不迷信，視爲茶餘酒後，虛誕不經之談，姑妄聽之而已。顧予飄泊一生，雖曾獲三人之知，終未能一展抱負。蓋予始受知於劉棟材師長，已臨裁軍前夕。繼受知於林英司令，因其鄉里情濃，於予未有不次之擢。最後謝校長東閔先生知予能文，於接任主席之初，拔予於學校工友之中，隨來省府，惜因制度與他種關係，六載任職始終於八職等監印秘書！回首前塵，半生際遇，與梁排長之預言不無脗合，亦可悲矣！

予雖坎壈一生，至於退休；而壯心千里，初衷未改，依舊關心國事。顧國家興衰之由多端，文化實係乎根本。而儒家思想爲中國文化發展之中心。因不揣武人之粗陋，決心發揚孔子學術，以復興我中華文化。乃繼大學新論駁斥朱熹王陽明謬誤見解之後，復撰著論語新論，以辯正古今學者對論語之誤解，從而闡發真正是孔子之學術思想，並發揮其時中之現代意義，與一貫爲人爲政之道，以裕後世之用。然論語二十篇約五百章，爲古今人誤解者逾二百章之多，須一一加以論正，然後從新探究真義。其工作之艱鉅，自是意料中事。自民六十一年至今，成稿僅一至八卷，約四十萬言。予今去日無多，此生是否能完成此近百萬言巨著

，雖未敢預言，而繼續努力不懈，則當自勉耳。

從尊師問題談起

我不能說我沒教過書。因為我當過連長，當然就教過操典。但我不是師範學校或教育學院出身，亦未在學校做過老師，對教育來說，我是個外行人。然而我做過學生，在幼稚園小學初中高中上過十四年學，對尊師問題，我更有過親身經驗。所以我寫這篇論文，說內行，不內行；說外行，也不外行。況且我自投軍許國之後，凡有關國家盛衰之事，莫不極度關心，深入研究。每有一得，輒欲公諸民人。雖自知人微言輕，對國家不會有多大裨益。然心所謂危，便忍不住要寫點意見。縱然沒有機會發表出來，也不能不寫，以盡其在我。

記得來台之初，尙未聞尊師的呼聲。尊師問題發生於何時？慚愧我未加注意。最近十年每逢教師節前後，報章雜誌總可看到一兩篇討論尊師的文章。有時候社會新聞還有學生家長控告老師，以及學生殺傷老師的報導；真可謂世風日下了！近年爲什麼會發生尊師問題，而且嚴重到成爲社會問題呢？錢穆先生等專家學者，或說由於教師窮，或說教師多，或說教師不負責，應該自我反省。我覺得他們的見解，雖屬事實，但未能追根究底，尋出病源，有重加探討之須要：

(一) 錢穆先生說：十個黃貓九個雄，十個教師九個窮。在當前自由資本主義之社會中，窮教師自不易見重（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第八版）。

何灌梁先生說：談及尊師問題時，我們就不免要想到提高教師待遇（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教師節特刊）。

錢何兩位先生都認為教師是因窮而不被尊敬。錢先生是集史學大師、經學大師於一身的名家，他知道古今教師大多數都是窮的，而古人尊師，今人不尊師。所以他追深一層去觀察，看出「在當前自由資本主義之社會中，窮教師自不易見重」。但我國憲法規定奉行三民主義，當前應該是三民主義之社會才對，怎會變成資本主義之社會呢？可惜錢先生未再追蹤研究下去！我以為在三民主義憲法之下，竟會形成資本社會的，正是社會崇洋心理濃厚之表現。例如政府要發展科學，使科學在我自由民主中華民國生根，藉科學以提昇工業。而發展科學之支持者却說中國文字不適用於發展科學之用，應予廢棄，改用洋文。前有老將主張簡體字，今有科學家說中文不適應發展科學，於是中國文字岌岌可危了！如非洋人李約瑟所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適於此時出版，則可能今天國內商店招牌上已看不到方塊字了！

又如台中市有一寡婦，在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情況下，獨力撫養一子兩女大專畢業，各有工作之後，合母子四人之力，以其子名義購買一棟平房，遷入居住後即為其子討媳婦。在尚未抱孫之際，兒子車禍死了。媳婦依法辦妥承繼丈夫這棟唯一遺產平房後，立即請寡婦母女三人遷出，以免妨礙她結婚。嗣經警察局調解，據云依法原同戶居住的母親與妹得繼續居留一年。這種繼承丈夫遺產，而

不替丈夫負起孝養責任的親屬法，既不合中國傳統倫理思想，更違背三民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第六講要「把忠孝講究到極點」的原則，當然是法學界人士崇洋之傑作！窺一斑而知全貌，既然崇洋心理嚴重到欺宗滅祖，毀棄固有文化，違背三民主義原則，當然會形成笑貧不笑娼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對窮教師不予尊敬了！

(二)成天佐先生說：現今教師人數多如過江之鯽。基於多即賤的價值觀念，固是主要原因，而政府官員乃至校長有些措施，實也有推波助瀾，縱風助燎之嫌（六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華日報文教版）。

我以為為教師人數之多或少，應與供求並論。成先生單以教師人數立論，難免與事實有差距。現在每年的師範畢業生，都不夠補充教師缺額，還須仰賴各縣市政府考選其他科系畢業生來補足，可見教師人數絕無過多現象。至於教師之考選，本該由為國掄才的考試院主之，却讓地方縣市政府取代。這樣一來，便把為教師表的教師貶成公僕之僕。只要一紙行政命令，教師們就得乖乖在學校待足每天七個鐘頭。官員校長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措施呢？也是出於崇洋心理。因為洋人自古就視教師為教僕，社會地位是很低的。

(三)邱湘霖先生說：重道，不是他人的課題，而是老師的責任。我們自己也有子女在學，自己也身為學生家長，假如遇到只知要錢，不負責任的老師，試問你心理作何感想？你會尊敬他嗎（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華日報文教版）？

陳博正先生說：尊師重道，不是口號。必須教師做得好，學生心悅誠服，

一生忘不了。惟有在教學行爲上表現好，學生才會歡迎（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第八版）。

何灌梁先生說：今日教師之不被尊敬，不是社會人士的看不起，也不是教育行政或學校主管常把教師當作部屬看待的意識。問題在學生的不能恪遵師教去砥礪學行，是在學生心裡不尊敬老師，不信賴老師。……爲人師長一日得不到學生尊敬信賴的反應，就應該作澈底反省。並檢討自己在工作上能否克盡教師的職責？修養上足否對學生作身教的生活典型？而於中國傳統師道已否篤實的踐履（六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報教師節特刊）？

上面邱陳何三位先生之言，其涵義是一樣的。意思是說尊師重道這句話，是說學生固然該尊敬老師，老師自己也該重視爲師之道。所以重道兩字是教師之事，與他人無關；是做教師的要克盡教師職責，要品德足爲學生生活典型，要能篤行實踐傳統師道這三件事。其實這三件事只是傳統師道一件事。可是他們不明傳統師道之涵義，以致分成三件事來說。他們也不明瞭尊師重道的道字是什麼，而誤會是師道之道，所以說不是他人的課題，而是教師的責任。我以爲傳統師道是韓文公「師說」所舉：傳道、授業、解惑三個項目。而尊師重道，是說尊敬教師，重視教師所傳述的儒道。儒道就是儒宗孔子教生徒做人之道；孔子自己說是仁道或君子之道；魯哀公稱之爲人道。這道有三個階段：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邱陳何三位先生可能過份崇洋，對論語不屑一顧，所以不懂。

至於說「學生不能恪尊師教去砥礪學行」，說是由於「學生心裡不尊敬老師」，顯見是不符事實的。因為學生遵不遵師教，完全是家庭教育出來，與學生不尊敬老師或不畏懼老師都毫無關係。俗語說：「三歲定終身」，這是經驗之言，一點不錯。嬰孩在母懷中吃乳時，就懂得對人察顏觀色。故要想孩子成爲有用人才，就應從嬰孩吃乳時期開始教育。若待成童入學，才由老師開始管教，則性向已定，老竹難屈了！現今學校中不好學，不聽師教，不學好的學生，除絕大部分係因放牛班（下文有詳論）之刺激外，其餘都是父母崇洋，認爲讓子女性向自由發展，是西洋優良家庭教育，模仿唯恐不似。反而厭棄中國傳統家教方式，認爲只會培育出服從權威偶像的第二代（民國六十年大學雜誌八月號第十四頁）。殊不知文抄公是永遠作不出好文章的。東施效顰，效果適得其反。家教模仿洋人也永遠教不出好子女來。原因是民族異性，社會異情，風俗異趣，地域異氣候，孩子亦各有其天賦之不同。況且洋人放任性向自由發展之家庭教育，缺點早已暴露於世，那就是養成帝國主義之侵略性。孫文學說第四章說：「人類初生之時，亦與禽獸無異。再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成長人性」。這就是說人類起初和禽獸一樣具有獸性。經過長期的經驗教化，把獸性壓下去，才成長人性。若任由孩子性向自由發展，豈非復古還原，又恢復人類起初的獸性，成爲帝國主義侵略性？所以家庭教育縱壞的學生，不能歸罪於教師之不負責任，應由崇洋的父母自己負責。

學校執事由於崇洋，想造就一些成績優異，能順利升學出國的招牌學生，不

惜拿出殘害絕大部分學生的殺手鐮，剝奪學生升學自由，將學生分爲升學班與就業班。於是升學班學生自以爲天之驕子，因驕而放縱，走向墮落之途的不必說。卽或幸而升學成功，也不過是孔子所說：「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論語泰伯第十一章）」。就業班之學生，因升學無望，復被升學班同學恥笑爲放牛班而自卑、自暴，終於自棄，成爲今日社會之癌，使警察抓不勝抓，疲於奔命了！這就是教育官員與校長崇洋之結果，豈只視教師爲部屬的意識而已！

說到反省，則是每個人都應該的。賢如曾子，他也說吾日三省吾身。難道何先生敢說自己不須要反省麼？但學生之不尊師却不是因教師不盡責，或修養不足作學生典型。因爲現在學生蹻課成風，不盡責的老師，正是學生所歡迎而求之不得的。修養不足爲典型的老師，例如曾伸麻姑之爪的邢大教授這類東西，早被校長開除了。所以我以爲學生不尊師還是崇洋心理在作祟，或因老師崇洋，或因學生崇洋。而學生崇洋更有青出於藍的，連父母遠渡重洋來探望自己，一敘親情，也要向父母算清膳宿費，怎會尊敬「教員教了就完」的老師呢？至於教師崇洋，而學生不尊敬他，這更是我自身經歷過的事。

這事發生於我高中一下學期。原國文教師鄧詡因病辭職，新老師據校長介紹稱他是胡適的高足，很有學問，叫同學們好好聽課。他教了兩個月共四次作文，每次作文僅給我六十分，我已滿肚子不高興了。到了第五次作文，除給我六十分

外，並公開告誡學生說：文言文是死的，白話文才是活的，賴同學專作文言，所以作不出好文章來，大家應以他爲鑑。我氣不過便大聲抗議說：假如文言文是死的，教科書爲什麼選作教材？如果我的作文已沒瑕疵，還來校求學幹什麼？但我在本校自小學六年級迄今，作文從無低於八十分的，難道各級國文教師都是瞎子，僅老師是明眼人？古人說：「筆無罪，墨無罪，書之不工也」。文體無死活，隨作者之頭腦而有死活。昔年令師胡適與盲目盲心創立中國共產黨之民族罪人陳獨秀，基於崇洋心理倡議文學革命，說文言文是死文章。顯見老師承傳令師崇洋衣鉢，拾其牙慧。是老師頭腦死板，溫故而不能知新，不堪做我的老師。這就是做老師的因崇洋偏執，拋棄儒家中庸之道，而自貽其悔了。

根據上文的探討，喪失傳統尊師美德之根本原因，實由崇洋心理。但爲什麼會有崇洋心理呢？再追究下去，是由於宋明以後，採取愚民政策，提倡程朱陸王空談性命之學，作育出大批誇誕不經，百無一用之書生大儒，只知將敦倫日期用紅紙公告於祖宗祠堂中，以示不好女色。並且以工藝之創新，科學之發明爲奇技淫巧，所在禁止。因此中國之知識與工業，不但沒進步，反而逐漸退化。昔日三寶太監下西洋時，其十八丈長的木造艨艟巨艦之製造技術，竟至絕跡於世界！（以今日能造四十萬噸鋼殼油船的工業技術，仍然不曉得如何用木頭造成此堅固巨艦？）從此國勢積弱，至滿清中葉而極，便招來洋人的經濟與軍事之交相侵略，在割地賠款之餘，由自大而自卑，而崇洋之心，潛滋暗長。時至今日，有加無已

，不但崇洋，更且媚外。競以擁有綠卡，能托庇於洋人爲榮！做父母的，未教其子女認識自己中國字，先讓其子女學習英文！我國教育官員則更唯恐洋人缺乏科學人才，制定不重國文，僅重洋文之科學教育政策。凡想出國留學之青年才俊，只有托福的洋文考試，無須自求多福的中文考試。這些留學的青年才俊學成後，縱然成就世界一流頂尖科學家，也只能用洋文寫出他的科學新知，便利洋人閱讀研究，替外國爭取諾貝爾獎之榮譽。而無能力用中國文字把他的科學新知寫出來，便利自己中國同胞閱讀研究。中國人如想獲得一點科學知識，永遠要先行學好洋文。這些留學成功出類拔萃的中國青年才俊，便成爲只便利洋人，不便利自己中國人的洋奴科學家。這種科學家和滿清時期廣州市十三行中，專爲洋人服務的洋奴有什麼兩樣呢？二三十年來，我們的教育專家、學者、官員們，依然執迷不悟，不以楚材晉用爲恥！不肯改革這種專門養成洋奴科學家的教育政策與制度，而空喊發展科學！科學生根！提昇工業的口號。我相信這樣空喊，就算再高喊百年，依然不會有中文的科學著作，科學不會在中國生根，工業只有仍舊乞憐於日本二三流裝配技術的合作，永遠落入日人掌握中。所以要想提昇工業，必須發展科學，使科學在中國生根。要想科學在中國生根，必須要有能夠以中文著作的真正中國科學家。

但要想培育出真正中國科學家，則必須徹底改革現行僅重英文不重國文的科學教育政策與制度。尤其想出國留學研究科學的青年才俊，非經嚴格的中文考試

、訓練，具備中文寫作科學論文能力的人，不得出國留學。一方面避免培育更多空有黃皮膚、黑眼珠，却不能用中文寫論文的假中國科學家，實際是洋奴科學家。另一方面務求出國研究科學之青年才俊，學成後人人都能將其科學新知用中文撰著論文，供國內同胞學習研究，使科學確實在中國生根。

總之，今日已不僅尊師問題之發生，是基於崇洋心理。即一切政教，經建，工商，文化，倫理，社會各類的病態與不合中國風俗習慣之裸舞，無不基於崇洋媚外心理。因此於今要想成功建立統一的三民主義中華民國，措政治於平治，安社會於祥和，則必須澈底掃除崇洋媚外心理，改革教育，作育真正的中國科學人才，使科學在中國普遍生根、發展。以提昇中國工業，充裕民生，增強國力，一洗百多年來國家積弱之恥，恢復我中國人之自愛、自尊與自信心！因賦詩二章以寄吾意：

積弱崇洋百病生，杏壇蒼莽不勝情！樹人大計知何似？楚材供晉享其成！
渭水長流悵逝川，挽瀾未遂惜殘年！而今賸有毛錐在，報國文章志自堅。

筆下的厚道讀後

——我不願接受朱文長先生「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以及海內外的軍民，都應以事前未能保護、事後未能營救第一流學者爲恥」的指謫

厚道是我國傳統美德，但要看對象。對一般人宜厚道；如對賢智或對惡人厚道，就是鄉愿。對惡人固應嚴加督責，對賢智更應本至聖先師春秋責備賢者之義，須要義正辭嚴的加以批評。本年（民七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副刊有一篇正題爲「筆下的厚道」，副題爲「陷共與投共不同，爲陳援庵師呼冤」的文章；其作者是朱文長先生。

該文寫作動機，是因何廣棧先生指責陳垣（卽援庵）先生致「樹聲同志」函中數語爲「認賊作父」。朱先生認爲他的老師陳垣是陷共而不是投共。並說「適之先生那篇「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文中的名句「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朱先生認爲胡適這「名句」是「從感同身受得來」；就是「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只要設身處地替陳垣先生想一想，就會「不但不必嚴責，而且在台灣的國民政府，以及海內外的軍民，都應以事前未能保護，事後未能營救第一流學者爲恥」。

我對陳（垣）、何（廣棧）、朱（文長）三位先生，除了僅知陳垣是中央研

究院第一屆院士，及看過朱先生的「筆下的厚道」這篇文章之外，他們的其他文章或著述都未看過。我對他們可說毫無所知，毫無認識，也就毫無成見。而且我寫本文的資料！完全是從朱先生「筆下的厚道」一文中取用。故本文的論評，絕無主觀感情，完全站在客觀立場。

朱先生的文章，於題前語中，藉劉紹唐先生「勿寧說是同情多於責難」，點出「同情」二字之後，緊接着引舉 Sympathy 和 empathy 兩個英文字，說前者是「同情」，後者是「感同身受」。並對後者用一段英文加以解釋，說明其定義（字多不錄）。「同情」與「感同身受」二者，都是我們自由民主的中國人常用詞語，相信現在台灣的同胞們，尤其受過九年國民教育的青年，對「同情」一詞和「感同身受」這句成語，可說是無人不懂的，何須用英文字加以證明和解釋呢？況且台灣版的中央日報，主要是給在台灣的中国同胞看，實在沒有借重英文字來作證明，更沒有用英文加以解釋之須要；即僅就文章藝術而言，此段引用英文的文字亦屬贅語。不知朱先生基於什麼心態，硬要插入這段贅語呢？

朱先生既稱陳垣是他「在史學訓練中受益最多的嚴師之一」，又稱其為「第一流學者」，而且「何廣棧先生對援庵先生史學上的成就甚表推崇」，則陳垣是名教授，是第一流史學家，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我們就不應把他當作一般平凡者看待。對一般平凡者的無知，應該「筆下厚道」；對第一流史學家名教授的陳垣，就不該以無知寬恕他，而應該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義正辭嚴的來批評

他，才不違背至聖先師孔子之仁道，變成亂德的鄉愿，被譏謂婦人之仁。

大家都知道歷史是一面鏡子，使人鑑往知來。陳垣教授既是第一流史學名家，就應該鑑往而知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歷史文化，鑑往而知固執馬恩列史共產主義的共產政權與中共頭子，必然比秦皇李闖之殘暴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使他不能學文天祥之毀家抒難，殺身成仁，不能學魯仲連義不帝秦，便蹈東海而死，也應該追隨衛護憲法，奉行三民主義的正統國民政府來台，參加反共救國救民工作，爲教育反共建國之青年才俊，而盡其教授報國之責。然而當國民政府備受共黨文奴，以及作爲共黨外圍文妖的民主同盟七君子，盲目左傾的無識文人肆意造謠攻訐之時，未見陳垣教授以其史學名家身份，揮董抓之筆，對共黨頭子聲罪致討。當政府播遷來台之日，又不追隨政府，盡其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學術報國之責任。甚至學朱舜水之流亡海外也不願意。如陳垣教授這樣的史學名家，第一流學者，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們能給予「同情」嗎？更有誰會願意「感同身受」呢？我相信只有歡迎專以污蔑中華民國政府爲職志的費正清的胡適博士和朱先生，才會對「認賊作父」的陳垣寄予「同情」，而且「感同身受」啊！

況且陳垣教授既是第一流史學名家，又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正是蘇東坡所稱「匹夫而爲百師，一言而爲天下法」的頂尖人物，大家都惟他馬首是瞻；尤其他所教過的學生，更易於盲從老師的行止與取向。他的影響所及，使國家族蒙受的損傷，恐怕比他個人陷共或投共，還要高出十百千倍以上！誠然文天祥

，史可法等不是每個人都做得到的。但任何人只要決心不想附逆，不想助紂爲虐，不想替共產黨作育下一代青年共幹，追隨政府來台，或學朱舜水之流亡海外，難道也做不到嗎？以第一流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陳大教授，竟然比不上那數百萬平日沒沒無聞流亡港澳的義胞嗎？對一個比流亡港澳的數百萬平民都比不上，只會寫信給「樹聲同志」「認賊作父」的軟骨蟲般的「第一流學者」，我們的「國民政府和海內外軍民」，真「應該以事前未能保護，事後未能營救爲恥」嗎？

我是參加過抗日戡亂的老兵，退而爲榮譽國民的「海內外軍民」之一。我第一個不願接受朱先生以爲可恥的指謫。相反的我認爲做老師，做教授的有傳道、授業，解惑三大任務。陳垣教授既是第一流史學名家，却只能鑑往而不能知來，不知共產主義之不適於中國歷史文化，也察看不見共黨頭子之醜惡殘暴，便是個不明是非，不辨善惡，毫無知識之人，怎能爲學生解惑？不能爲學生解惑，則對已是失教授職責，對人是誤人子弟，誤了國家未來主人翁。我們對待虛有其表，實際毫無知識，而又好爲人師，誤人子弟的軟骨蟲般的人，應該「筆下厚道」，加以寬恕嗎？所以「厚道」雖是我國傳統美德，但須要看對象施爲，才不致淪爲亂德的鄉愿！

總之，當國家危難之際，以擁有第一流史學名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崇高榮譽的陳垣教授，既不學文天祥，史可法之毀家抒難，成仁取義，又不追隨國民政府

來台，爲反共復國建國而作育英才，更不學朱舜水和港澳義胞之流亡海外，義不帝秦；却於共黨竊據大陸之後，殘殺億萬同胞之時，不但還是不秉其董派之筆，直書毛幫群酋之罪，反發「認賊作父」之言，則其心跡已昭然若揭了！朱文長先生何必斤斤於陷共投共之辨，而爲他的老師陳垣教授呼冤，要他人「筆下厚道」呢？

民七十五年六月廿四日中央日報副刊：

筆下的厚道，陷共與投共不同，爲陳援庵師呼冤！（原文照抄）

陳援庵（垣）是我在史學訓練中受益最多的嚴師之一。他陷共多年，雖常常思念他，但因我與他並不十分接近，所以正如許多陷共的親友一樣，只好默念，而並不知其情況。日昨收到民國七十五年三月號「傳記文學」，讀到有關他的四篇文章，才得知一二。

何廣談先生文對援庵先生史學上的成就甚表推崇，但對於其致「樹聲同志」書中數語，直斥爲「認賊作父」。連劉紹唐兄的讀後語，也只能說一句「勿寧說是『同情多於責難』」。我這作學生的自然更是感慨萬千了。

在英文中有兩個字，一個是 sympathy，中文譯成「同情」。另一個字叫 empathy，我手頭這本英華字典竟未收入，只好自作主張，將他譯成「感同身受」。因爲依據 Webster Seve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這字的定義是

.. 1. the imaginative projection of a subjective state into an object so

that the object appears to be infused with it. 2. the capacity for participating in another's feelings or ideas.

在英文文章中，用 empathy 的很多，但在中文文章中却似乎一般止於 sympathy 就完了。對於陳援庵師，以及無數陷共的人，我們應當不止於「同情」，而應去「感同身受」。適之先生那篇「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中的名句：「可憐我的老朋友陳垣先生，現在已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了！」就是從「感同身受」得來的。這並不是洋玩意兒，而是地地道道中國儒家哲學中的「絜矩之道」。用現代話來說，就是「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

適之先生那篇文章不但代表了超人的智慧，能洞燭共產黨的妖雲迷霧，成爲三十六年來中國知識界的明燈，而且也表現了一位大師的厚道。我們今日面對大陸十億同胞的苦難，更應該牢記適之先生的身教，否則我們又要上中共統戰的當了。

記不記得抗戰勝利後重慶出來的人，自恃抗戰有功，到了收復區，口口聲聲「僞人民」、「僞學生」，使政府失盡人心的痛事？

陷共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得已。一旦陷共，在「壞事做絕」的中共刀組上，有幾個人能作文天祥、史可法？請大家設身處地一想，就不必嚴責援庵先生了。進一步說，不但不必嚴責，而且在臺灣的國民政府以及海內外的軍民，都應

以事前未能保護，事後未能營救第一流學者爲恥。因爲只有「慚愧公」（註）才有資格與可能來收復國土與人民、主權。

註：記得蔣經國先生有一篇文章說他經過臺灣某地，看見一個小廟，祭的是「慚愧公」。追問之下，方知有位人士，做錯過事，時時引以爲愧而努力爲善，補過，做了許多好事。死後地方上人民感念恩德，爲之立廟、失其姓名，因其自稱爲「慚愧公」，遂以名廟云云。

「筆下的厚道」讀後的作者說：他這篇讀後文章曾寄投中央及中華兩日報副刊。華副編輯室退稿不發言。中副編輯室則以不成理由之「稿擠」爲由而退稿。這無異示人以必如「筆下的厚道」一樣的結構鬆懈，贅語連篇，而且見事不明，認理不清，引喻失義，是非莫辨的不成文章的一堆東西雜湊文字，才適合其編輯標準，才不「稿擠」而予刊登了。果真如此，則中央中華兩報是吾黨喉舌，我是黨員，我還能說什麼？只好對着杜牧「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的話而不勝其唏噓浩嘆了！

我雖是軍人出身，酷嗜研究兵學，但因孩童時常隨先兄遊觀廣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前身），見戴季陶先生手書國父「現代科學要迎頭趕上，固有文化須從根救起」的聯語。數十年來，時縈腦際。每思中國固有文化之根，應該是集大成的孔子學術思想。因此，我對四書的研究，與兵學有等量的興趣。違難以來，備經艱屯，學驗與日俱增。發見朱注見解，常有不符經義之處。因著為「大學新論」一書，於民國五十九年秋付梓，承王雲五先生譽為「中多創見」。遂繼續撰著論語新論。在起稿過程中，不免常常翻檢大學章句集注以資參證。又每發現前所未見之錯誤。積累既多，復擬著為「大學章句朱注論正」一書，以求教於海內外有道之士。却因論語新論尚未完稿，且頻年諸事雜沓而未暇著手。今先擇要寫成本文，提供開來書刊第三輯文稿之需；還藉開來以文會友。

朱熹集北宋理學之大成，作四書集注。歷南宋元明清以迄於今，學者大多推崇其為承傳孔孟學術之正宗。凡研究孔孟學術的人，無不以集注為依據。歷代政府且將集注立於學宮，以為考訓取士之準繩。其影響我國學術之深遠，可以想見了。不過，朱氏集注雖風靡古今，而抨擊其謬的却是代有其人。尤其對傳述孔子學術思想之具體的大學章句集注，更多痛心疾首於朱氏見解之誤導。其中較為著

名的有顧炎武、陸桴亭、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人。然評語最爲沉痛的，無過於顏元戴震二氏。摘錄二人數語於下，以見一斑：

顏元：

予昔尚有將就程朱附之聖門支派之意。自一南遊，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孟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孔孟與程朱判然兩途，不願作道統中鄉愿矣。

爲愛靜空談之學久，必至厭事；厭事必至廢事；遇事即茫然。故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學也。

以上見李塨顏習齋年譜

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爲之也。

前之居汴也，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後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堯孔，六七禹顏。而乃前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二帝畀金，以汴京與豫矣！後有十數聖賢，上不見扶危濟難之功，下不見一可相將之才，拱手以少帝赴海，以玉璽與元矣！

以上見顏習齋四論（論存性、存學、存治、存人）

戴震：

聖人之道，使天下無不達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後儒不知情之至於纖維無憾是謂理，而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

，駁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與某書）

程朱以理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啓天下後世人人憑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更淆以無欲之說，於理益遠，於執其意見益堅，而禍斯民益烈。豈理禍斯民哉！不自知其爲意見也。（答彭進士書）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宋以後，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譬猶子孫未睹其祖父之貌者，誤圖他人之貌爲其祖父之貌而事之。（答彭進士書）

以上見戴東原文集

非議朱注之人雖不少，大多是朱氏以後之學者。而與朱氏同時的，則僅有陸象山一人而已。陸氏曾與朱氏會於鵞湖，相與論學，陸氏面評朱學失於支離。後來朱氏亦屢自承其未免支離。他在答何叔景信中就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爲君子之所急，熹自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返求未得個安穩處，却始知未免支離」。又有信給陸氏說：「邇來日用功夫，頗覺得力，無復向來支離」。不過，陸氏見得朱氏之學失於支離，却不自知其學却有任心之蔽。陸學至王陽明，可謂發展到了極致，而任心之蔽亦益顯，去大學道更益遠！因爲王氏認爲誠意和格物，都必須本於致知（見王氏大學古本自序），他說：「但致吾心之良知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依王氏此說來講大學，則「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二語，必須改爲「格物在致知。知致而後物格」。這豈非成了削足適履？可

見王學與朱學，真可稱爲難兄難弟了！

我發現朱注大學之所以錯誤，其根本原因有二：(1)由於朱氏過份迷信程頤之說：「大學，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也」的話。(2)因對德字字義之解釋，習而不察。現在分別說明於後：

(1)因爲迷信大學之道是入德之門，於是把明德親民，修齊治平等一切，都看作是自明己德。朱氏抱此錯誤的看法，不但使他對大學的注釋走向錯誤，連他對論語之注釋也大受影響。例如顏淵篇第七章去兵，去食之言，原是孔子愛好和平，如保赤子的仁道政治思想之表現。朱氏却注說：「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不得已而去兵者，食足而信乎，則無兵而守固矣。又不得已而去食者，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這就是孔子和平愛民的政治思想，被朱氏此注說成了專用權術，誘使民衆去死的殘忍不仁的存心了。所以這看法的錯誤，便會差之毫釐，而謬以千里的。

(2)宋代對德字的用法，普遍用作道德之德，是指稱一切善美的行爲。朱氏受時代影響，習而不察，對「明明德」之德字，不再加以深思研究，便隨時代習用視爲單指個人品德之德字，把「明明德」釋爲自明其明德了。朱氏並因此而認爲這光明之德是天賦虛靈不昧，永不停息其光明的。雖然事實上確有其昏昧不光明的時候，這是被物欲所矇蔽，不是明德本身昏昧不明。只要除去物欲之蔽，就能

恢復原來的靈明了。粗看此解，似乎頗能自圓其說。若我們把孔子以前和孔子時代的教育，用字，以及孔子師徒的言論等，綜合起來研究，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其錯誤來。首先要認識的是周朝的教育制度。在孔子開創平民教育之前，一般的老百姓是沒有機會接受正規教育的。尤其大學是當時國立最高學府，更非統治階層的貴族子弟不能入學。這些貴族子弟大多是將來要繼承統治權的，所以除了教他們爲人之道外，還要教他們爲政之道。這爲人爲政之道，經孔子發揚光大，一以貫之構一條人道全程，就是我們今日所見的大學之道。這條人道以平天下爲最終目標，所以孔子告訴魯哀公說：「人道政爲大」。爲政者要做天下表率，所以經文說：「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可見明德一詞的涵義以政治爲多。再從德字的構造來看，則甲骨文之德字，是心形上方，有手形拿著懸掛著的東西，旁邊是丁字路形狀，即行字之半邊，是表示行的意思。整個字形的會意是行去取得心上懸想的東西。古代字書因此釋德爲得。這兩字不論字形字義都是近似的，得字也是用手去取東西，旁邊也是半個行字，只是沒有心字而已。故此古人也有將德字解釋爲「心之得也」的。我認爲此解過於簡單，應釋爲「行而有得於心」較妥。善人有行善的心得，惡人也有行惡的心得。政治行爲同樣亦有善德、凶德。湯誓說：「夏德若茲」，是說夏桀殘暴之德，是凶德。大禹謨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民之政是善德。經文既說明德，當然不是像夏桀的凶德，必然是德惟善政之善德。故明德應釋爲光明之德政。朱氏釋明明德爲自明己德，實有習而不察

之失。現在將朱注的重要部份，依次引錄出來，加以較詳細的論正如下：
(一)經文：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朱注：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爲氣品所拘，人慾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

朱氏此釋，其誤有三：

第一點：朱注說：「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是自相矛盾之言。既說具衆理，則必有心；應萬事，則必有物，既有心有物，怎能說是虛呢？孔子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見論語爲政第七章）養與敬都已見於事實才是孝德，可見德絕對不是虛的了。荀子主性惡，故以德爲虛。朱氏其爲荀子所誤乎？

第二點：朱注要求「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這是不符孔子思想的。孔子從不要求個人德行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從孔子師徒的言論，

可以獲得證明。論語憲問第十二章，子路問成人。孔子答說：「若臧仲武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從孔子這最末一句話，可以領會到上述四項條件的成人，還不是極好的成人，僅是亦可以算是成人而已。但孔子仍然覺得這四項條件要求過高，不是今之人容易做得到的。於是他接著說：「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禮是仁的重要條件，孔子是極其重視禮的。他對顏回說：「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而管仲是不知禮的人，但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孔子便連聲稱讚：「如其仁！如其仁！」此亦可見孔子沒有要求管仲「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了（憲問第十六章）。孔子是以恕待人的，他教子貢也要以恕待人（衛靈公第二十二章）。孔子之學生子夏說：「大德不踰踰閑，小德出入可也」。這是教人不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的話（子張篇第十一章）。周公戒魯公不可求備於一人（微子第十章）。孔子更認爲小人才會對人求備（子路篇第二十五章）。從上述孔子師徒言論看來，朱注將明德看做個人之私德，說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以及要求明德與新民都必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是不符大學經義的。我以爲必須依書經大禹謨「德惟善政」句，將明德釋爲善政方妥。善政才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如民之父母，如保赤子的親民之政。故親字絕對不應改作新字。以我猜測，程頤之所以說：「親，當作新」，可能

是因傳之二章一連串的新字，把他和朱氏新得眼花撩亂。對畫龍點睛的最後一句，無暇注意加以深思之故。孔子說：「學而不思則殆！」

第三點：以孔門十哲之一的子貢猶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第十二章）。以孔子親傳高足，尚且未聞孔子講天道，則孔子怎會要求一般想「自明其明德」之人和一般「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的「新民」，「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呢？可見朱氏此說，是從蘇東坡「想當然耳」的作風而來，不足採信。其次，據子路篇第十八章：「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之言，則孔子是同意父子之間，爲了私而相互隱諱的。人人都有父母，人人都有子女，也就是人人都免不了有私。孔子自己也有父母，也爲人父，當然也是有私。否則，他就不會認爲「直在其中」了。孔子既然自己也有私，怎會要求他人「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呢？我敢說：要求無一毫人欲之私，是出家人之言；孔子斷然不會說這不近人情的話。

從上面探討看來，明明德之德字，應是德政之德。而親字，絕對不應當作新字。事實上亦惟親民之政，日久頑生，必須革新；日新又新，無所不用其極，永無止境。若說個人自新其德，像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已到了無可再新，更沒有「無所不用其極」之必要了。

(二)經文：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朱注：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

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慮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朱氏此釋，從知所當止於至善所在之地起，經過一番定靜安慮功夫之後，所能得的依然是知所當止的至善之所在之地。譬如我們知道保護環境清潔是所當止的至善所在之地。知之則志有定向。志有定向則心不妄動。心不妄動則所處而安。所處而安則慮事精詳。慮事精詳則得保護環境清潔是所當止的至善所在之地。這樣繞圈子的空想，就算繞一千遍圈子，能保護環境清潔嗎？朱注這樣教人只在此裡繞圈圈，竟然騙盡古今學者。八百餘年來之久，也竟然無人發見此注之荒謬，真是奇哉怪也！

我認爲知止定靜安慮得這節經文，是解決問題，處理事情的方法。再就環境來說，我們知道環境已到非加以清潔不可了，這是知止。既知要清潔環境，就有了定見，這是有定。有了定見，就能專心，這是能靜。既專心，就會經常以此爲念，這是能安；安，是經常的意思。經常念茲在茲，就能考慮精詳，這是能慮。既考慮精詳，就能想出最妥善的清潔環境方法，這是能得。由此譬解，可見知止應解釋爲知道應該做什麼？或知道應採什麼立場，或知應負什麼責任。定則是定見或目標。靜是專心或潛心；專則不旁騖，潛則不妄動。安是常義，即經常或有恒。慮是思考精詳。得是得到解決或處理的方法。

(三)經文：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后意誠。

朱注：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

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朱氏格物致知補傳：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盖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家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之謂格物，此之謂知之至也。

綜合上引朱氏對格物，致知，誠意的注釋以及格物致知補傳等來看，我發見朱氏根本不明白知至何以能使意誠，意誠何以能使心正的道理，所以他只好避而不談，並把「心正」改爲「心明」來講說；由「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而直接說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氏這樣注釋，完全未說及誠意，無異是把誠意剔除，實在是要不得的！要知「心明」與「心正」差了一步，是截然不同的。譬如宋高宗心非不明岳飛是忠臣，也是能臣，必能收復故土，迎還二帝。但因他心不正，忌二帝還朝，自己難以自處，而接受秦檜議和的主張。這就是心明和心正截然不同之處。朱注既由知至而直接心明，無疑是將

大學八條目減爲七條目；而且並將心正改爲心明，如此荒唐的注釋，也竟能把古今的博學鴻儒，名師學者騙過去，也真是奇哉怪也的事！

其次，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這話簡單的說是：「窮至事物之理的極處」。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這話簡單的說是：「推極吾之知識到盡頭」。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自慊而無自欺也。簡單的說是：「實其意到自快足而不自欺」。上面這些簡化了的話，依照「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的序說法，就是：「事物之理窮至到極處而后知識才得推極到完盡。知識推極到完盡而后意得充實」。從這簡化的解釋，很容易看出朱注的對或不對的地方。我認爲「意」不是知識貯藏室，絕不可能用知識來充實的。朱氏可能也想到這點，便對「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的見解，失去了信心。於是在他撰格物致知補傳的時候，就刪掉誠意這條目，由知至而直接明心了。朱氏這種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其內心之苦可以想見。還不如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來得心安理得。

其實知至何以能使意誠，意誠何以能使心正，其理由是很簡單顯淺的。就是知得透澈，就會深信不疑。這知得透澈是知至。深信不疑是誠意。深信不疑，就會謹慎執着，心不旁鶩，這是心正。中庸第八章孔子說：「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依據中庸的道理來選擇，是要靠知得透澈，才會斟酌恰當而擇得一善的，這知得透澈是知至。既擇得一善，則深信不疑

，而拳拳服膺，就是意識。國父一生致力革命，在萬分艱難困頓中經十次失敗，九死一生而不餒。其意之誠，可謂空前。國父對革命怎會有如此誠意呢？據其遺囑說：「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其中的「深知」就是知得透澈，是知至。國父就是深知非革命無以救中國，故能篤信不疑，再接再勵。終於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完成革命。總之，從經驗中窮究事理，即是格物。從格物增進知識，遇事能分辨清楚，知得透澈，即是致知。知得透澈，便篤信不疑，即是誠意。信之篤，自然持謹，不被外物動搖，即是心正。這就是格物之所以能致知，知至之所以能誠意，意誠之所能正心的道理。

本文雖短短數千字，但所討論的是大學之道的基礎重點，也是朱注重大錯誤之所在。即此區區，便可知朱注大學，非僅字義之偶或解釋不當，而且是經義見解基本上的錯誤。因朱注見解之錯誤，而對後世發生誤導作用，使我國學術文化，在世界上日趨落後，說來真是痛心！所以我和顏元有同樣的想法：必破一分朱注，才可振起一分中國學術。但願能廣結海內外同文，爲復興中國學術而共同努力！則本文之作爲不虛了。

給廣東文獻季刊社函：

文獻一詞，顧名思義，應爲信實可徵之文物。然而我們的廣東文獻十七卷第一期，竟有以井蛙之見而妄責舉國詩人，謂「抗戰八年，遭逢民族存亡生死關頭，詩壇寫下幾本血淚悲壯史篇？真是學李杜不成，爲大哥你，愛掠大不得！舊詩找不出三吏三別，秦婦吟，圓圓曲；卽連陳寅隆的觀堂輓詩和王國維的頤和園，也不多见」！此真醜八怪怕見西施，便想一手遮天，把現代中國詩一筆抹殺！

中國之大，詩人之衆，不用說詩聖詩仙所在多有。單就我們廣東一隅而言，在台灣的有陳逸雲女士之詩詞遺稿（長沙吳萬谷先生手抄影印本）。黃純仁先生之確保金馬歌千餘言。王潔生先生之崇華雜咏五言律詩六十多首。翁一鶴先生之長春詠、秣陵吟各七絕一百首，赤馬謠七絕三百多首，無一不是現代詩史。在香港則有吳天任先生之荔莊詩稿初續集古近體詩約貳千首，詞二百餘闕。從蘆溝橋事變書感二首起，而屠南京，而華東捷報，而魯戰，而難民，而徐州陷落，而……直到民國七十六年之詩，無不一字一淚，一詩一史。其自序云：「詩多成於兵馬倉皇流離奔喘之際。前半紀禦倭戰亂，乃三十前作。後半自受降東歸，北上，至避地南來，棲遲島上初期之作。而自浮海至今，又逾三十年。世變日以增劇，其前後傷時感事，皆目擊身經，隨遇紀咏。友儕謬以詩史相期，此豈余所敢望

哉！是知荔莊之詩早被學者肯定其爲現代史詩。竊以爲荔莊軍糧行一詩之作，旣不能爲民族聖戰而罔恤民命，又不能只顧民生而詆軍糈；如何下筆著詞，允執厥中？遠非三吏三別之易易。至如直北七言律詩四首，其對紅朝魔君蓋棺論定，感慨遙深，用事典重，引喻貼切，修詞雅健，韻律傳情，在在都足與少陵詠懷古跡並駕齊驅，各擅勝場，同爲千古絕唱！是豈圓圓曲，頤和園所能望其項背耶？（陳寅隆其人其詩，均所未見未聞，不敢妄論）茲附上吳天任先生直北詩映印本一紙，以證余言之非虛。更誠盼廣東文獻季刊社執事諸君應愛惜廣東文獻，幸勿自我抹殺廣東詩人之成就。並盼廣開稿源，慎選文獻，寧闕毋濫！賴強敬啓

（此函於民國七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寄發）

覆謝諮政函

求公諮政鈞鑒：

辱承惠賜天字高麗人參一大盒，至深感激！良以台大學生自星島世紀之辯鍛羽歸來，強即急欲完成「論語古介注疏正誤」之作，以濟昔賢之失。夙興夜寐，心力交疲。大賚忽降，有如時雨。顧復之德，永誌難忘。肅函申謝

民七十七年六月三十日